

Contents 目錄

〈運用批判教育學設計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張學謙	4
Using critical pedagogy to design a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s handbook <i>Hak-khiam TIUⁿ</i>	
〈分析呂赫若小說〈廟庭〉、〈月夜〉 角色ê人格類型kap月娘ê象徵意義〉陳柏鈞	36
Analyzing the personality typ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moon in Liu He-ruo's short stories "Temple environs" and "Moonlit night." <i>Pek-kun TAN</i>	
The development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aiwan: from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2013-2015) to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2019-2020) <i>Peter KANG</i>	66
Tâi-gí kap Kheh-gí tē-miâ tī Tâi-oân ê hoat-tián: tùi phiau-chún tē-miâ (2013-2015) kàu pún-thó gí-giân phiau-sī Tâi-oân tē-miâ kè-ōe (2019-2020) <i>Pôe-tek KHNG</i>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Vol.14, No.2, September 2022



ISSN 2076 3611



9 772076 361002 09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qi̍t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14, No.2, September 2022



Tâi-lâm, TAIWAN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Tâi-gí Gián-kiù 台語研究

Vol.14, No.2, September 2022

諮詢顧問 Advisory Board

Đoàn Thiện Thuật

(越南國家大學語言系退休)

Jerold Edmondson

(U. of Texas at Arlington, USA (Emeritus))

John Edwards

(St. Francis Xavier University & Dalhousie University, Canada)

三尾裕子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

吉川雅之 (日本東京大學)

呂興昌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退休)

李勤岸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退休)

村上嘉英 (日本天理大學中國語系退休)

林修澈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退休)

姚榮松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文系退休)

施正鋒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學院)

施炳華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退休)

洪惟仁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退休)

康培德 (國立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

張裕宏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退休)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系)

莊永山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退休)

董忠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語所退休)

趙順文 (國立台灣大學日文系退休)

鄭良偉 (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語文系退休)

謝菁玉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

主編 Editor-in-Chief

蔣為文 Wi-vun Taiffalo CHIUNG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編輯委員 Editorial Board

方耀乾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文系)

張宏宇 (高苑科技大學外文系)

簡華麗 (Oslo U. C., Norway)

英文編輯 English editor

Vivian T. Su

行政編輯 Administrative editor

潘秀蓮

出版者 Publishers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at

<https://ctl.t.wl.ncku.edu.tw/jotv>

Abstracting & Indexing

本期刊收錄於 ACI, CEPS, TCI

電子版本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

版權保留，若無出版者之書面同意，bē-sái 用任何形式kap工具來再造本刊內容。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Copyright © NCKU CTLT & Asian Atsiu International

- 〈運用批判教育學設計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張學謙 4
Using critical pedagogy to design a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s handbook
Hak-khiam TIUⁿ
- 〈分析呂赫若小說〈廟庭〉、〈月夜〉
角色ê人格類型kap月娘ê象徵意義〉陳柏鈞 36
Analyzing the personality typ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moon in Liu He-ruo's short stories "Temple environs"
and "Moonlit night."
Pek-kun TAN
- The development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aiwan: 66
from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2013-2015)
to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2019-2020)
Peter KANG
Tâi-gí kap Kheh-gí tē-miâ tī Tâi-oân ê hoat-tián: tùi phiau-chún tē-miâ (2013-2015)
kàu pún-thó gí-giân phiau-sī Tâi-oân tē-miâ kè-ōe (2019-2020)
Pôe-tek KHNG

Using Critical Pedagogy to Design a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s Handbook

Hak-khiam TIUⁿ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Language revival is a battle took place between a disadvantaged group and a powerful group for the rights to use, learn, and pass on its languag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is process is often metaphorically likened to a language war. Following this military metaphor, in order to recapture the territory of the mother tongue,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s need to know what to fight for and how to fight. This article uses ideas based on critical pedagogy, i.e., naming, critical reflection, and social action to design handbooks for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s. We develop our warfare skills through four themes: 1) the crisis of losing Taiwanese language; 2) the causes of language loss in Taiwan; 3) concern about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4) fighting together for language revival. By developing the abilities of observing, thinking, and acting, these skills empower mother tongue revivalists to identify the ideology of linguistic hegemony, reflect on the socio-political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native language, and develop language management planning skills for social action. The purpose of the Handbooks of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s is to assist mother tongue activists in moving from silence to voicing in four steps: observing, thinking, caring, and acting. By emphasizing that a mother tongue revival warrior acts as a language activist, this article call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ther tongue revival actions to battle hard for our linguistic human rights of our mother tongue, to preserve our multilingual cultural assets, and to re-establish a multilingual garden in Taiwan.

Keywords: mother tongu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linguistic activism, critical pedagogy, language loss

運用批判教育學設計母語復興戰士手冊

張學謙

國立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

摘要

語言復興是弱勢族群kap強勢族群 ê 鬥爭，為著爭取in ê語言使用、學習和傳承ê權利。這個過程定定hō 人譬喻做語言戰爭。順這個軍事 ê 譬喻，為著收復母語地盤，母語戰士需要知影為啥事相戰kap 欲按怎為戰爭做準備。本文運用批判教育學來號名、批判反省和社會行動，設計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咱會透過四項修煉主題，培養自身 ê 戰力：一、失去台灣語言 ê 危機；二、台灣語言流失 ê 原因；三、關心語言多樣性；四、語言復興同齊來。遮ê教材透過培養母語復興戰士 ê 觀察、思考和行動能力，hō in 有能力分辨語言霸權 ê 意識形態、反省造成母語親像豆油hō 人貯仔內、無底看 ê 社會政治因素，嘛培養語言管理規畫能力，進一步採取社會行動。母語復興戰士手冊上主要 teh 協助母語戰士ui 恬chiuh-chiuh到開喙發聲，牽涉四步：觀察、思考、關心、行動。本文強調母語戰士就是語言行動者，呼籲 ài 實踐母語復興 ê 行動，爭取咱人攏應當 ài 有 ê 母語人權，保存咱 ê 多語言文化資產，仝心閣再來起造台灣ê多語言花園。

關鍵詞：母語、語言復興、語言行動主義、批判教育學、語言流失

1. 前言

語言之間 ê 接觸，定定造成 ê 衝突，袂輸是語言teh戰爭全款。為著延續弱勢語言ê 生命，弱勢語言定定ài kap強勢語言揮拚，語言是鬥爭 ê 所在，是戰場（hooks 1995）。就按呢來講，語言復振正正是挽救母語袂流失、無--去 ê 戰鬥。弱勢族群beh爭取--ê 是in ê 語言使用、學習kap傳承 ê 權利。Chia--ê 應該是語言人權 ê 物件，並袂白白天頂落--落來，需要拚勢爭取、戰鬥，才有可能得--著。

現此時看弱勢vs強勢語言 ê 戰爭，輸贏真清楚，弱勢語言通講是輸kah塗塗塗。世界上ê 語言，悲觀 ê 估計是佇這個世紀尾八成 ê 語言會來滅絕，樂觀 ê 估計是四分之一 ê 語言會來滅絕（大衛·克裡斯特爾 2006：8）。Wade Davis（2009：3）生動 ê 描述世界語言瀕危以及伊ê 後果：

世界上有一半 ê 語言當teh瀕臨滅絕 ê 邊界 i-üt。咱thèng-hó 設想，猶有啥事phēng 去hō 恬恬遮開、成做你 ê 民族當中上尾一个會曉講你 ê 母語 ê 人，無法度傳達發揚祖先 ê 智慧抑是期待你 ê 後代 ê 承諾閣較孤獨--ê？這種悲慘 ê 命運確實是地球頂面某一个所在 ê 人所面對 ê 困境，大約兩禮拜一改。若看平均數，兩禮拜就會有一个序大過身，kā一種古早語言上落尾 ê 音節絮落塗下葬。實際上袂輸teh 講，佇一兩代人 ê 時間內，咱thèng-hó 目睭金金看人類社會一半 ê 文化和知識遺產完全無--去。這就是咱這個時代iap-thiap ê 背景。

弱勢語言瀕危雖然慘烈，毋過毋是濟濟人知，上無彼無親像動植物瀕危按呢遐爾引起世間人注目。大衛·克裡斯特爾（2006）認為原因是「語言瀕危 ê 議題猶未近過去學術研究者和普通大眾中間 ê 彼條「大水溝」」（大衛·克裡斯特爾 2006：8），這表現佇罕得有人知影語言流失 ê 嚴重程度，75% ê 學生毋知影語言流失 ê 問題，所以伊主張著ai積極「近過大水溝」 hō語言瀕危 ê 狀況變做通人關心 ê 議題。叫醒大眾意識關心語言瀕危是語言復振重要 ê 一步。

台灣語言復振袂自動完成，講到尾，定著嘛是咱人投入語言生存之

戰，將衰微 ê 母語救倒轉來。台灣語言生存 ê 戰爭看--起來是無戰就會輸 ê 狀況。真濟家庭無戰就擲白色 ê 旗仔投降--ah，厝裡 chhāi--起來 ê 是「華語家庭」ê 旗仔，較罕看著「母語家庭」ê 旗仔。佇社區 kap 學校嘛真罕得聽著咱人話。母語會輸，因為咱 ê 母語戰士無夠額，無人欲願意出聲講母語，無人願意開時間去做母語運動，叫醒暎--去 ê 母語。所以，咱 ài 培養母語戰士復興母語。

真濟學者攏強調需要「意識形態澄清」（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才有法度執行語言復振。語言意識形態澄清抑是講「意識啟發」是 teh 講「弱勢族群成員試 teh 分析 in 對語言 ê 態度，和 in 保存語言 ê 希望和動機」（Huss 1999：29），也就是講，認捌著語言是按怎會流失、kap 欲按怎保存語言和伊 kap 身份認同 ê 關係（Fishman 1991; Kroskrity 2009）chia--ê。為著收復母語地盤，母語戰士著 ài 知影是按怎欲戰爭和欲按怎作戰。意識形態澄清若像批判教育學提及 ê 「意識解放」過程（Freire 1970），Wink（1997：37-38）建議 ê 批判教育學三個階段：「號名（to name）、批判 ê 反省（to reflect critically）、行動（to act）」，對語言復振嘛有所啟發。本文 ê 目的就是佇運用批判教育學 ê 理論架構，透過編寫四本「成做復興母語 ê 戰士圖文冊」（簡稱「母語復興戰士手冊」、「手冊」）進行語言復振意識啟發 ê 基礎戰備。就是講，咱欲提供會當提升大眾認捌語言瀕危狀況、流失原因、復振策略 kap 方法。本文呈現將批判教育學 chham 入母語復興戰士手冊編寫 ê 理論 kap 做法。¹

母語戰士是為母語生存來奮鬥 ê 「語言行動者」（activist）。除了批判教育學，「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嘛運用語言行動者 ê 角度來設計。語言行動者就是母語戰士。母語復興戰士手冊是母語戰士修煉伊語言復振功夫 ê 手冊。這個手冊重視分析語言流失 ê 社會歷史情境因素，希望培養母語復興戰士觀察、思考 kap 行動能力，hō in 有能力分辨語言霸權 ê 意識形態、反省 hō in 母語無--去 ê 社會政治因素，閣培養語言管理規畫能力，進一步採取社會行動，挽救語言流失，促進語言復振。母語復興戰士手冊上主要 teh

¹ 本文改寫自未出版 ê 「成做復興母語 ê 戰士圖文書」（四冊），引用 ê 部份，無 koh 一一註明。改寫 ê 時陣，有 koh 增加較新 ê 文獻。「成做復興母語 ê 戰士圖文書」ê 網址是：<http://bghk.nttu.edu.tw/>。

協助母語戰士¹ 恬chiuh-chiuh到開喙發聲，牽涉四步：用目矚觀察，用頭殼思考、用心疼痛、起跋行動。

本文ê結構如下：前言後壁，第二節討論母語復興戰士課程ê批判教育學kap語言行動主義這二個理論基礎；第三節是咱四個語言復振修煉主題：一、台灣語言和世界語言保存ê狀況；二、語言流失ê原因；三、著ài關心語言多樣性ê理由；四、語言復振ê方法；上尾第四節是結論kap建議。

2. 語言行動主義kap批判教育學ê理論基礎

2.1. 語言行動主義

咱teh講ê「母語戰士」佇文獻頂面嘛叫做「語言行動者」(language activist)，這兩個用詞，咱看前後文決定選用佢一個。這節因為引用文獻ê關係，主要用「語言行動者」ê術語，其他強調批判實踐ê所在，咱會用「母語戰士」來指稱「語言行動者」。以下參考「語言行動主義」(language activism)ê文獻紹介語言行動主義kap母語戰士ê一寡例。

語言行動主義kap語言政策語言規畫有真深ê關係。Combs & Penfield (2012)著對語言政策ê角度去討論語言行動主義，Spolsky (2009)對「語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ê角度去分析語言行動主義。以下關係語言行動主義ê紹介主要參考這二份文獻。

語言規畫是有意識來改變「語言習得、結構kap功能分配」ê行動 (Cooper 1989:45)。語言行動者抑是講母語戰士，就是teh做chiaê代誌人。Spolsky (2009)對語言管理ê角度定義「語言行動者」(轉引自博納德·斯波斯基 2011: 275-276)：

(in) 是語言管理中ê重要參與者，in以個人抑是群體ê形式出現，inê語言意識形態非常清楚，彼就是支持瀕危目標語ê維持、闊活抑是推廣。語言活動者往往佇基層進行語言活動，按算欲影響這馬--ê、過去--ê抑是潛在ê某種語言ê使用者，hō in繼續使用母語，並且苦勸政府支持彼個語言計畫。

Combs & Penfield (2012: 462) 按呢定義語言行動主義：

阮認為語言行動主義是以語言使用做中心--ê，有氣力 ê 行動，目的是創造、影響kap改變現有 ê 語言政策。佇這個意義頂面，語言活動者是指遐ê通過各種手段，積極守護家己 ê 權利，佇濟濟領域，較捷是公共領域中注重kap自由使用家己 ê 語言 ê 個人抑是團體。語言活動家 ê 發展可能是對閣較大--ê、國家強加 ê 壓制抑是阻擋使用非主導語言有真拚勢 ê 反應。

In 閣講「阻礙、壓制kap消除少數民族語言抑是瀕危語言 ê 強勢語言使用者嘛算是語言活動家。」（Combs & Penfield 2012：462）這是為著hō 定義較完整 ê 關係，因為反對者全款是teh 進行活動。本文無包含後面一類，因為這款「負面 ê 語言規畫」（negative language planning）會減少語言多樣性，同時定犧牲弱勢族群 ê 語言權利（Kaplan & Baldauf 1997: 230-32）。面對世界語言嚴重瀕危，有需要結合各種 ê 利益相關者共同承擔，透過個人抑是團體，做伙促進語言多樣性 ê 保存，上重要 ê 是實踐行動：「採取行動是提高維護語言多樣性意識 ê 所有努力 ê 核心」（Combs & Penfield 2012：471）。啥物人是語言行動主義 ê 利益關係人？Combs & Penfield（2012：469）主張對家己 ê 立場出發，cháu-chhōe成做語言運動者 ê 方法，in按呢講：

咱 ê 核心觀點之一是呼籲利益相關者提高in家己佇活動當中 ê 利益—認捌到in會當對in ê 立場出發，cháu-chhōe促進語言權利 ê 方法，嘛為保留語言多樣性kap保護少數民族語言來爭論。學術研究者、地方教育者kap管理者、語言社區 ê 成員攏對保護語言多樣性已經有得著利益，所以，in攏是瀕危語言工作 ê 主要利益相關者。阮認為，所有遮 ê 人，當做利益相關者，攏需要kā家己當做是「語言行動者」。

親像Nettle & Romaine（2000）所講--ê，維持語言多樣性有「對koân到底」和「對低到koân」 ê 方法。對低到koân ê 方法是社區 ê 草根語言復振，對koân到底 ê 方法主要是對語言權利 ê 訴求，要求政府改變語言政策 ê 行動。這兩種方法攏是社會轉型 ê 力量，有可能會當改變家庭、社區抑是政府 ê 語言政策（Combs & Penfield 2012）。咱追求添加式雙語現象是「正面 ê 語言規畫」（Kaplan & Baldauf 1997），主張語言權利kap語言資源 ê 重要性。

以下紹介為著增加語言多樣性，為著保存族群語言拍拚 ê 母語戰士 ê 一寡例。²

語言行動者無權無勢，主要倚靠對低到koân ê 語言運動。希伯來語復振是少數語言「死koh活」 ê 例，伊毋是靠政府koân到低 ê 語言政策介入，是倚靠草根組織進行 ê 「微觀規劃」，親像教師、校長、家長、地方領袖遮 ê 人構成 ê 草根參與，攏扮演真重要 ê 角色（Nahir 1998）。組織比個人閣較會當發揮影響力，真濟語言活動者佇世界各地成立語言組織，來復振弱勢語言，親像愛爾蘭蓋爾語聯盟（Gaelic League）、威爾斯 ê 威爾士語言協會、蘇格蘭 ê 蓋爾語社團（the Gaelic Language Society），英國有康沃爾語協會（The Cornish Language Fellowship）等等（Spolsky 2009）。大部份 ê 協會攏會追求民族語言 ê 地位提升，親像做官方語言、文學語言，嘛會追求母語教育來提升母語能力。

內裡-馬馬尼（Neri Mamani）是克丘亞語 ê 語言運動家（Hornberger 2017）。伊除了是原住民，嘛是雙語教師、研究人員kap語言復興 ê 提倡者。伊 ê 族語克丘亞語長期遭受邊墾化，閣是佇語言瀕危 ê 狀態。為著拍破秘魯長期以來 ê 語言和身份隔閡，伊毋但佇公共-- ê、城市-- ê 和有文化 ê 空間內做傳統 ê 原住民族實踐，同時採取使用克丘亞語 ê 個人語言政策，佇私人和公開領域開創伊族語 ê 空間，拍破久長以來原住民族語隱身佇社會上 ê 狀況，hō 人聽著、看著伊族語 ê 語言景觀。內裡-馬馬尼特別重視原住民族語言成做原住民族上影目 ê 認同標記，伊講（Hornberger 2017：164）：「若阮teh 敲電話、上網、坐公車、逛超市…… ê 時陣無使用母語，按呢猶有啥人會使用母語？語言是阮上明顯、上有力 ê 文化認同標記。」內裡-馬馬尼透過個人 ê 力量佇安第斯高原建立克丘亞語 ê 語言景觀。

語言需要人學習、使用kap傳承才有法度復興。語言復振需要有心 ê 母語戰士積極推sak才有成功 ê 可能。語言復興這條路雖然歹行，毋過真有意義。Anton Treuer（2020：12）是Ojibwe語言復興 ê 學者，伊佇《語言戰士宣

² 因為篇幅 ê 限制，kan-ta紹介少數幾個例，閣較濟 ê 例會當參考：Combs & Penfield（2012）、Spolsky（2009）所列舉 ê 資料。Dolowy-Rybinska（2020）ê 專書探討歐洲四個語言少數民族青少年，包括卡舒布人（波蘭）、上索布人（德國）、布列塔尼人（法國）和威爾士人（英國）參與語言復振運動 ê 歷程。

言》中列舉一寡語言復振拄--著ê挑戰：

復振一个毋是世界百大hō·人定講抑是教學ê語言，需要特別ê心力。會拄著種種ê阻礙，這個沉重ê志業袂因為是著ê代誌，值得做ê代誌，或者是因為咱有向望，就會當白白免出力完成，彼需要下功夫，（積極進行組織、拚勢共伊向前衝）培養領導能力。咱著自發自動，無人會當為咱做。無法度向望語言恢復健康。咱著先學語言，才會當教語言。袂當佇語言復振運動中倚懸山看馬相踢……世界無公平，公平嘛毋是別人施捨，是需要爭取--ê。咱需要家己規畫行動……語言戰士了解語言ê重要性，將生活ê重心和語言、從事語言運動互相時時圍纍來復興母語。

2.2. 運用批判教學法設計母語復興戰士手冊

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參考批判教學法ê理論。批判教育學強調批判覺醒以及社會正義（Osborn 2006），伊kap語言復振強調語言意識啟發有相通ê所在。Wink（1997：37-38）就kā批判教育學分做三个互相關聯ê階段：「號名（to name）、批判ê反省（to reflect critically）、行動（to act）」。

號名是發現問題ê階段，佇這個階段，教師kap學生開始對話，共同思考、反省問題產生ê原因，繼落採取社會行動、解決問題，行向正義ê社會。Freire（1970：88）認為號名真重要：「為著beh hō 生命閣較人性化，著需要去kā這個世界號名（to name），去改變這個世界……對話是人kap人ê交陪（encounter），透過世界ê中人，來為世界號名。」辨認社會問題是社會改革必要ê階段，辨認問題、探討原因、後果，想出解決方案（Ada & Campoy 2004）

批判教育學強調得著氣力（empowerment）對母語復興戰士手冊編寫ê啟示是：需要鼓勵質疑、發問，發展批判意識。其實，語言政策、語言復振攏牽涉著語言問題ê解決，確認問題、提出問題是真重要ê第一步，Wink（2005）特別強調提問（problem-posing）是批判教學ê核心。阮嘛用提問做手冊編寫ê核心，手冊有真濟所在攏teh問問題，每一冊攏會問「你

敢知影？」嘛會問「為啥物」kap「你會當做啥？」。第一冊主要對語言流失 ê 狀況，進行號名 ê 工課，透過觀察、調查，確認咱台灣母語拄著嚴重 ê 語言流失問題。號名了後 ê 行動kap反省嘛真重要（Freire 1970）。第二冊、第三冊攏真要意反省為啥物咱 ê 母語會流失？kap為啥物咱著關心語言流失、保存語言多樣性？kan-ta思考反省猶無夠，閣需要行動。對Freire來講，反省kap行動是司公仔象柘無法度分開，無行動 ê 語詞，就是空喙哺舌（verbalism），kan-ta行動無反省，就變做烏白舞（activism），所以伊 kâ 行動kap反省囡做伙，認為這兩個結合才是「語詞（word）=勞動（work）=實踐（praxis）」（Freire 1970：87-88）。按怎採取行動復興母語是第四冊 ê 重點。

母語復興戰士手冊 ê 目標是培養有意識、有智識kap有行動ê公民。因為按呢，咱就會不時用提問 ê 方式，批判 ê 方式檢視語言、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Regan & Osborn 2002）。提問、批判 ê 目的是透過指出問題、chhōe出問題 ê 根源，採取行動去解決問題。批判教育法 ê 三个重點：提問、反省kap行動是咱設計手冊 ê 參考架構。咱嘛會當透過Agar（2008）佇《語言震撼：瞭解對話 ê 文化》提出 ê MAR 撇步，來理解批判教學法 ê 三个重點。MAR ê M「知影毋著」（Mistake），通講是號名、提問 ê 階段；A是「提升意識」（Awareness），著是反省 ê 階段；R是「修補破網」（Repai）著是行動 ê 階段。

以上是咱運用批判教學法設計母語復興戰士手冊ê理論基礎。其實，語言政策kap規畫全款牽涉著語言問題 ê 解決，koh較強調語言 ê 管理kap規畫。結合批判教學法kap語言政策，母語戰士ài有意識、管理kap實踐：批判意識，透過發現問題，了解流失ê原因；管理規畫轉捩語言流失ê工課，繼落實會當hō 母語得著氣力ê語言復興行動。

3. 成做母語復興戰士 ê 四个修煉

你知影欲做一位母語戰士需要學習啥物無？欲做一位母語戰士，你需要觀察、思考、關心kap行動。講較具體--leh，母語戰士ài用目睭觀察、用頭殼思考、用心關心、閣ài動手行動。咱用這四款功夫來回答成做母語戰

士ài回答 ê 四个重要 ê 問題：一、咱台灣語言和世界語言保存kap流失 ê 狀況是按怎？二、為啥物咱 ê 語言會流失？三、咱是按怎著關心語言流失，追求語言保存？四、咱 ài 按怎規劃咱 ê 語言挽救行動？

成做母語復興戰士是欲培養母語戰士，來復興咱ê母語。咱有新兵訓練四項關鍵ê能力：觀察、思考、關心kap行動。咱透過四項修煉主題，培養咱ê戰鬥力：一、失去台灣語言ê危機；二、台灣語言流失ê原因；三、關心語言多樣性；四、語言復興做伙來。³

3.1. 失去台灣語言ê危機

母語復興戰士 ê 修煉重視號名，也就是問問題，了解問題佇佗位？第一本冊一開始咱著問問題：「世界ê語言kap台灣本土語言流失有jōa嚴重？」按呢做是beh避免傳統 ê 「囤積式教育」（banking education），改行「提問式教育」（problem-posing education，Freire 1970），hō 讀者進入對話、批判、cháu-chhōe ê 空間。台灣語言流失 ê 危機是咱欲解決 ê 社會語言問題。母語復興戰士ài有「智識、批判意識kap實踐行動」。為著beh吸引讀者ê興趣，咱ê書寫定定會用問句「你敢知影？」來引起學習動機。咱嘛強調智識 ê 來源有濟濟款，毋但是課本寫 ê niā-niā，閣會當對觀察、開講、討論chia得著濟濟 ê 智識。所以，咱ài學會曉問問題、收集資料、歸納資料、進行觀察ê功夫，用多種 ê 方法來診斷咱母語健康ê狀況。

咱會當透過語言保存 ê 相關資料來了解世界語言保存 ê 狀況。佇開始 chhōe資料進前，你會當問問題，親像：知影世界ê語言有jōa-chē種？有jōa-chē世界語言有滅種ê危機？語言流失kap生物物種流失，是佗一種狀況較嚴重？語言有氣力抑是無氣力是欲按怎hōng看會出--來？啥物是語言（母語）ê最後使用者？頂面問 ê 問題就是世界語言瀕危 ê 主題。有興趣了解詳細細節 ê 讀者，請參考阮 ê 「成做復興母語 ê 戰士圖文冊」第一冊（<http://bghk.nttu.edu.tw/>）。佇遮，阮補充說明按怎chhōe出kap呈現相關語言瀕危資訊。

上網chhōe資料是通簡單 ê 方式，只要拍關鍵詞google一下著會使得，親像：「世界語言有jōa-chē？」、「世界語言瀕危狀況」著會當chhōe著真濟

³ 這個章節 ê 寫作，有參考張學謙（2021）補充一寡文獻資料，關係按怎運用台灣文學進行語言人權教育請參考張學謙（2019）。

資料，英語 ê 資料嘛會使查，網頁有翻譯做中文 ê 功能，所以免驚看無英語。「民族語：全世界ê語言」（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是真值得參考 ê 網站，伊有提供使用人口 ê 數量、分佈、語言瀕危等等 ê 資料kap 數據。⁴

世界語言 ê 總數kap瀕危語言 ê 數量攏一直teh改變。相關瀕危 ê 數字嘛有無全，總是咱 ê 目的是beh hō 人對語言流失有感受，所以 hō 人會當真緊sa著重點數字呈現是袂 bái ê 做法，親像「每二禮拜，一个語言消失。」、「21世紀末，世上50% 到90% ê 語言可能會死亡。」相關 ê 資料佇網路上袂少，分享相關 ê 資訊也是真好 ê 語言運動。

另外，資訊性 ê 資料，通好是用問問題 ê 方式hō 人好奇，親像「語言流失kap生物物種流失是佗一種狀況較嚴重？」到底語言 ê 流失kap生物物種流失比--起來，佗一種狀況較嚴重？真濟人叫是生物物種滅絕較嚴重，其實，若對統計數字來看，語言消失比生物物種滅絕koh較嚴重。張復聚醫生bat 佇演講中講起：台灣人雖然知影ai保護環境、樹仔、石虎，m̄-koh無要意保護母語。

根據Harrison（2007） ê 估計，自1600年開始算起，動植物滅絕 ê 數量是：484種動物滅絕，654種植物滅絕，也就是講無到7% ê 動植物滅絕，語言流失 ê 狀況加真食力，對1970年起已經有倚 400種ê語言失傳，人類已經有40% ê 語言瀕危（引自張學謙 2011）。阮佇手冊引用--ê 是Wade Davis（2009）比較動植物kap語言流失狀況 ê 資料，阮 ê 手冊借用原本 ê 數據，加上插圖，siāng時加上和生物保育運動做比較，呼籲世間人需要關心語言流失，好親像關心動植物保育全款：

你可能會叫是物種滅絕較嚴重。因為生物保育運動做真久--ah，四界宣傳。Mā可能因為動植物看會著、摸會著，語言看無、抽象，所以較濟人重視生物多樣性。其實，語言消失 ê 速度比生物物種滅絕較緊，嘛加較嚴重。動物流失 ê 狀況，大概是有20% ê 飼奶動物，11% ê 鳥類 kap 5% ê 魚類受著滅種ê威脅。植物學家估計植物多樣性會減少 10%。……語言保護 ê 運動無

4 Ethn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https://www.ethnologue.com/>>

像保育動植物遐時行。ài 拍拚講hō人知影，語言 kap動植物全
款攏會消失，需要眾人關心，採取保育行動。

Zuckermann解說是按怎大多數 ê 人閣較關心瀕危動物煞毋是瀕危語言，伊認為「因為動物看會著摸會著，譬論你會當 kā 考拉 ê 頭掌掌--leh（按 koala：台灣譯做無尾熊）……語言煞是無形--ê、抽象--ê，所以濟濟人認為生物多樣性phēng語言多樣性閣較重要。」（亞歷克斯·羅林斯 2019）。因為語言是「無形--ê、抽象--ê」所以佇呈現人類語言瀕危嚴重甚至滅絕 ê 方式是以「最後母語者」ê 方法呈現。

Nettle & Romaine (2000:1-2) 嘛重視語言和生態中間密實ê關係，kā語言滅絕看做是全球生態系統崩陷 ê 一部份，所以積極呼籲堅守世界語言多樣性，平排向最後 ê 母語者致敬。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參考文獻列舉濟濟位最後母語者。Harrison (2010) 佇《最後 ê 母語者》這本冊記錄伊kap最後 ê 母語者見面訪談 ê 過程，通過相片、圖表kap訪談對話，hō 人感受著世界語言滅絕 ê 危機。伊世界走透透，對西伯利亞 ê 遊牧民族、南非洲 ê 傳統醫者、到澳洲 ê 內埔、新幾內亞 ê 部落社會，kā 全球 ê 語言流失議題，囡佇地方、個人 ê 脈絡，透過故事hō 人了解語言瀕危對在地、個人 ê 影響。這個做法比kan-ta呈現瀕危語言 ê 數目，閣較 hō 人通感受語言瀕危 ê 嚴重性。

瀕危語言 ê 數字是無溫度--ê，語言瀕危 ài 透過情感 ê 放送，hō 人感受失去語言 ê 艱苦。親像瑪麗·史密斯·瓊斯 (Marie Smith Jones) 酋長，伊是上尾一个會曉講埃雅克語 (Eyak) ê 人。Tng-tong記者問伊對母語消逝感受 ê 時，伊講：「若是你 ê 親生幼嬰夭折，你會有啥物感覺？若是有人問你講，『看著幼嬰倒佇搖筍內底，你會按怎想？』」（蘿拉·阿赫恩 2020：329），瑪麗·史密斯·瓊斯酋長佇2008年1月21過身，享年89歲。

阮佇母語復興戰士手冊有詳細列舉台灣本土語言流失 ê 數據，佇遮無欲閣再列舉，kā 重點囡佇按怎呈現較有影響力和按怎調查語言 ê 活力（性命力）。先講呈現方式。台灣kap世界全款攏拄著本土語言嚴重流失 ê 問題。台灣本土語言流失ê嚴重性無全，定定用破病蹓院 ê 比喻，提出語言流失，甚至死亡 ê 警告：台語teh掛號、客語佇急診室、原住民族語佇加護病房（黃以敬 2003）。悲觀 ê 語言流失預測是21世紀尾，台灣kan-ta chhun

華語一个語言，其他ê本土語言攏總死亡。羅肇錦（1989：22）就提出客語滅種ê警告：「阿公講話孫子聽唔識，孫子講話阿公鴨聽雷，子孫三代，強強變到別種人，這欸危機，繼續下去，客家只有消滅一條路。」羅肇錦（1990：14）提出：「全欸ùì危機到消失只有三代：這一代是lán ê話，下一代是阿爸 ê話，第三代是阿公 ê話，接繼就會變鬼話。」

笑諷代嘛會當引起人注目、反省語言流失 ê 議題。有一个笑諷代講：孫仔安慰伊 ê 阿公：「阿公，你免煩惱我袂曉講母語。聽候我kap你平老 ê 時陣，我就會曉講母語--ah。」這個笑諷反映序大會曉講母語，毋過囡仔袂曉講，這個語言世代傳承出問題 ê 狀況。另外，簡單描述「越頭症」嘛會當 hō 人注意語言當teh流失。「越頭症」是teh講本底講母語 ê 序大、家長，一越頭kap囡仔講話，連鞭轉換做華語（張學謙、蘇凰蘭 2017：64）。這是語言流失定定會當看見 ê 現象，就是會曉講母語 ê 人無對後代講母語（Hinton 2013）。

語言是保存抑是流失？這是需要透過調查才會知影 ê 代誌。UNESCO（2003）有九个活力指標 ê 活力調查表，請看表一。請你運用圖表一 ê 指標來評估你 ê 母語 ê 語言活力抑是講瀕危程度。你會當佇數字下底拍叉仔，表示你認定 ê 瀕危程度。

圖表1. 聯合國教科文語言活力指標

	等級					
	0	1	2	3	4	5
1 語言 ê 世代傳承						
2 語言使用人口						
3 社群人口當中講母語 ê 比例						
4 語言使用 ê 場域 kap 功能						
5 敢有使用佇新場域 kap 媒體						
6 語文教育 kap 學習讀寫材料						
7 政府對語言 ê 態度 kap 政策						
8 社群成員對家己母語 ê 態度						
9 語言相關典藏 ê 數量 kap 質量						

你 ê 母語敢有健康？Ùi 頂面 ê 表，你會當知影一个語言 ê 健康，有幾個部份構成，毋過上重要--ê 是佗1个--leh？答案是第1个，語言 ê 世代傳承。就是講囡仔是語言活力 ê 性命，in 若繼續講母語，母語就有活力。Tng-tong 大多數 ê 囡仔袂曉講母語，就變成瀕危語言。若是當一个語言欠缺母語使用人口，無閣成做社區日常生活溝通工具，就變成死 ê 語言（Krauss 1992）。台灣有24種原住民族語言登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瀕危語言列表，其中有9種屬佇「脆弱」等級、1種屬佇「嚴重瀕危」等級、6種屬佇「極度瀕危」等級、8種是「消失」（引自李台元 2018：56）。

另外一个做母語健康檢查 ê 方式是對母語能力、母語使用 kap 母語態度來看。你敢知影你 ê 母語佇恁兜、你踹 ê 社區kap 恁學校有健康--無？你會當利用咱講 ê 母語健康牽涉 ê 三个指標，就是：能力、使用 kap 態度來設計問卷。比如講，就母語能力來講，你會當問：（1）袂曉講（2）會曉聽袂曉講（3）會曉講；家庭母語使用：（1）無使用（2）足少使用（3）使用；母語態度會當問：你恰意母語ê程度：（1）無恰意（2）猶袂 bái（3）恰意。這三个題目分別量你 ê 母語能力、母語使用和母語態度這三項影響咱 ê 母語保存，毋過有母語能力無一定會使用，有正面 ê 態度嘛無一定變成行動。所以有當時仔語言能力健康，毋過語言使用無健康，會曉講無欲講定定是語言態度無健康ê關係。

咱第一个修煉，hō 咱了解世界kap台灣全款，語言流失lóng真嚴重。有台灣本土語言存在ê台灣是五花十色 ê 花園。失去咱 ê 母語，台灣就會變成烏烏暗暗、tiām靜無聲ê語言塚仔埔。聯合國ka台灣列做母語面臨消失滅絕 ê 「危機地區」，台語、客語kap原住民族語攏破病蹠院。百分之九十語言死亡ê警告，予人驚惶，總是危機mā是轉機。瀕危表示閣有救。除了學著 chhōe 資料、呈現資料、用比喻、引發感受以外，咱嘛有觀察kap調查 ê 方法，鼓勵母語戰士做一个家庭、學校、社區 ê 語言調查者。

3.2. 是按怎語言會流失？

第二冊《語言是按怎會流失》欲探討--ê 是語言復興 ê 第二步，了解語言冤屈是按怎發生--ê ？為啥物語言會流失？語言流失 ê 過程是啥物款？母

語戰士ài有智識mā會曉分析kap思考。母語戰士看著母語teh流失會問「是按怎」ê問題：是按怎咱ê母語愈來愈少人會曉？使用母語ê場合愈來愈少？愈來愈少人kā母語傳--落去？佇遮咱欲對宏觀kap微觀ê角度去分析，咱失去母語ê過程kap原因，學習批判意識。

母語復興手冊先對宏觀kap微觀 ê 因素探討語言流失。語言瀕危 ê 原因真濟攏是「非語言因素」，就是講，牽涉著社會、政治、經濟、歷史、心理及文化、教育等等 ê 因素（Nettle & Romaine 2000; Grenoble & Whaley 2006; Crystal 2000）。Krauss（1992：6）講著以下造成語言流失 ê 原因：「規个種族hông滅種，人無性命，語言當然無去。社會結構、經濟抑是倚起 ê 所在hông破壞，移民、遷徙去別ê所在，人口減少，同化 ê 語言kap教育政策，大眾傳播媒體（特別是電視）用強勢語言等等，攏衝擊弱勢 ê 生存。」。Chia ê 外在因素，會當講攏牽涉著政治，Roche（2020：164）強調政治意識形態 ê 影響，伊認為：

語言瀕危是政治造成--ê。原住民族kap弱勢族群 ê 語言使用者和手語使用者接繼直直解說 in ê 語言瀕危是因為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者 ê 壓制下所發生 ê 壓迫、邊墾化、汙名化、排除、剝削種種社會不公平所造成--ê。

宏觀 ê 因素透過影響個人微觀 ê 語言學習、語言使用態度kap動機。語言流失通常是因為對母語態度無清楚 ê 認捌，受語言歧視 ê 影響形成「輕視母語 ê 意識形態」（Dorian 1998），影響著個人 ê 語言行為。語言流失既然是政治問題，咱teh探討流失原因就 ài 注意這語言壓迫 ê 問題（Roche 2020），語言瀕危是結果，語言壓迫是原因。

這本冊 ê 第二個主題是「母語流失 ê 過程：對自殺到他殺」。咱 ê 問題意識是：「若是語言有性命，母語死亡是自殺抑是他殺 ê 結果？」語言死亡到底是「語言自殺」（language suicide）抑是「語言凶殺」（linguicide）是一個敏感 ê 問題，毋過對咱理解語言流失 ê 過程加減有幫助。正常 ê 狀況，逐家攏會希望保存母語，所致母語流失chhím-thâu通常是ùi官方歧視性 ê 語言政策來--ê。他殺 ê 階段需要禁止講母語，因為殖民者 ê 語言猶未變做習慣，才 ài 透過強制 ê 力量。等到殖民者 ê 語言hông變做慣勢、免處罰就

講 ê 時陣，弱勢族群無閣反抗語言兇殺，才開始語言自殺。以上是對他殺到自殺 ê 變遷來看語言流失 ê 過程。雖然咱第四冊才會講著按怎復興母語，毋過咱佇無仝 ê 所在猶是會要求思考語言復興 ê 步數，所以阮有列以下 ê 問題，hō讀者思考：

你感覺頂面 ê 描述敢有合台灣 ê 狀況，你會當想看覓--leh，台灣語言若死亡，伊是按怎死--leh？你會當做啥去預防語言行向死亡？若是他殺，面對語言殺手，你會當按怎進行語言防衛？按怎抵抗？欲按怎防止語言自殺？

本冊第三個主題是：母語佇佗位流失？為啥物？按怎流失？咱會當對私人kap公開領域 ê 語言使用濟少來探討語言流失 ê 原因。簡單講，佇家庭、社區、學校、政府機關、大眾傳播媒體遮 ê 領域，母語佇遮 ê 所在有啥物地位kap功能？遮 ê 機關對母語 ê 態度、管理kap作為是啥物？以下對家庭、學校kap媒體討論in 佇語言流失扮演 ê 角色。過去，母語會當保存主要是靠家庭、社區 ê 力量，家庭母語 ê 環境變bái，是因為會曉講母語 ê 家長，刁工選擇無欲教囡仔母語，改用強勢語言來io囡仔，囡仔就失去學習、傳承母語 ê 機會kap環境。家長 ê 決定會影響著母語 ê 存活。母語欲活抑毋？Suzanne Romaine (2015) 列舉一寡仔阻礙家長母語傳承 ê 因素，包含母語社會聲望真低，對語言傳承有負面態度，欠缺政府和教育 ê 支援，異族通婚kap少年輩語言學習不良（引自張學謙 2011）。

學校是另外一個母語無--去 ê 所在，咱會當想看覓-- leh：你 ê 學校教育過程，你 ê 母語是進步抑是退步？學校是推sak母語 ê 助手？抑是殺手？學校教育kap母語流失有啥關係？佇手冊，咱用愛爾蘭kap台灣 ê 教育做例，探討是按怎學校會 hō 母語無--去？主要 ê 原因攏是語言無平等，語言教育權無受尊重。學校ê語文教育過程定定是語言人權 ê 剝削過程。Skutnabb-Kangas 按呢講（2000：311）：「學校到ta¹²猶是主流文化kap主流語言同化其他語言kap文化ê主要手段。」語言歧視造成華語 ê 學習用犧牲母語做代價。咱用一個例來說明。Mayaw細漢 ê 時陣kap阿公阿媽攏講阿美族語，毋過 Mayaw讀國小了後，無佻久換講華語，母語退步，轉去厝 Mayaw阿公阿媽用族語 kap 伊講話，伊繼落回華語。原住民電視 ê 記者按呢問：「咱的

確 ài 問教育到底出啥物問題？」除了親像記者按呢問問題、思考以外，閣 ài 想看覓有啥物辦法，通好 hō Mayaw kā 母語 khioh--轉來？所以，阮佇手冊有問講：「請你想看覓--leh，學校 kap 家長會當做啥物來 hō Mayaw 閣 kā 母語 khioh--轉來？假使你若是 Mayaw ê 同學，你會當做啥來鬥相共？」

這冊咱閣有透過讀寫、處罰 kap 媒體來探討 in kap 母語流失 ê 關係。就讀寫來講，咱問：「咱按怎變做青盲牛？你若會曉講母語，請問你敢會曉讀寫母語？」阮呈現關係母語讀寫 ê 集中迷思，親像「母語無文字通寫」抑是母語讀寫歹學、無價值 ê 負面態度。處罰全款造成母語流失，透過處罰 hō 台灣人歹勢講台灣語言，感覺講母語是見笑代，結果家已無啥講，閣無 kā 母語傳 hō 囡仔。電視媒體透過呵咾講華語 ê 人，圖洗講母語 ê 人，形成講母語無水準 ê 態度。Chia 攏是 teh 培養「輕視母語 ê 意識形態」(ideology of contempt, Dorian 1998)。

語言流失是語言人權受 thún-táh ê 結果，語言冤屈造成 ê 語言空喙，需要語言權利來醫治。台灣語言流失 ê 過程，牽涉著濟濟違反語言人權 ê 事例，透過語言分班，培養「看無母語、輕視母語 ê 意識形態」，造成母語徙到華語彼片。母語流失是無公平正義造成--ê，表現佇資源分配無公平閣加上錯誤 ê 承認，hō 人污名化、邊墘化，結果造成語言瀕危 (Fraser 1996；引自 Roche 2019)。

3.3. 關心語言多樣性

第三冊 ê 主題是：為啥物 ài 關心語言流失？主要探討 ê 問題是：失去語言，失去啥物？佇踏話頭咱問：「語言多樣性是問題、資源抑是權利？想看覓--leh，為啥物咱 ài 關心語言流失？」關心語言流失是 beh 促進語言保存，促進語言多樣性。咱會當 tùi 母語保存 kap 語言多樣性 ê 角度去探討咱需要關心語言流失 ê 原因。

學者講咱有三種看待語言多樣性 ê 方法 (Ruiz 1984)：第一個會當 kā 語言多樣性當做問題，所以 ài 消滅 chē-chē 種語言；第二個看法是 kā 語言多樣性當做資源，所以 ài 疼惜保存母語，發展母語；第三個是 kā 語言多樣性當做權利，所以 ài 捍衛維持語言平等尊嚴。咱關心語言保存自然會 tùi 資源、權利 ê 角度去追求語言多樣性，bē kā 語言多樣性當做 ài 消滅 ê 問題抑是阻礙。

對語言復振文獻（Zuckermann 2020; 大衛·克里斯托 2001; Thieberger 1990; Crystal 2000），咱歸納出幾個需要關心語言流失，追求語言多樣性ê理由，主要分做：文化、經濟、正義、健康kap幸福、親情、認同、智識、生物多樣性。以下以「失去語言，失去啥物？」ê模式一个一个介紹。

失去語言、失去文化：咱會當想看覓--leh，語言kap文化有啥物關係？語言無--去對文化有啥物影響？文化有濟濟形式，總是，語言是文化上重要ê一部份。語言毋但會當溝通交際，閣是咱認同ê象徵、文化ê車載、靈魂ê寄託、智識ê倉庫，會當講包羅萬象ê大花園。

需要保存語言是因為失去語言會失去文化創造性（Fishman 1996）。因為文化毋但是會當 kap過去傳統連結，對未來ê發展嘛真重要。文化創意是現代社會重視ê核心能力，嘛是重要ê經濟產業。伊ê精神kap 實際利益，會因為母語流失，無法度保存kap發展。母語所車載ê神話、傳說、歌謠、笑話、諺語、舞蹈、技藝等等，攏會因母語消失無--去。會曉講75種語言的語言學家Kenneth Hale講：「Tng咱失去一種語言，就等於失去一種文化、一份智慧遺產、一件藝術品。彼就若親像佇 Louvre（羅浮宮）tàn一粒炸彈全款。」（The Economist, November 3, 2001, pp. 89, 105）。

語言親像藝術品遐爾仔súi 閣珍貴。語言反映五花八門ê現實世界kap人類佇世界行踏ê方式。舉幾個例：亞格漢語（Yaghan）ê mamihlapinatapai（微妙ê眼神）ê意思是：你看--我、我看--你，互相希望對方去做，毋過是做家己攏無願意去做ê代誌。格陵蘭語有一字「isersarnek」，解說--起來lò-lò長：「一陣tùi海上吹來峽灣ê風，hō·你駛船真食力，毋過一出峽灣，連鞭就變好天。」露西亞語teh表達愛意ê時陣，無用「我愛你」，in用「我ê生命若無你就失去意義。」生態語言學家邱偉欣（2019）認為，無全 ê語言有無全呈現世界ê方式。伊用華語kap台語做比較，華語 ê 6種動物名稱，「山羌、黃喉貂、水母、翻車魚（曼波魚）、飛魚、鬼頭刀」，看袂出啥物關係；毋過若用台語ka 排做一對一對：「kiuⁿ-á（羌仔）」、「kiuⁿ-á-hó（羌仔虎）」、「hái-thē（海蜇）」、「hái-thē-hó（海蜇虎）」，「poe-ō（飛鳥）」、「poe-ō-hó（飛鳥虎）」，就知影前後動物ê關係，後面加一个「虎」，表示是會獵捕前者ê動物。

語言多樣性 ê 經濟利益：照定義，弱勢語言通常無錢、無勢。毋過，這是對單語 ê 角度去判斷，咱會當比較單語者kap雙語者，看會曉1種抑是會曉2種語言ê人thàn較濟錢？Nelson (n.d.) ê 研究發現，會曉多種語言 ê 人比單語者thàn 較濟錢，就米國來講，平均加差不多21萬kho' ê 新台幣。學習、使用母語，毋但是有意義ê好代誌，嘛是會thàn錢ê好生理。會曉母語自然變雙語人才，棄sak母語，kan-ta會曉華語，真袂和。單一語言顛倒會造成經濟ê阻礙，世界走從 ê 生理人攏知影，ài有濟種語言ê能力才有法度kap 世界做生意，上重要ê語言就是in客戶所講ê語言。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了後，後續佇教育、行政、廣播電視、藝術、文化、公家服務等等ê 公開場合，攏需要濟濟國家語言人才。國家語言發展法chah來ê社會、文化kap經濟利益值得重視。

失去語言、失去正義：語言無平等、欠缺語言公平正義是咱語言流失真重要 ê 理由。台灣語言流失嘛是因為政策上 ê 語言歧視，造成本土語言流失，所以語言復興需要語言正義，kā以早 ê 語言冤屈扳--轉來，實踐語言人權。弱勢族群追求母語復興必然ài處理語言歧視造成ê語言冤屈。透過爭取kap實踐語言人權，達成語言ê轉型正義。

語言多樣健康閣幸福：語言保存kap身心健康 ê 關係是咱進行語言復興，真重要 ê 理由。咱需要：「想看māi，語言多樣性kap人類健康敢有tī-tāi？」澳洲 ê 諸葛漫教授推sak亞邦格拉語復興運動幾若年，伊觀察著 kā母語khioh--轉來ê原住民身體kap精神健康攏有真大ê改善，自殺、lim酒--ê、食毒--ê、著糖尿病ê人愈來愈少（諸葛漫、陳燕 2017）。朱真一醫生（2017）捌建議台灣人「加學台語文減少抑是延緩失智」。這個建議ê基礎是國際雙語kap健康ê研究，主要ê重點是：使用雙語比單語者較少抑是延緩失智症；多語會當有較闊、較好ê交陪；學台灣語言了後，會較想欲了解台灣歷史文化，對健康嘛有好處。

失去語言、失去親情溝通：失去語言會影響世代ê經驗、智慧傳承，嘛會影響著日常親情溝通。這款主題通好是透過故事、經驗 ê 分享較好hō 人真有感受。有名 ê 作家Rodriguez (1981: 23) 因為學校老師交代家長講，著算佇厝裡嘛 ài 講英語，本底講真ài講話ê老爸，對西班牙語轉去講英語，煞變做tiām-tiām袂 ài 講話，伊描寫這個語言轉換 ê 過程，hō 人感受著伊心內ê

孤單，失去爸仔团緊密相連ê親密感。講故事是欲分享經驗，同時嘛會當進行批判思考。

失去語言、失去認同：認同聽起來有較抽象，所以阮借用文學上強調語言kap認同ê相關文句：楊振裕ê詩強調傳承母語：『謹記先民智慧ê教示，kā祖公傳hō·咱寶貴ê話語，好好仔傳--落去！』泰雅族詩人瓦歷斯·尤幹透過山ê託夢，忠告『族人啊！咱毋通袂記得咱ê母語』。塗敏恆ê〈客家本色〉提醒客家族群「永久不忘祖宗言／千年／萬年」。

失去語言、失去智識：語言車載文化kap知識，失去語言、相關ê文化、知識嘛會無--去。遮ê文化智慧kap在地智識，攏是寶貴ê資產，幫贊咱理解這個世界，面對未來ê挑戰。遮ê文化資產、在地智識真濟攏無書面記錄，kan-ta口語流傳。每種語言攏是鎖匙，chhōa咱拍開一扇新ê大門。Tng咱失去語言，咱就失去哈里森教授所講ê「人類智識庫」。真濟學者攏對智識保存ê角度來講語言多樣性ê重要。哈理森（Harrison）講著語言死亡對人類ê智識、文化傳統、語言kap薪資ê研究攏有真大ê影響（Harrison 2007）。

失去語言、失去生物多樣性：語言多樣性是資源是咱ê基本立場，佇所倚起ê地球真奧妙，語言、文化kap生物褲帶結做伙、互相結連（大衛·克里斯托 2001；Nettle & Romaine 2000）。聯合國ê專家主張生物多樣性kap語言多樣性逐位相關，這兩項有共同演化（co-evolution）ê關係，語言流失對生物多樣性保護有負面ê影響（張學謙 2018）。除了語言生態觀念ê紹介，咱ài做社會行動毋是囡佇心內。Tùi生態ê觀點kā動植物ê保護kap語言文化ê維護kap做伙，是真自然ê代誌。手冊除了紹介呂興昌教授ê《請你做伙來救助》這首詩強調動植物ài保存，beh絕種ê母語ài保護，koh問：「你會當做啥物？請你用譬如ê方式，寫一首詩來宣傳語言生態保存ê重要性kap必要性。」文學、藝術攏是啟發語言復振意識ê好辦法，大衛·克裡斯特爾（2006）呼籲對語言藝術領域——詩歌、戲劇和小說，來宣傳語言復振。除了提問以外，透過文學、藝術創作會當提升大眾ê語言意識kap興趣。

3.4. 語言復興做伙來

咱ê第四個修煉是《語言復興做伙來》，主要ê問題是：「咱ài按怎

規畫kap實踐母語復興行動？」為著復興母語，母語戰士需要有智識、批判意識kap實踐行動。咱ê四項修煉著上尾嘛是上重要--ê就是去實踐母語復興ê行動，爭取咱做人應該有ê母語人權，保存咱多語言ê語言文化資產，重新建立咱台灣ê多語言花園。

母語復興戰士手冊全款用問題來呈現語言復振ê主題，親像：語言流失欲按怎？語言敢有法度死了koh活--leh？學校、家庭kap社區會當扮演啥物角色？啥物因素會影響語言學習？按怎幫助瀕危語言復興？是按怎挽救母語需要語言權利？讀寫母語有啥物意義？到底啥物叫做母語行銷？母語按怎行銷--leh？欲按怎佇家庭復振母語？你閣會當做啥物來推sak母語讀寫？阮用問答ê方式引起動機，同時，嘛佇紹介策略、做法了後，問：「想看māi，你會當做啥？」，比如講：「你族群ê母語敢有受著語言無平等ê對待？假使有，你欲按怎爭取語言權利？」「佇公共領域你敢看會著、聽會著你ê母語？聽有聽無、看有看無敢會影響著咱母語ê性命力？」按呢做ê目的是，咱ê修煉是為著欲改變，毋是kan-ta欲知影niā-niā。以下紹介幾個仔語言復振ê重要觀念，為挽救語言行動做準備。

咱ê母語若欲消失去--ah，欲按怎？Zuckermann（2020）kā語言流失比如做暍--去，若是語言得欲暍--去，伊呼籲咱著kā母語叫醒，假使母語已經暍去--ah，咱ài做ê代誌是：停止流失，復振母語，追求延續！是講，母語若暍去beh兩千冬，敢閣叫會醒？這款例無濟，希伯來語是其中一個例。十九世紀尾，希伯來語復振運動進前，希伯來語已經兩千冬無佇日常生活當中使用。猶太建國運動強調民族語言是獨立國家ê靈魂，嘛重視希伯來語ê復興，拍拚25冬了後，希伯來語重新閣活，變成日常語言kap官方語言。希伯來語復振ê四個階段通好做咱復振母語真好ê參考（Nahir 1998；張學謙 2020a）：

1. 意識啟發：強調語言kap認同ê關係。猶太建國主義鼓勵家長自願kā慣勢使用ê意第緒語轉做希伯來語。母語變作民族ê寄託，全民全心全力支持希伯來語ê復興。
2. 母語教學：透過母語教學，學會曉母語。1883年本-耶胡達引進直接教學法，以希伯來語教希伯來語；1888年用希伯來語當作教學語言，這款浸水式ê母語教學是語言復興ê關鍵。

3. 校外擴展：學會曉母語了後，擴展到校外ê 語言使用：囡仔變做傳播「希伯來語ê 島嶼」，突破學校語言限制，行出校園，成做家庭kap社區ê 日常口語溝通工具，完成再本地化ê 任務。
4. 世代傳承：囡仔大漢了後，娶某生团，囡仔一出世就講希伯來語。第一次世界大戰了後，希伯來語變做少年人主要ê 語言。希伯來語復振25冬完成。透過培養以族語做第一語言ê 新世代，達成語言ê 世代傳承。

語言復振模式會當幫助咱規畫語言復振行動。其中Lo Bianco (2011) ê COD語言活力模式對咱學習語言、復興語言攏有幫助。伊講咱欲復興語言，需要注意三項物件：發展能力 (capacity development)、創造機會 (opportunity creation) kap提升意願 (desire enhancement)。伊講語言復振需要語言能力、機會kap正面態度共同出現，才有法度達成。無例外，咱知影這個道理，著ai想看覓，你會當做啥？所以，咱 ai 思考：「語言 ai 有活力，就需要發展能力、創造機會、提升意願，你會當佇這三方面做啥，來 hō 你ê 語言得著活力？」咱集中來思考佇家庭內，家長按怎透過家庭語言政策提升母語 ê 能力、機會kap意願？

咱知影pàng-hòng-hòng激外外會予母語流失，為著保護母語，家長需要積極介入，影響囡仔ê 語言選用，提供弱勢語言閣較濟學習和使用空間。家長是母語花園ê 園丁，為著確保母語佇家庭世代傳承，家長有必要訂定家庭語言規畫。家庭語言規畫劃有三個部份，配合家長擔起ê 角色，整理做 (張學謙 2020b)：家長是母語意識ê 啓蒙者，會使建立兒童正面積極ê 母語態度；家長嘛是家庭母語ê 規畫者，進行兒童母語ê 學習和使用規畫；有積極ê 母語意識，閣有家庭母語管理計畫，落尾，就是上重要--ê，家長ai成做家庭母語ê 實踐者。

家長 ai 規畫家庭語言政策，包括意識、管理kap實踐這三部份 (Spolsky 2004)。家長 ai 按怎做語言意識規畫，建立家己kap兒童正面積極ê 母語態度？咱頭前 ê 三項修煉，其實攏相關，語言流失狀況、原因kap關心語言多樣性，用MAR來呈現：

1. M「知影毋著」：母語佇家庭內底流失是上大ê 危機，台灣語言破病蹠院，有 ê 咧掛號、有 ê 已經進入加護病房，失去母語，台灣就會

變成暗淡無光、恬靜無聲ê語言墓仔埔！母語瀕危ê警訊親像火燒厝警報，提醒咱ai趕緊搶救母語！

2. A 「提升意識」：母語是權利嘛是資產，母語對個人、家庭、社會甚至對世界來講攏有重要ê價值。為著強勢語言，犧牲母語，是chiâⁿ毋值。雙語研究顯示，兒童ê母語發展是第二語言發展ê基礎。失去母語會影響著兒童母語傳承、族群認同、族群文化、升學就業、家庭親情溝通、經驗無法度傳承；
3. R 「修補破網」：為著挽救母語避免流失，促進母語復振，家長需要進行家庭母語規畫。毋管母語程度按怎，家長lóng會當替囡仔規畫母語ê學習計畫，協助囡仔發展母語。有積極ê母語意識，閣有家庭母語管理計畫，最後，就是上重要--ê，家長ài成做家庭母語ê實踐者。

學校ê母語教育嘛是語言復振ê重點。咱會當問：學校佇語言復振扮演啥物角色？有啥物貢獻kap限制？學校母語教育敢有成功復振母語ê例？上尾這個問題咱已經有講過希伯來語成功ê例子，另外一個定定hō人提起ê例是紐西蘭êMaori語。

紐西蘭Maori語真早就拄著母語絕種ê威脅，in拚勢推sak母語復興運動來救母語（張學謙1996）。1981年毛利人想出Kohanga Reo（爸母話幼稚園）這個辦法，翻轉年隨成立第一間爸母話幼稚園，拄開始kan-ta四間爸母話幼稚園，到1984年已經有287間，1985年有374間，1988年增加到520間，入學ê囡仔差不多有八千人。2002年有704家語言岫，提供一萬三千位兒童浸水式Maori語教育（張學謙2002）。In有社區課程推廣成年人ê族語教育，培養會曉講族語ê阿公阿媽，hōin做母語教師kā母語傳湊--落去。爸母話幼稚園運用Whanau（家族）ê觀念來推展母語教育。囡仔佇五歲彼kha-tau就學會曉Maori語kap英語，變作雙語人才。負責照顧囡仔êkaiawhi（奶母）是精通Maori語kap文化êhū-jîn-lâng，逐工提供4到8點鐘ê時間照顧學生囡仔。In完全使用Maori語kap囡仔講話、講古、chhit-thô。爸母話幼稚園用浸水式學習母語。Maori語是爸母話幼稚園獨獨使用ê語言。大部份分ê學生入學進前攏袂曉講Maori語。毋過佇爸母話幼稚園3、4冬了後，遮ê囡仔攏會曉講Maori語。1981年ê時陣，無幾個小學生會曉講Maori語，這馬每一冬攏有二、三千

个學生囡仔入學進前就有接觸母語ê經驗，chiáⁿ濟囡仔已經會曉講Maori語kap英語。爸母話幼稚園真成功，變做世界語言復興重要ê參考範例。真濟國家攏用爸母話幼稚園ê方式來復興母語。

語言權利hō·人剝削，倚出來爭取語言權利--ê就是母語戰士。Tng-tong Hawaii大學取消原住民母語課程ê時陣，原住民學生無激恬恬，in倚起來抗議，手擲「袂當kā 阮ê舌割掉」，要求恢復母語教育權利。語言權利會當提升語言ê地位功能。若是無語言權利就會造成語言ê枉屈，終其尾會造成語言流失。語言權利就是講咱會當佇公共場所、學校、政府機關、宗教等等領域使用ê規定。語言人權kā語言kap人權牽連做伙，對人權觀點起鼓，討論語言權利ê議題。語言歧視定會造成語言流失。為著挽救語言，弱勢族群上捷用抗爭ê方法，來爭取語言權利。紐西蘭ê毛利人ê語言行動者對族語流失採取ê濟濟種挽救族語行動chiáⁿ-sit真值得咱學習（張學謙 1996）。早早佇1970年代Maori語就有嚴重流失ê現象，無到四分之一ê毛利人會曉講族語，無到1%ê五歲學齡兒童會曉講族語。1972年由Nga Tamatoa（戰士ê囡）發起爭取語言權ê請願運動，得著三萬三千人簽名支持，間接促成1974年毛利事務法修正案，經過長期ê爭取1987年通過Maori語法案（The Maori Language Act of 1987），才取得正式ê官方地位。這是對頂到底ê爭取語言權利ê路線。

阮鼓勵逐家加入母語戰士ê行列，強調每一個人攏 thèng-hó成做母語戰士。寫詩嘛會當變做母語戰士。Tng Apache ê囡仔寫一首詩講（引自Cazden & Dickenson 1981：457-458）：「你捌因為學校感覺傷心--無？我捌，因為我對學校退學一大堆話，毋過 彼攏毋是我ê母語。」按呢做就是母語戰士，因為伊對無公平ê語言教育提出伊個人ê感受，hō·咱知影母語被排除ê語言冤屈。非洲諺語講：培育囡仔需要全庄頭ê力量。挽救母語嘛需要眾人參與，需要社區支持，用團隊ê方式進行草根ê語言復振（Gessner & Parker 2021）。就是講母語戰士嘛需要叫醒眾人，招逐家同齊來進行集體ê語言行動。

4. 結論kap建議

這個世紀尾，90 pha ê語言會死--去。時到，咱台灣ê語言花園kan-ta chhun華語，咱就失去台灣ê語言多樣性。咱若失去咱ê語言，就親像無水ê魚仔全款，毋但失去咱ê認同，閣會失去咱ê文化，終其尾失去咱ê精神、靈魂、健康，變做稻草人（tiū-chháu-lâng）。台灣語言攏是寶，咱 ài 好好仔疼惜，顧 hō 好勢，袂當 hō 咱ê語言佇家己ê土地變做無厝通倚ê 浪子。咱做一个母語復興戰士就親像花園管理員全款，需要控制siuⁿ gâu生焿ê花蕊，才袂危害弱勢語言ê生存。需要增加弱勢花蕊；保護罕得會當看--著ê花蕊，hō 台灣維持豐沛多元、五花十色ê語言生態。

台灣需要濟濟 ê 母語復興戰士，通好為咱ê語言保存kap復興拍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逐年慶祝世界母語日，就是teh紀念孟加拉語 ê 母語戰士用性命堅心守護母語權利 ê 運動。台灣自來嘛有語言運動 ê 傳統，需要繼續傳承為母語復興奮鬥 ê 精神。1988年客家 ê 母語戰士發起「還我母語運動」爭取語言平等權利。1991年原住民族 ê 母語戰士發動抗爭運動爭取正名，尾仔「原住民族」名稱入憲法，閣定逐年8月初1做「原住民族日」。1991年創刊 ê 台文通訊真早就提出台語絕種ê危機，繼落做台語文運動挽救語言流失 ê 先鋒。2018年咱台灣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hō 台灣所有 ê 本土語言攏變做「國家語言」。這是本土族群做伙拍拚、爭取平等尊嚴 ê 結果。遮 ê 爭取母語權利、追求母語復興 ê 人，攏是母語戰士。

母語流失好親像是有人跋落水，佇溪底浮浮沉沉，需要隨時執行救援行動。母語復興戰士ê戰鬥就是欲hoah醒母語，kā衰微ê母語閣救活--轉來。本文 kā 批判教育學 ê 理念融入語言復振手冊 ê 編寫，強調母語戰士ài透過問問題學習，成做有智識，有思考閣有行動ê母語復興戰士，通過四項修煉，母語戰士會當學著：用目睭觀察，用頭殼思考、用心疼痛、起跤行動。

母語戰士是語言行動者，上重要--ê 是實踐：「採取行動是提高維護語言多樣性意識 ê 所有拍拚 ê 核心」（Combs & Penfield 2012：471）。若無行動，kan-ta有智識理解、批判意識，嘛 kan-ta 是空喙哺舌，無法度改變語言流失ê危機。Hinton（2001）捌講--過，毋管語言流失有jōa嚴重，只要有心，拚勢去做復興 ê 事工，沓沓仔累積，到尾嘛會當達到設定 ê 目標。無

落種、袂收成，語言復興嘛是全款ê道理，親像咱leh種作全款，à掖種、落肥、沃水、拏草（so-chháu），才有法度有好ê收成。

感謝

本研究得著科技部kap文化部ê補助。科技部ê部份是《台語返家計畫：家庭語言計畫的研究設計與推廣》（MOST 107-2410-H-143 -004 -MY3），阮對hia發展母語戰士、語言行動者ê做法；文化部補助阮ê《做伙來成做母語戰士復興母語》計畫，hō 阮有機會用圖文冊ê方式將學術研究向大眾宣傳。感謝這兩個單位ê補助kap支持。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hakkhiam@gmail.com，張學謙收。

參考冊目

- Ada, Alma Flor; F Isabel Campoy; Rosa Zubizarreta. 2004. *Authors in the classroom: A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Proces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Agar, Michael. 2008. *Language Shoc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e of Conversation*. New York, NY: Perennial.
- Cazden, Courtney B. & David K. Dickenson. 1981. Language in education: Standardization versus cultural pluralism. In C. A. Ferguson & S. Brice-Heath (Eds.), *Language in the USA* (pp. 457-4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mbs, M., & Penfield, S. 2012. Language activism and language policy. In B. Spolsky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Handbook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pp. 461-4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oper, Robert L.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ystal, David. 2000. *Language Dea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Wade. 2009. *The Wayfinders: Why Ancient Wisdom Matters in the Modern World*. Toronto, ON: House of Anansi Press.
- Dolowy-Rybinska, Nicole. 2020. "No One Will Do This For Us":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Practices of Young Activists Representing European Linguistic Minorities*.
- Dorian, Nacny. 1998. Western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small-language prospects. In Lenore A. Grenoble & Lindsay J. Whaley (Eds.), *Endangered Language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pp. 3-2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shman, Joshua. 1996. What do you lose when you lose your language? In G. Cantoni (Ed.), *Stabiliz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Monograph series, special issue) (pp. 80-91). Flagstaff: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 Fishman, Joshu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 Fraser, Nancy. 1998.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 Freire, Paulo.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lated by Myra Bergman Ramos. New York: Continuum.
- Gessner, Suzanne, & Aliana Parker. 2021. Language planning: Planning a future for your language. In L. Crowshoe, I. Genee, M. Peddle, J. Smith, & C. Snoek (Eds.), *Sustaining Indigenous Languages: Connecting Communities, Teachers and Scholars* (pp. 107-116).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https://jan.ucc.nau.edu/~jar/SILL/SILL9.pdf>>

- Grenoble, Lenore A, and Lindsay J. Whaley. 2006. *Saving Language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K. David. 2007. *When Languages Die: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and the Erosion of Human Knowled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ison, K. David. 2010. *The Last Speakers: The Quest to Save the World's Most Endangered Languag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 Hinton, Leanne. 2001.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An Overview," in Leanne Hinton & Kenneth Hale (eds.), *The Green Book of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Practice*.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2001), pp.1-18.
- Hinton, Leanne. 2013. *Bringing Our Languages Home: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for Families*, Berkeley, CA, Heyday.
- Hooks, bell. 1995. This is the oppressor's language/yet I need it to talk to you: Language, a place of struggle. In A. Dingwaney & C. Maier (Eds.)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ranslation and cross-cultural texts* (pp. 295-301). Pittsburgh, Lond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 Press.
- Hornberger, Nancy. 2017. Portraits of three language activists in Indigenous language reclamation. In Wesley Y. Leonard & Haley De Korne (eds) *Language Documentation and Description, vol 14*. London: EL Publishing. pp. 160-175
- Huss, Leena. 1999.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in the Far North: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in Northern Scandinavia and Finland*. Studia UPPSALA.
- Kaplan, Robert B, and Richard B. Baldauf.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 Krauss, Michael. 1992.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crisis. *Language*, 68(1): 4-10.

- Kroskirty, Paul V. 2009 Language Renewal as Sites of Language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Need for “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 In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Encouragement, Guidance and Lessons Learned*, edited by John Reyhner and Louise Lockhard, 71-83. Flagstaff, Ariz.: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Kulick, Don
- Lo Bianco, Joseph. 2011. “What “Saving” Languages can Tell us about “Teaching” Them.” *Babel*, Vol. 45, No. 3, pp. 41-50.
- Nahir, Moshe. 1998.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and the revival of Hebrew: A schematic framework. *Language in Society*. 27: 335-357.
- Nelson, J. n.d. The Business Case For Bilingualism: Why Multilinguals Earn More. Omniglot: <<https://omniglot.com/language/articles/businesscaseforbilingualism.htm>> (2022/8/4)
- Nettle, Daniel, & Romaine, Suzanne. 2000. *Vanishing Voic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sborn, Terry A. 2006. *Teaching World Languages for Social Justice: A Sourcebook of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eagan, Timothy G.. & Terry A. Osborn. 2002. *Th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or in Society: Toward a Critical Pedagogy*.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oche, Gerald. 2019. Linguistic Injustice, Decolonization, and Language Endangerment. EasyChair Preprint no. 1726. <<https://easychair.org/publications/preprint/JsQp>>. (2022/8/3)
- Roche, Gerald. 2020. Abandoning endangered languages: ethical loneliness, language oppression, and Social Justice. 122(1): 164-169.
- Rodriguez, Richard. 1981. *Hunger of Memory: the Education of Richard Rodriguez*. Boston, Mass. :D.R. Godine,

- Romaine Suzanne. 2015. The Global Extinction of Language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n: Marten H., Rießler M., Saarikivi J., Toivanen R. (eds)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ultilingual Education*, vol 13. Springer, Cham.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s/35646/12007687933Language_Vitality_and_Endangerment.pdf/Language%2BVitality%2Band%2BEndangerment.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83699_chi>
- Ruiz, Richard. 1984.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NABE Journal*. 8(2):15-34.
- Skutnabb-Kangas, Tove. 1988. Multilingualism and the education of minority children. In T. Skutnabb-Kangas and J. Cummins (eds.) *Minority education: from shame to struggle. Multilingual Matters*. 9-44.
- Skutnabb-Kangas, Tove., 2000. *Linguistic Genocide in Education- or Worldwide Diversity and Human Rights?* Mahwah, NJ & London, UK: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ernard.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ieberger, Nicholas. 1990. "Language Maintenance: Why bother?" *Multilingua*, Vol. 9, No. 4, pp. 333-358.
- Treuer, Anton, 2020. *The Language Warrior's Manifesto: How to Keep Our Languages Alive No Matter the Odds*. St. Paul: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Press.
- UNESCO.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ESCO Document. <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files/35646/12007687933Language_Vitality_and_Endangerment.pdf/Language%2BVitality%2Band%2BEndangerment.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83699_chi>

- Wink, Joan. 1997. *Critical Pedagogy: Notes from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Longman.
- Zuckermann, Ghil'ad. 2020. *Revivalistics: From the Genesis of Israeli to Language Reclamation in Australia and Beyo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大衛·克里斯托 (David Crystal) 著 周蔚譯 2001 《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大衛·克裏斯特爾 (David Crystal) 2006 〈跨越鴻溝：語言瀕危與公眾意識〉。范俊軍 (編)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保護語言與文化多樣性檔匯編》，頁7-28。北京：民族出版社。
- 朱真一 2017 〈多學台語文減少或延緩失智〉，《民報》<<https://www.peoplenews.tw/news/bb39072f-a36b-41b1-ac89-46c8bd8831fb>> (2021/2/14)
- 李台元 2018 〈瀕危族語復育方案的評估〉。《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4)，55-69。
- 亞歷克斯·羅林斯 (Alex Rawlings) 2019 〈澳洲原住民母語要如何起死回生〉。<<https://www.bbc.com/ukchina/trad/vert-fut-48024595>>
- 邱偉欣 2019 〈搶救瀕危語言的價值是什麼？〉<<https://www.facebook.com/notes/khu-%C3%BAi-him/%E6%90%B6%E6%95%91%E7%80%95%E5%8D%B1%E8%AA%9E%E8%A8%80%E7%9A%84%E5%83%B9%E5%80%BC%E6%98%AF%E4%BB%80%E9%BA%BC/10157354155173771/>>
- 張學謙、蘇凰蘭 2017 〈毋通互台語越頭無去：對語言管理看台語的保存kah 流失〉，《台語研究》9 (2)：4-31。
- 張學謙 1996 〈紐西蘭原住民的語言規劃〉。施正鋒 (編) 《語言政治與政策》。頁267-292。台北：前衛出版社。
- 張學謙 2002 〈Aotearoa/紐西蘭的語言規劃〉。刊於施正鋒 (編) 《各國語言政策學術研討會—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頁151-197。台北：前衛出版社。

- 張學謙2011《語言復振的理論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台中：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 張學謙2018〈聯合國追求語言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對台灣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啟示〉，《新世紀智庫論壇》84，頁53-61。
- 張學謙2019〈融入語言人權的弱勢語言教育〉。張維安（編）《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6：客家與文化公民權》，頁259-293，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 張學謙2021〈語言要生存還是死亡？挽救語言的理由與方法〉。林長寬（編）《論生死：宗教文化的詮釋》，頁151-178，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多元文化研究中心。
- 張學謙2020a〈母語優先的臺灣本土語言復振教育規劃〉，《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第65卷第1期，頁175-200。
- 張學謙2020b〈自我賦權的語言政策：從母語家庭做起〉，《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9卷第10期，頁22-30。
- 博納德·斯波斯基（Bernard Spolsky）著 張治國譯 2011《語言政策—社會語言學中的重要論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 黃以敬2003〈聯合國警訊 台灣—母語滅絕危機地區〉，《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nov/23/today-life5.ht>>，取用日期：2014年5月1日。
- 諸葛漫、陳燕 2017〈原住民的語言復興與心理健康——以澳大利亞邦格拉語為中心〉，《語言戰略研究》，第4期，頁39-49。
- 羅肇錦1989〈祭文〉。《客家雜誌》，15：22。
- 羅肇錦1990《臺灣的客家話》。台北：臺原出版社。
- 蘿拉·阿赫恩 (Laura M. Ahearn)著 劉子愷、吳碩禹、蕭季樺譯 2020《活出語言來：語言人類學導論》(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台北：群學。

Analyzing the Personality Typ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Symbolic Significance of the Moon in Liu He-ruo's Short Stories "Temple environs" and "Moonlit Night"

Pek-kun TAN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Liu He-ruo (Lī Hik-jiók/呂赫若),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was not only a realist writer but also a modern writer who incorporated Western literary techniques. This paper utilizes Carl Jung's Model of Personality Types to analyze the personality types of the main characters in Liu He-ruo's novels "Temple environs (廟庭)" and "Moonlit Night(月夜)," and examines the symbolism of the moon depicted in the novel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male protagonist, Chng Hok (全福), belongs to the extroverted feeling type, while the female protagonist, Chhùi Tek (翠竹), belongs to the introverted feeling type. Chhùi tek's choice of suicide can be attributed to her introverted feeling type, whereby when the external world poses a threat and her inner "refuge" is also lost, death becomes the ultimate choice to protect her inner world.

Furthermore, employing the method of word research on symbolic objects,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the word "moon" in Taiwanese and Hakka, if combined with interpretation, will have a "shining feminine" meaning; in Tâi-gí, "goèh-niû" (moonlight /月娘) possesses a feminine quality; and in Hakka, "ngied fa" (moonlight/月華) exhibi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diance."

Through this study, it is evident that Lī Hik-jiók intricately portrays the moon and moonlight in "Temple environs" and "Moonlit Night," with the term "月娘" (moonlight) carrying a special significance that is shared between Hakka and Tâi-gí, and conveying unique meanings in the novel.

Keywords: Liu He-ruo, colonial literature, Carl Jung, personality classification, personality types

分析呂赫若小說〈廟庭〉、〈月夜〉 角色ê人格類型kap月娘ê象徵意義

陳柏鈞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摘要

赫若sī台灣日治時期代表性ê作家，I m̄-nā sī寫實主義作家，koh-sī融合西方文學技巧ê現代作家。這篇論文thêh榮格（Jung）ê心理分析法來探討呂赫若兩篇小說〈廟庭〉、〈月夜〉主要角色ê人格分類，koh分析小說內底ê月娘書寫，探析月娘ê象徵意義。透過研究結果顯示，小說tang-tiong ê男主角全福，人格類型sī外傾情感型（the extroverted feeling type），女主角翠竹ê人格類型sī內傾情感型（the introverted feeling type）。女主角翠竹會選擇自殺，sī因為對內傾情感型ê人來講，tī外在受tiòh攻擊時，若sī「內心」mā失去「避難所」，最後為tiòh beh保護ka-kī ê內心世界，死亡可能tòh-sī最後ê選擇。

Koh來，參考象徵物ê語詞研究手路，筆者發現台語kap客語針對「月娘」這ê詞，結合解釋有「閃爍光芒ê陰性」意涵；台語ê「月娘」有陰性氣質，客語ê「月光（月華）」有光芒ê特性。

透過研究發現呂赫若tī〈廟庭〉kap〈月夜〉兩篇小說內底，對月娘、月光有頂真ê書寫，月娘這ê詞tī客語、台語2語之間也有特殊ê意涵，佇小說當中發揮作用。

關鍵字：呂赫若、日治時期文學、榮格、人格分類、角色人格

1. 踏話頭

1.1. 呂赫若相關研究

呂赫若ê小說tāi-to-sò i 鄉土、女性、封建、殖民ù題材，其中女性tī呂赫若ê小說lāi-té毋sī主角tòh-sī重要ê配角。Tòe tiòh bò-kâng時期ê創作，小說女性ê hêng-siāng iā-ū變化mā chin-tōa，筆者tī閱讀呂赫若小說〈廟庭〉、〈月夜〉ê過程中，發現m̄-koán女性áh-sī男性ê性格表現lóng chin明顯koh ū特色，引起筆者siūⁿ-beh透過心理分析探討小說角色ê動機。

呂赫若創作小說所使用ê語言有日語kap華語兩種，分別sī tī日治時期kap戰後所寫，呂赫若tī日治時期所創作ê小說〈牛車〉1936年收錄tī《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1944年包括〈廟庭〉、〈月夜〉等等ê短篇小說整理做《清秋》（台北：清水書房）這本冊出版，戰後mā開始有人翻譯呂赫若ê日文小說，小說合集部份，1994年前衛出版《呂赫若集》，1995年林至潔翻譯《呂赫若小說全集》（聯合文學），1999年日本東京ê綠蔭書房出版《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作家作品集》第二卷以呂赫若當做主題蒐集包含〈牛車〉、〈廟庭〉在內ê原文小說，2002年綠蔭書房出版《台灣純文學集一》，內底收錄〈婚約奇談〉、〈月夜〉、〈山川草木〉三篇短篇小說ê原文，2006年印刻出版社重新出版林至潔翻譯ê《呂赫若小說全集》（上、下），另外iā-ū鍾瑞芳整理、翻譯出版ê《呂赫若日記》（2004）。

有關呂赫若研究論文ê合集有陳映真等著（1997）kap許俊雅等著（2011）。個人出版ū朱家慧（2000），王建國（2002），劉珈盈（2004）。

《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皇民化」與「決戰」下的追索—呂赫若決戰時期的小說〉講tiòh呂赫若tī皇民化ê政策影響之下，選擇發表位置sī《台灣文學》毋sī《台灣文藝》ê表現，這部份tī本文後壁探討呂赫若發表位置ê轉變時提供真大ê幫贊，內文當中iā引用呂赫若ê日記講tiòh作者本人ê寫作心態kap方向ê選擇，呂正惠iā認為呂赫若tī寫作〈牛車〉ê時期kap寫作〈廟庭〉、〈合家平安〉ê時期有一貫性，內文當中有特別針對呂赫若tī日本當時「文藝政策」ê立場之下受tiòh ê 壓力，這部份tī筆者探討呂

赫若寫作壓力ê時陣提供真大ê幫助。

〈呂赫若的「台灣家族史」與寫實風格〉iā提供筆者真濟會當參考ê資料，tī第三節〈呂赫若小說的內涵與特色〉，表示呂赫若作品上大ê特色sī「家庭」，講tiòh〈廟庭〉、〈月夜〉因為小說ê安排，女主角翠竹「佇舊禮教ê壓力之下，只有『死』才是解脫ê『良法』」。

呂赫若小說研究當中對心理學有接觸ê研究有：張達雅（1999）。研究範圍選擇以呂赫若〈牛車〉、〈財子壽〉、〈合家平安〉、〈廟庭〉、〈月夜〉、〈石榴〉chéng-kô̍ 6篇小說研究，jī-chhiáⁿ對這6篇小說當中ê重要角色進行心理探討，iā分析tī小說當中影響角色命運ê原因，第二章〈作者生平及創作上的追求〉結合歷史回顧kap作者創作意象分析，有關心理分析tī文學ê表現，特別sī tī第四章〈葛藤糾葛的所在〉，koh sī對心理方面kap作家寫作方面做出整體論述。

另外iā-ū探討呂赫若其他層面ê研究論文，譬論葉淑美（2007）分析呂赫若小說創作ê文藝觀、呂芳雄（2005）書寫呂赫若面對皇民化運動ê作為、游勝冠（2010）針對呂赫若hō̍ lāng定位chò左派作家ê探討等等。

1.2. 心理分析文學

奧地利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德語：Sigmund Freud）認為，人類ê意識結構就敢若冰山相仝，浮出海面ê tòh-sī會使智覺tiòh ê「意識」，沉潛到海面下ê tòh-sī無意識ê區域，所進行ê攏sī無智覺ê心理活動，其中又koh分做有較大可能轉來到意識層面ê「前意識」kap「轉變不易，只有使用相當的精力始能再起，或根本不再出現的」（王溢嘉1989：37）ê「潛意識」。

Koh有，心理分析學派ê另外一位名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tī心理分析法ê自我三原形內底iā講到，「『內我』是指個人的內在自我，以別於其外在性格的表現。榮格認為，人類的心靈含有雌雄兩性，『內我』通常是指潛意識中的異性心象，男人的『內我』（anima）是指他內在較女性化的靈魂。」（王溢嘉 1989：61）所以對心理學家來講，作家ê文學創作有一部份sī潛意識ê表現，jī-chhiáⁿ透過分析作家作品當中潛意識ê內容，就會使發現作家創作ê動機ah-sī創作ê背景。

就親像Marcos Aguinis（馬科斯·阿吉尼斯）tī〈一篇啟發世人的傑作〉

內底所講：「精神分析提供評論者一個擁有新的武器的彈藥庫，使他們有能力去蒐集作者的資訊——不是從他的傳記而是他的作品正文。」（Ethel Spector Person等著、張秀玲等譯2010：27-41）

透過這種論述ê觀點來思考，文學作品背後可能代表作者曖昧、隱瞞ê人格特質。

雖講呂赫若主要ê定位sī寫實主義作家，不而過 tû-liáu寫實主義以外，I iā可能受到現代寫作主義ê影響，葉石濤bat tī《台灣文學史綱》寫：

新一代ê日文作家較會當吸收西方抑是日本文學ê精隨，本土性ê性格愈來愈強，表現ê方法多彩多姿，佇寫實主義ê基本寫作方式中採用西方現代小說ê多元技巧，ū現代小說ê懷疑精神kap理性主義。（葉石濤2010：94-95）

透過閱讀呂赫若小說ê內容會當發現，除了寫實成分以外，koh有袂少心理描寫ê安排，本文認為特別sī tī人物這方面，一般來講可能做為作者心理（內我）投射ê對象。

2. 理論基礎

2.1. 研究動機kap研究目的

透過筆者觀察，敢若tī呂赫若ê創作當中，呂赫若chiong i心內所siūⁿ-beh表達ê想法透過小說中角色ê心理活動kap命運展現，這對心理分析ê角度來講，有可能sī內我（anima）外向化ê展示，筆者認為呂赫若tī創作ê過程中有可能將內我投射到ka-ki創造ê角色當中，全時以這種方法發展小說。

筆者閱讀呂赫若〈廟庭〉、〈月夜〉兩篇小說ê時，發覺男女主角明顯無全ê人格類型，尤其是女主角翠竹，閣有相關ê激烈表現行為，甚至有自殺ê作為。因為這ê原因，筆者按算利用榮格（Jung）ê人格類型法分析〈廟庭〉、〈月夜〉這兩篇小說ê主要角色翠竹、全福。

全時iā 探討小說當中ê象徵物一月娘所意涵ê內容，向望會當透過研究ê

過程，具體化人物ê形象kap心理活動，iā向望會當透過這種形式接觸作家創作時ê內心狀態。

另外，外在ê環境iā sī影響作家內心活動與創作ê重要因素，呂赫若本人tī創作時ê社會環境kap文學風氣攏會影響題材選擇、創作方向，這部份會針對呂赫若創作〈廟庭〉、〈月夜〉時ê背景資料kap彼當時文學界ê風氣做出探討，目的sī揣出〈廟庭〉、〈月夜〉兩篇小說之間ê歷史關聯kap作者創作時ê背景。

2.2. 研究方法

筆者預計採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ê人格類型分類方法，針對〈廟庭〉、〈月夜〉兩篇小說ê男、女主角（全福kap翠竹）進行人格類型分析。下面是針對人格類型分類理論ê簡要說明。

2.2.1. 外傾性格kap內傾性格（the extroverted type and the introverted type）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kā人ê思考類型分做外傾（iā-ū人解釋sī外向，本文一律稱呼做外傾）、內傾兩種，lóng號做一般類型（general-attitude types）。這兩種性格各自ū四種ê功能類型（function-types），分別sī直覺、思考、情感、感官，這四種功能類型有ka-kī對應ê表現方式，koh加上外傾、內傾兩種一般類型，總共會當分出8種人格類型。

轉來看男主角全福tī小說內底ê表現，全福面對翠竹夫家雖然感覺無合理iā真憤怒，嘛表現對翠竹ê同情，最後為tiōh遵守阿舅ê指示所以猶原kā翠竹留tī夫家受苦，tī《榮格人格類型》內底，有對這種人格表現做出類似ê描述：「外傾者ê個人立場是透過流行ê道德標準所支配，如果社會共同ê道德觀改變ah，外傾者會調整家己ê觀點和行為，兩片四配。」（Daryl Sharp 2012：56）

2.3. 功能類型（function-types）

榮格kā人分做外傾、內傾兩種，這sī基本類型，liáu-āu koh進一步分做四種功能類型，tòh-sī個人tī面對環境刺激iā-sī思考策略時慣習採用ê方式，這四種功能類型分別號做直覺、思考、情感、感官，下面分別做簡單ê說明。

思考kap情感類型（the thinking types and feeling types）：

思考kap情感類型tī榮格ê分類內底sī理性（判斷）ê功能，sī利用邏輯區辨事物ê功能，思考kap情感ê差別tī邏輯判斷ê根據，思考功能sī透過情境當中ê種種線索、事物ê特性做判斷，會當講sī利用非個人、全面ê價值觀邏輯分析做決定，情感類型雖然iā sī邏輯分析，m̄-koh判斷ê根據sī他人jī-chhiáⁿ單一ê價值觀，會受到單一客體ê價值觀影響判斷ê過程。

感官kap直覺類型（the sensation types and intuitive types）：

感官kap直覺sī非理性（知覺）功能，非理性功能攏sī採用「感覺/感知」ê方式進行運作，感官kap直覺雖然攏sī感覺/感知ê功能，但sī互相之間上大ê區別tòh-sī感知ê主體無全，感官類型感知ê sī外在ê世界——電視、娛樂表演、料理等等……，直覺類型感知ê主體sī內在ê世界，這並無代表刺激來自內在，只sī刺激轉換做對內在ê世界ê感受，iā tòh-sī親像欣賞名畫、感受音樂、閱讀文學作品時所產生ê對內心ê感動。

非理性功能並無代表失去理性，只sī代表看待事物ê方式通常無經過邏輯ê步驟，大部份攏sī直覺ê判斷。

主要功能（優勢功能）、輔助功能（第二功能）kap劣勢功能（第四功能）：

一般人面對四種功能攏會有一種「主要功能」，意思sī此人慣習、主要進行心理活動ê方式，但sī這並無代表一個人只會當有一種功能類型。

社會ê要求迫人愛先拚力佇生本就有ê最佳能力功能，予伊得到分化，抑是確保伊佇社會得到上大成就ê功能會當得到分化。

（Daryl Sharp 2012：28）

一般人會有一種主要功能，tòh-sī發展較好ê功能，全時iā會有「輔助功能」（有時稱呼做第二功能），輔助功能ê特性kap主要功能無全，目的sī為tiòh彌補主要功能ê缺失，所以當主要功能sī思考時，輔助功能就會sī直覺áh-sī感官，意思tòh-sī理性做主要功能時需要非理性ê輔助，非理性做主要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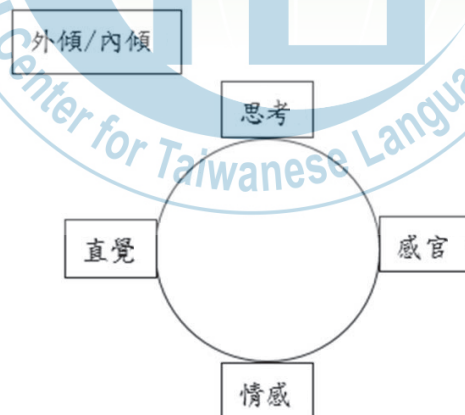
能時iā sī全款ê道理。

佇理性áh-sī非理性各自ê兩種功能類型當中，只會有一種做為主要功能，另外一種bô-hoat-tō當做主要功能，iā bô-hoat-tō做輔助功能，可比講主要功能sī思考時，輔助功能就袂使sī情感，這時ê情感功能tòh-sī「劣勢功能」（第四功能），這並無代表情感功能消逝，只sī無覺察爾爾。

人不必然會完全忽略kap劣勢功能相關ê知覺抑是判斷。舉例來講，思考型ê人可能會知影自己ê感受（只要in有內省ê能力），毋過in袂傷過重視感受；in會否認遐ê效力，甚至會講家己袂受著影響。（Daryl Sharp 2012：33）

下面就用圖形表示，會當看出思考kap情感、直覺kap感官sī對立ê功能：

圖表1. 榮格人格類型學，4種人格類型對照圖



3. 〈廟庭〉、〈月夜〉 kap 呂赫若

3.1. 〈廟庭〉、〈月夜〉 ê 背景

3.1.1. 〈廟庭〉、〈月夜〉 劇情簡要

呂赫若 ê 〈廟庭〉 kap 〈月夜〉 採用前、後篇 ê 方式表現。女主角翠竹翁婿死亡 koh 再嫁，結果 siū-tiōh 大家 kap 小姑 ê 苦毒，去探聽夫家 ê 背景以後才知影 ka-kī ê 翁已經娶過七個女人，因為受苦翠竹逃轉到外家十幾改，但是翠竹 ê 阿爸因為傳統 ê 價值觀 kap 嫁妝 ê 關係，ài 翠竹繼續受苦，無顧翠竹母親 ê 要求。最後決定由翠竹 ê 表兄—男主角全福（我）陪同翠竹轉去外家講和。結果 tī 講和 ê 過程，全福 sùi-chāi 大家 kap 小姑攻擊翠竹，soah 引起翠竹 ê 反擊，結果造成激烈 ê 場面。因為阿舅 ê 命令，全福只好 kā 翠竹留 tī 夫家，最後 tī 全福轉去 ê 時，傳來消息翠竹 hō lang 逼 kàu 投水自殺。全福望 kiⁿ hōaⁿ-piⁿ pēⁿ-jiōk ê 翠竹，腦中浮現阿舅 ê 形影，毋知影 beh 按怎辦，koh-lâi 小說 tō 結束 ah。

3.1.2. 小說 〈廟庭〉、〈月夜〉 創作背景

1942年自日本轉來台灣以後，呂赫若檢視台灣 ê 封建體制 kap 傳統道德觀，透過小說 ê 創作呈現，開始使用 koh 較濟女性觀點來寫作。甚至有女性為主角 ê 小說產生。做為呂赫若日本轉來以後大量創作 ê 產物，〈廟庭〉、〈月夜〉 這兩篇描寫女性悲哀 ê 小說採用同一个故事分做前、後篇 ê 方式呈現，其中 ê 女主角翠竹 tòh-sī tī 傳統封建社會當中因為傳統道德觀犧牲 ê 女性，翠竹綴 tiōh 劇情 ê 進行 ū 明顯 ê 人格變化，tùi 〈廟庭〉 kàu 〈月夜〉，翠竹不時攏展現 ka-ki ê 人格，另外，男主角我（全福）無所作為，軟洪 ê 旁觀形象 koh sī 另外一个人格。

3.1.3. 〈月夜〉 ê 產生經過

自 〈廟庭〉 發表以後，經過將近半年 ê 時間，續篇 〈月夜〉 chiah 寫成。

兩篇作品距離 174 天 ê 時間才發表，〈廟庭〉 kap 〈月夜〉 敢 sī 一定 bô-hoat-tō 分開來看？筆者心內產生這個問題，筆者 tī 這節 siūⁿ-beh 探討 這其中 ê 可能性。

透過翻讀《呂赫若日記》（呂赫若著、鐘瑞芳譯2004），筆者發現有真濟細節tāt-tit深入，下面sī一寡tī日記內底ê發現。

1942年1月9日呂赫若tī日記寫tiòh：「想著短篇小說ê好主題；翁婿——受過教育ê查埔人。牽手——舊式教育ê女人。描寫期間所發生ê新舊之爭。」（呂赫若1942），經過兩工以後，1月11日ê紀錄：「構思短篇小說〈月夜〉。」、「愛定定創作，必須愛一篇接一篇寫。」（呂赫若1942）

呂赫若出現有關新小說想法以後，三工ê時間，〈月夜〉就開始書寫。雖然小說情節內翠竹、全福兩人有血緣關係，kap新小說夫妻ê設定無全，但sī有關「新舊」ê衝突設定煞真sio-siang，1月11日ê紀錄以後iā沒有類似設定ê小說koh出現。綴tiòh這個發現，筆者開始深入思考。

3月16日ê日記呂赫若寫：「共短篇小說〈月夜〉付之一炬。雖然是已經三十張ê心血，煞感覺無滿意。想欲寫閣較像台灣人生活ê、袂識古ê小說。有台灣色彩ê作品……」（呂赫若1942）

現在會使看tiòh ê版本，〈月夜〉sī照〈廟庭〉ê設定接續寫，但是彼時ê〈月夜〉實際書寫ê內容已經無通稽考，假使講這時出現ê〈月夜〉一開始並無beh做〈廟庭〉ê續篇，sī以男女主角做為夫妻來設定ê新小說iā sī有可能ê。

這篇第一版ê〈月夜〉因為呂赫若向望ka-kī會當寫出koh較有台灣味ê作品所以燒掉。所以筆者認為，呂赫若為tiòh beh寫出這款作品，煞接tiòh〈廟庭〉重新創造〈月夜〉，最後才寫成現在ê內容。

透過提供這種可能性，咱會使對小說〈月夜〉kap〈廟庭〉之間ê關係有koh較豐富ê想像，增加小說khah濟研究ê空間。

3.2. 呂赫若創作ê選擇

3.2.1. 呂赫若作品發表所在ê選擇

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日本政府tùi「國民總動員法」以後，tī日本推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殖民地台灣iā受到直接影響。（林呈蓉2010：20）自彼陣開始，台灣政治環境就kā「皇民化」當做主要方向，kâng-sī透過皇民委員成做政治角色進行「文化工課」，台灣人ê身份行向皇民化。

1941年（昭和16年）4月19日皇民奉公會成立，政府開始thui-sak「國家奉仕第一主義的國民生活」。（林呈蓉2010：122）

全年2月11日政府kā台灣當時唯一ê台灣人媒體《台灣新民報》改做《興南新聞》，受皇民化運動風潮影響，《興南新聞》ê經營ke-kiám ē 影響。

3 kò月後，1941年5月27日張文環主辦ê《台灣文學》創刊，呂赫若發表新詩〈謹呈陳遜仁君靈前〉kap〈我思我想〉，以後，tû-liáu 1943年發表ê〈一年級新生〉，呂赫若就無koh tī《興南新聞》發表任何小說類型ê作品--ah，這ê現象對照皇民奉公會成立後呂赫若選擇發表作品ê所在——第一篇〈財子壽〉tī《台灣文學》，第二篇〈廟庭〉tī《台灣時報》，攏koh加明顯其中ê差別。

筆者認為，呂赫若因為以早發表作品ê《台灣新民報》性質轉變，koh加上熟似ê張文環主辦、以台灣作家為主、注重台灣ê《台灣文學》創刊，日後選擇發表ê所在就因為án-ne產生轉變。

3.2.2. 呂赫若kap《台灣文學》

Chū呂赫若對東京轉來台灣以後，i所發表ê小說就有誠大ê變化，以往類似《台灣女性》彼款以知識份子男主角、都市女性書寫ê作品消失，取代ê sī像〈財子壽〉、〈廟庭〉這類以傳統封建社會為主體、描寫台灣文化ê小說。

對〈台灣女性〉到〈財子壽〉，中間經過ê時間，tī過程當中呂赫若敢有受到啥物影響？

筆者tī《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內底找tióh這其中ê關聯性：「我想這個謎題的解答之一，可能在黃得時的〈台灣文壇建設論〉之中，……。黃得時的這篇評論和發表在次號的中村哲的評論都有很重要的內容，決定了後來《台灣文學》的編輯方向。」（垂水千惠1998：149）為tióh koh進一步研究，筆者oát-thòk〈台灣文壇建設論〉ê原文，beh揣出黃得時先生ê論述：

現在、台灣で文學をやっておる人々を見ろに、大體、二つの型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一つは、中央文壇に進出せんがたの、台灣を踏台とするものと、中央文壇を全然顧慮に入れず

、專ら台灣で獨自な文壇を建設してその中で作家が作品を發表して自ら楽しむと同時に、台灣全般の文化の向上發展を計らうとの二つがある。(黃得時1941)

(現在，綜觀tī台灣從事文學ê人，大概上會當分作兩類。一種sī為tiòh beh進入中央文壇，kā台灣當做跳板ê人。另外一種sī完全無咧管中央文壇，專心tī建設台灣ka-kiê文壇，作家本身iāi發表作品感受快樂ê全時siū"方法予台灣文化全面發展ê人。
(本文作者台譯)

垂水千惠發表ka-kiê意見，提出《台灣文學》脫離西川滿ê影響勢力以後，「巧妙ê——或者被迫——利用『振興地方文化ê國策名義』。也就是講，伊假借大政翼贊會企劃局文化部打出來ê方針，為《台灣文學》ê創刊意義背書，煞暗中kā核心部份ê理論移花接木ah。」這種種ê環境因素¹，可能影響tiòh呂赫若自〈台灣女性〉以前到〈財子壽〉以後會有遐爾大ê寫作風格ê轉變。

《台灣民報》ê轉變致使呂赫若選擇《台灣文學》發表作品，kâng-sī黃得時koh發表〈台灣文壇建設論〉，建立《台灣文學》主要方向。這種種ê因素，加上當時台灣文學界ê風氣，就有可能影響呂赫若ê寫作心態，tī遮引用呂赫若tī 1942年3月6日ê筆記做對應：「……。試看覓讀《台灣風俗志》。咱敢若袂記得愛去認捌咱家己風俗ê優點ah，拯救伊！」(呂赫若1942)

Lēng-gōa，黃得時所確立ê「建設台灣文壇」，對呂赫若本身來講iā sī一種鼓勵性質ê「壓力」，tō親像垂水千惠所寫：

¹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p.150-151。其中垂水千惠針對移花接木ê說法提出解釋：「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行ê《台灣新民報》第一版刊出總督府對台灣大政翼贊會ê看法，文中講到台灣ê贊助運動共「台灣立場獨特，乃立足於特殊狀況」ê因素也列入考慮。因此，黃得時佇論文中有意落勾地方文化振興運動ê核心部份——「日本正統文化」，若欲講是伊個人ê意念，不如講是「地方性」袂當無kap「異文化性」扯上關係ê台灣整體所需要ê一種修辭學。」(垂水千惠1998：155，註解15)

雖罔伊心中一直圍壘當初寫《台灣女性》時開始探討ê近代自我問題，不而過就親像耀動用「孝道」ê假面具隱瞞伊ê近代主義者真面目全款，呂赫若家己也用確立台灣地方文化ê使命感，隱瞞近代自我ê問題無？！（垂水千惠1998：151）

3.2.3. 身為皇民知識份子

日本政府打擊日本左派份子ê動作tī三〇年代初期開始，tī這個過程日本重要ê無產階級文學領導者小林多喜二hō lāng掠去殺掉，致使日本左派運動受到打擊，日本左派文人tī政治力量ê強逼下，開始發表所謂ê「轉向宣言」（李文卿2012：35）。這寡人有ê包括文學家，其中有ê日後成做建設日本大東亞共榮圈ê一份子。

Koh進一步，這個氣象iā漸漸轉移到台灣。

不而過時間來到呂赫若自日本東京轉來台灣，hit時ê台灣早tō已經sī ū楊逵、張文環、龍瑛宗等等「國語」作家成做主流ê文壇，iā不免有文人間，對台灣文學界、文化界走向ê論爭²，這必然嘛kā作家群牽涉tī其中。³

不而過tī不斷論爭當中，政府ê政治力量終其尾ū上大ê主導權。

接續頂一篇所講tió h, tī《台灣新民報》改組，《台灣文學》創刊以後，台灣文壇漸漸走向台灣文化本位，不而過全時日本iā當咧經歷中日戰爭以來大東亞共榮圈ê建立kap皇民化運動精神khí-éng ê狀態。林至潔認為：「呂赫若這時ê寫作主題受著時局限制，無法度親像早時寫抗議本土貧農受壓迫ê小說，主要原因是一九三六年日本發動中日戰爭前暗，台灣總督府情報課透過全島警察嚴格管制台灣知識分子思想。」（林至潔1994：52）

有關日本方面sī用按怎樣ê態度看待彼當時ê台灣人，咱會使參考柴田廉ê《台灣島民の民族心理学研究》這本冊，其中對台灣人予日本人殖民了後ê心理變化有一寡論述：

² 柳川浪花tī〈淋しき昭和十二年の本島文藝界〉（《台灣公論》1938.01）主筆批判當時擔任《新民報》文藝欄編輯ê黃得時，後者tòe-bóe發表〈冬眠を貪るな台湾の作家達よ〉（《台灣新民報》，1938.01.01）向望振作彼當時ê台灣文壇。（李文卿2012：40-42）

³ 「戰事發展，佇「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嚴格執行ê時……，閣再講伊（tī chiah 指呂赫若）……，當然難逃日本當局ê徵召。」施懿琳、許俊雄等（2001），頁184。

さて台湾人が彼等の暗黒時代を脱出して多年の不安恐怖から免れ生活の安定を得て本来の性情復歸しに結果，台湾人は此處に初めて自己の傳統，自己の歴史を回顧するの餘裕を生じ民族精神本来の生活を求むるやうになった。（柴田廉1923：49）

（現在，由於台湾人擺脫了黑暗時代，避免了多年ê焦慮和恐懼，獲得了生活ê穩定，並恢復了性情，因此台湾人第一次回顧了自己ê傳統和歷史。並有餘裕開始尋求民族精神ê生活。（本文作者台譯））

會當發現，雖然柴田廉sī ka-kī站tī「解救者」ê角度，認為台湾人因為日本統治脫離烏暗時代，才有精神走揣民族文化，不而過台湾人iā開始有民族精神kap追尋文化ê現象產生。

Tī這欸情形，台湾ê知識份子一定會感受tiōh壓迫，就kap林呈蓉tī《皇民化社會的時代》所引用日本女性解放運動家市川房枝ê觀察相像：「遮ê台湾在地階層ê態度是壓抑而且消極ê。」⁴（林呈蓉2010：210）

不而過，這種高壓政策kap國家方針主義並毋sī干焦只有負面ê影響，「日本政府推動知識份子，想欲藉著知識份子ê力量動員島民，致使島民ê奉公意識閣較堅定。」（李文卿2012：109）

對殖民者kap殖民地作家來講，這種共同體ê營造政策會當講是意外ê互利政策。對於殖民地作家來講，地方文化提供寫作ê糧食，除了推動台湾文壇發展閣會當協力政局。

（李文卿2012：104-105）

M̄-koh就算按呢，tī規个大環境beh從事文學iū-oân有高壓ê氣氛，相對頂一節所述，筆者認為日本政府降tī台湾作家群頭頂ê sī「負面」ê報頭，sī全

⁴ 這是林呈蓉佇伊ê著作中所引用日本女性解放運動家市川房枝ê觀察，內容來自宮崎直勝；《寺廟神の昇天——台湾寺廟整理覺書》，頁1-3。筆者註：遮ê在地階層sī指知識份子。

島作家以其為中心周旋ê政策風颶，就算tī這個時期負責擔任台灣成做南進基地角色ê皇民奉公會有i ka-kī無全內地ê獨立性，煞áh-sī bē脫離i本身成做大東亞共榮圈幫贊出力ê定位。

3.2.4. 雙重壓力中間ê呂赫若

Tòh-sī tī按呢受tiòh壓迫iū-koh充滿理念ê台灣文學界，呂赫若先後寫出〈廟庭〉、〈月夜〉，成做日本戰爭時期體制下ê台灣文壇兩篇以台灣做背景ê重要小說。

探討頂節所論述ê過程大概會使發現，這時ê呂赫若創作ê心態已經kap以早無全，戰爭時期ê創作受嚴重ê壓迫，siāng時，煞iā sī呂赫若對ka-kī有積極期待ê時期。

台灣文壇kap台灣文人創作ê方向，大東亞文學kap國家奉仕主義方針、皇民鍊成運動……等等，tòh-sī這欒崎嶇ê寫作路途，予筆者認為呂赫若這時ê創作背景sī真豐富、真多樣ê，tī按呢ê時代之下，〈廟庭〉、〈月夜〉áh-sī親像〈財子壽〉等等全時期ê作品，就有koh較大ê可能性，毋干焦只sī表面上所會當分析ê模樣，作者本人tī小說文字之中iā會包含內心pēng-bō直接說明ê情感。

4. 〈廟庭〉、〈月夜〉ê角色人格分析

4.1. 男主角全福

Tī小說ê情節當中女主角翠竹受tiòh親家ê苦毒kap折磨所以對外家走離轉來到家鄉，男主角全福受tiòh翠竹老爸（iā sī全福ê阿舅）拜託解決這個問題，面對這個問題時，全福有兩條路選擇，第一sī到翠竹ê夫家向對方提出離婚，若sī按呢做就會使幫助翠竹脫離夫家ê折磨，m̄-koh會影響翠竹kap阿舅家族ê名聲，全時「三百圓的陪嫁金與日用家具。」iā等於sī送予別人，所以第二個辦法tòh-sī去講和，代替阿舅這pēng ê家族向翠竹夫家請罪，這iā代表翠竹會繼續受苦。

全福最後選擇阿舅ê立場——為tiòh家庭名譽kap金錢hō翠竹繼續受苦，小說對全福內心ê描述當中會使明顯看出其實全福m̄ kan-na一改對翠竹表示

同情，jī-chhiáⁿ對翠竹ê感情koh強烈到siūⁿ-beh透過koh一改ê結婚解救i：

「現に翠竹を見、さうして女が滅されるのはたまらぬことだ、何故女はそんなに弱いのだらうかと聲に出さないほどだった。」（實際上看tiòh翠竹，bô-hoat-tō忍受女人按呢予虐待，不禁siūⁿ-beh講出為啥物女人遮爾軟弱？）

「翠竹を救ふためならば彼女と結婚してもいい。今の妻を離縁してもい、と心で呟くほど私は甘い感傷に浸った。」（只要kap翠竹結婚就會使救i矣。我去予甜蜜koh感傷ê心情浸透，不斷自語beh離開現在ê妻。）⁵

甚至sī全福面對翠竹翁婿時，iā因為一時憤怒煞對翠竹翁婿直言，產生下面這段對話：

「それを超然と知らね顔で唯老母の與へてくれるままに妻と同衾するものとせば、それはまるで女郎買ひと同じではないか、」（假做一款超然ê態度，清彩老母按怎做，按呢毋sī kap牽手做伙，根本tòh-sī買查某--mah!）。

全福講出這段話ê結果tòh-sī對方離開現場去到二樓，顛倒sī翠竹大家kap小姑規腹火。

為tiòh beh按照阿舅ê指示完成講和，所以koh出現全福對大家kap小姑請罪ê情形：

「いや。私が悪かった。あやまります。悉く私の獨斷からで別に翠竹に教へられた理ではないんですから。」（毋sī，sī我ê毋tiòh。我kā恁會失禮。一切攏sī我ê獨斷，絕對毋sī翠竹kā我講ê。）

如此反覆ê全福致使講和ê場面koh-khah亂，tī大家kap小姑ê咒罵愈來愈超過，全福ê態度愈來愈軟時，翠竹終於爆發，大家kap小姑iā因為翠竹ê反抗，憤怒koh加強烈，場面最後bô-hoat-tō控制。

探討其中ê原因，到底sī因為啥物全福才會如此遵守舅家ê指示，無反顧翠竹遭受ê痛苦，甚至ka-kī遭受侮辱iā愛賠罪講和？一切敢lóng-sī因為家族ê名譽kap金錢ê利益？筆者tī這節採用榮格分析學派當中ê人格分類系統，採用全福矛盾ê表現kap內心ê滾絞作為線索，透過人格特性替全福這個角色分類。

⁵ 以下引用呂赫若〈廟庭〉、〈月夜〉ê原文後壁攏會附上筆者翻譯ê台語版本。

4.1.1. 全福ê人格類型—外傾情感型（the extroverted feeling type）

外傾情感會盡可能脫離主觀因素，予家己完全服從客體ê影響。就算講伊看來無受著具體客體ê限定，猶是會信服傳統抑是普遍予接受ê某種價值。（Daryl Sharp 2012：68）

頭前講tiòh外傾類型ê人會依照外在世界ê價值觀改變ka-kī ê行為，tī榮格所分ê八種人格類型內底，外傾情感型koh較明顯，這sī因為情感類型ê人毋干焦只sī順應共同ê價值觀行動，有時koh會專注tī單一客體，按照單一客體ê情感、條件做出判斷，Daryl Sharp用外傾情感型ê女性選擇結婚對象ê判斷標準舉例：

愛「適當ê」查埔人，而且敢若愛一ê；伊適合ê原因毋是伊符合彼此掩揜ê主觀本質（伊對遮通常毋知半項），卻是因為年歲、地位、收入、體型kap伊ê家庭受尊重ê情形等等來看，符合所有合理ê期待。（Daryl Sharp 2012：69）

雖然tī小說內底ê女性sī翠竹，但sī主要kap翠竹夫家談判ê人sī全福，代替翠竹會失禮ê人iā sī全福，翠竹將來sī毋sī愛繼續tī夫家iā sī全福會當影響ê，tī這種情形下，全福等於sī翠竹ê代替，sī全福代替翠竹選擇i ê翁婿，koh來加上全福本身ê外傾情感型影響，致使i考慮到翠竹夫家ê條件、i翁婿ê職位、翠竹本身離婚ê經驗等等，最後kā翠竹留tī夫家，按呢做雖然會製造全福內心同情翠竹kap必須考慮外在現實兩者之間ê衝突，但sī最後全福áh-sī以符合外傾情感型表現ê方式行動。

毋過小說當中全福iā-ū一寡kap外傾類型顛倒，屬於內傾類型ê特質，這表現tī全福回憶小漢時kap翠竹兩人之間，tī這段會當發現彼時ê全福雖然sī表兄，m̄-koh面對廟庭ê鬧熱情景sī感到排斥ê，顛倒sī身為表妹ê翠竹對鬧熱ê所在koh較有興趣：

それは初めて母に連れられて關帝廟の祭祀を觀にきた時のことであつた。あまりの人出におち氣ついた私は、舅父の店先に椅子を置いて母の肩先に摑まりながら立って眺めてゐたが、そこへ人波の中から翠竹が現はれて來て私の手を引張つたのである。翠竹は赤い衫を着て、桃色の布鞋をはいてゐた。

(彼sī上早母親恚我來看關帝廟祭典ê代誌矣。傷過注意人來來去去ê我，tī阿舅ê店頭囡一liáu椅仔，hōaⁿ咧阿母ê肩胛頭倚佇椅仔頂看頭前ê人群。翠竹出現tī人群當中，我ê手去予i換去。i穿紅衫配桃仔色ê鞋)

透過回憶當中，全福kap翠竹兩人之間ê對話ia表現出全福面對人群ê驚hiáⁿ懼：

「兄ちゃん。行かう、面白いよ。」

と、翠竹が言ったが、私は益々怖くなつて母にしかみついて離れなかつた。」

(「阿兄！行啦。足趣味喔。」翠竹講。我益發驚hiáⁿ，掠tiòh母親ê手毋離開。)

這kap外傾類型ê人sī顛倒ê，遠離人群jī-chhiáⁿ相對安靜，sī內傾類型ê特質，榮格認為毋管sī外傾ê人ah-sī內傾ê人，tī潛意識內底攏會潛藏相反ê類型⁶，這種隱藏ê類型會tī特殊ê時陣發揮。所謂ê特殊時陣，tī小說內底tòh-sī全福囡仔時代回憶，夢境、回憶tī心理分析大多數代表潛意識ê浮現，潛意識一般時陣sī bô-hoat-tō覺察ê，小說內底全福回憶ê ka-kī顯示i潛意識內底ê內傾類型，這ia解釋為啥物大漢以後ê全福、翠竹kap童年時代回憶內底ê形象有無

⁶ 詳細見《榮格人格類型》(Daryl Sharp著、易之新譯2012)第一章「榮格類型學簡介」當中ê「潛意識ê角色」，內文當中講著「奧秘ê質地(numinal accent)意義，而且說明潛意識如何影響人格類型ê表現。

全ê性格表現。

隨tiòh小説ê情節，咱會當發現因為時間ê演變，人ê成長，致使細漢時全福kap翠竹ê角色tī大漢以後互相交換，無論這sī因為翠竹身為女性、社會強加予I ê改變，ah-sī潛意識kap意識之間ê顯示，攏代表全福kap翠竹兩人之間ê性格sī無全ê。所以進一步，tī後一小節筆者beh來探討女主角翠竹ê人格類型。

4.2. 女主角翠竹

頂一個小節ê對象sī男主角全福，chit-má beh來替女主角翠竹做人格類型ê探討。代先翠竹tī小説當中ê外在形象變化sī比全福koh較明顯ê，tòh-sī英國小說家愛德華·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tī《小說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內底提出ê「圓形人物」（round character）角色。

〈廟庭〉、〈月夜〉兩篇小説，翠竹iā-ū轉變，一開始tī〈廟庭〉內底ê翠竹sī鬱悴、痛苦ê、毋願透露ê，甚至全福第一改kap翠竹見面時，koh有病人ê形象：「翠竹は少し身をかゝめて私の前を通り過ぎると、ひどく元氣がなささうに、いかにも病んでゐるらしい足どりで、それつきり振り返りもせず歩いて行ったのである。」（翠竹略略探身經過我ê面頭前，用誠無精神、敢若致病ê腳步，頭iā毋幹ê向前行。）

除了第一印象以外，koh有第兩改ê強調：「ひどく病人らしい歩きぶりであった。」（行路ê神態親像病重ê病人。）

Tī翠竹阿爸（全福阿舅）要求翠竹kā內心ê想法講出來時iā選擇恬靜：「すると、翠竹はさつゝ顔色を赤らめ、口を緘んで哀願するやうに私を見つめた。」（翠竹馬上就滿面紅，喙扁緘，凝視我敢若咧哀求全款。）

後來甚至用大聲哭ê方式表達內心痛苦，不而過猶sī無做出口頭上ê回應。但sī一但進行到〈月夜〉時，翠竹面對夫家就開始有強烈ê反抗：「一瞬、意外に激しい翠竹の劍暮に姑までが呆然としたが、」（一目nih，連大家攏去予翠竹意料之外ê氣勢驚到戇去。）

翠竹因為憤怒所以對夫家ê大家kap小姑一口氣講出所有ê不滿，不論這sī因為全福ê軟弱ah-sī翠竹ka-kī忍耐ê極限，攏顯示翠竹tī這兩篇小説之間ê變化。

全福kap翠竹ê痛苦攏sī內心kap現實之間ê滾絞，但sī全福面對ê痛苦sī選擇ê痛苦，翠竹面對bô-hoat-tō選擇ê痛苦，面對苦毒ê夫家kap家族ê名聲，全福選擇犧牲翠竹，但sī翠竹ê心內無願意接受這個結果，所以最後造成i beh跳河自殺ê結果。

因為身份、性別kap社會價值觀ê影響，致使毋願接受吞忍ê翠竹必須反抗，這就kap全福ê處理方式sī完全無全，但sī到底sī啥物造成翠竹做按呢ê選擇，做出最後ê行為，下面筆者想beh用人格分類法揣出其中可能ê原因。

4.2.1. 翠竹ê人格類型—內傾情感型（the introverted feeling type）

內傾kap外傾類型ê分別tī頂一節已經有初步ê說明矣，下面會針對內傾類型、內傾加上情感類型ê變化做出較詳細ê探討。

這個類型（內傾類型）ê人可能會講：「我知影如果我按呢做，會予我ê阿爸上大ê快樂，毋過我就是袂用彼ê方式落去想。」（Daryl Sharp 2012：89）

內傾類型ê人面對外在所做出ê種種選擇攏必須要通過主體（本身）內心ê檢視，致使i最後做ê選擇攏sī無反背內心ê。

這種基本類型ê特性若使用情感類型ê思考方式，互相配合就會產生內傾情感型。內傾情感型ê人「大多數恬靜、歹接近、歹了解；定定隱瞞佇幼稚抑是平庸ê面具後壁，而且in ê氣質有憂鬱ê行向。」（Daryl Sharp 2012：103）

這就kap翠竹一開始tī〈廟庭〉所表現ê形象類似，配合最後翠竹消失，tī月光照ê暗時逃到關帝廟ka-kī一个人哭，予所有ê人揣伊ê表現，雖然bô-hoat-tō直接肯定sī幼稚ê行為，不而過這種行為已經sī內傾類型面對威脅會有ê動作，iā sī以主體做為判斷根據才會有ê行為，有關面對威脅，逃離到另外一个所在，這部份iā會使連接到為啥物翠竹最後會選擇自殺ê原因。

4.2.2. 翠竹ê自殺

翠竹選擇自殺ê原因，主要會使看做sī無願意面對夫家ê苦毒siūⁿ-beh逃離又koh因為全福kap家族ê決定bô-hoat-tō轉來到外家，必須繼續留tī夫家受苦，一時間對ka-kīê處境失去了希望，in-ūī悲苦ê情緒跳河。

內傾類型ka內心轉向面對內在ê世界，ia表示內傾類型ê人上注重tóh-sī主體ê感受，較少會因為客體（外在）ê環境改變選擇，jī-chhiáⁿ因為主要ê想法攏sī依照主體，自然就會有自我防備ê傾向，所以內傾類型ê人需要一個安身ê所在，予主體面對有威脅ê客體時會使選擇逃避客體，轉來到主體ê「避難所」，這會使sī實際上ê厝、公寓甚至sī只有ka-kī知影ê樹林等等，ia會使sī內心所創造ê世界。

伊家己ê世界是安全ê避風港，是高牆圍繞、仔細照料ê花園
……（Daryl Sharp 2012：90）

佇伊ê世界內底，伊會感覺自在，遐會有ê改變攏是來自伊家己。
（Daryl Sharp 2012：94）

一般人ê內心「避難所」攏sī ka-kīê厝，大概ia sī父母、親情做伙ê所在。事實上，一般嫁出去ê查某团若tī夫家受到啥物委屈，大概ia會轉來到外家揣求庇護，尤其sī內傾類型會ka原本ê家當做內心上注重ê「避難所」，這時陣外家ê重要性就得tiōh足大ê提升矣。

小說當中ia提到翠竹已經有真濟改轉來到外家揣求安全：「翠竹がこうして歸って來たのは唯の一回や二回ではない、もう十數回になる、」（翠竹按呢轉來厝裡毋sī一改àh-sī兩改，已經sī十幾改矣。）但sī tī〈廟庭〉最後舅父（翠竹爸）無顧舅母ê反對，強硬替翠竹決定留tī夫家向夫家ê人求和，全福ia表示贊成，這就造成翠竹內心ê「避難所」崩去，所以一時間翠竹無所在庇護，只好逃離到關帝廟內底，會使講這sī第一改ê崩壞。

接續到〈月夜〉，tī全福kap夫家談判ê過程，全福因為遵守阿舅ê指示所以真正beh kā翠竹留tī夫家，翠竹因為無願意接受，一時憤怒所以對夫家ê

大家kap小姑正面起衝突，頭前講到內傾情感類型攏sī安靜ê，看起來可能會
有矛盾，但sī因為考慮到內傾類型sī非常重視ka-kī ê意願，所以面對這種強
逼ê場面，內傾情感類型ê人iā sī會為tiòh保護ka-kī ê內心所以做出反抗，平常
時ê安靜kap歹接近只sī人格ê自然表現，毋sī故意表現。

Tī翠竹kap夫家正面衝突以後ê結果tòh-sī翠竹予翁婿搨喙賴，大家iā利用
民俗ê力量恐嚇、詛咒翠竹，這時全福ê做法tòh-sī會失禮、求和，後來ê過程
小說並無詳細交代就跳到全福等公車ê場面，koh來tòh-sī接收到翠竹beh去自
殺ê消息矣。

轉來到翠竹選擇自殺背後ê原因，tī〈廟庭〉最後ê部份已經透過內傾類
型特性說明第一改「避難所」ê崩壞kap翠竹ê逃離，接續到〈月夜〉時，這
種崩壞ê感覺koh因為翠竹受到來自夫家ê更加強烈ê虐待所以加強。

雄雄翠竹bô-hoat-tō忍受來自夫家ê虐待，全時外家iā bô-hoat-tō收留，唯
一講話支持ê母親iā必須愛按照父親ê指示，tī這種強烈ê苦難當中翠竹失去
失望，內心ê「避難所」完全崩去--ah，感覺ka-kī已經無安身ê所在，最後為
tiòh保護內心所以選擇外在ê消亡，iā tòh-sī跳河自殺，這iā解釋為啥物翠竹無
選擇逃離夫家甚至sī外家一个人重新生活，因為「內心」已經失去了「安
全ê家」，這對內傾類型ê人sī上大ê驚hiāⁿ，為tiòh保護內心世界，死亡可能
tòh-sī內傾類型最後ê選擇。

5. 月娘tī〈廟庭〉、〈月夜〉ê象徵意義

5.1. 呂赫若kap「月娘」ê文化背景

Tī小說當中「月」ê形象一直浮現tī讀者眼前，無論sī〈廟庭〉安排「月
光下ê翠竹」做結尾，áh-sī〈月夜〉直接表示「有月ê暗暝」做標題，加上
〈月夜〉全篇不時有月ê形象描寫，甚至連翠竹跳河自殺ê時iā-sī選擇「水波
粼粼，鮮明地映出一輪明月」ê河流，觀察到這個現象，予筆者選擇探討
「月」這物tī〈廟庭〉、〈月夜〉兩篇小說當中ê象徵意義。

語言做為文化ê載體，予語言本身不只sī干焦有溝通（書面溝通、對話
溝通）ê意義，iā-ū展現自身文化內涵ê功能，呂赫若成長ê環境sī日本統治台
灣時期，彼時台灣ê使用語言，普遍sī各族群ê母語、台語kap日語，彼時台

灣ê社會環境、日常生活濟濟使用台語，加上呂赫若本身sī客人，tī成長過程koh再受日語教育，所以呂赫若使用「月」這個詞，背後受tiòh作者本身多元ê文化意涵影響，予作者對「月」這個詞ê sióng-siōng真chē。

5.2. 榮格心理學派ê象徵物語詞研究

全款tī心理學ê研究，榮格iā採用分析語詞意涵ê方式對各種案例做探討，tī榮格心理分析ê過程當中定定會採用西方神話學kap象徵物拉丁語詞意涵ê角度來分析，長期tī榮格身邊共同研究ê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iā慣習分析象徵物ê語詞意涵。⁷

對西方心理學來講，心理ê意象會透過象徵物表現，其中普遍出現ê象徵物攏sī一般人會接觸著ê神話、傳說當中ê物件，這寡流傳ê故事會tī聽者ê腦中形成一定ê影響，進階影響tī象徵物ê表現，閣因為榮格sī西方（歐洲）ê研究者，大多數西方（特別sī歐洲）ê神話、傳說攏sī對希臘、羅馬發展kap變形ê，加上文本sī使用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languages）拉丁語做書寫媒介，所以榮格自然就會tī案例當中分析拉丁語kap西方神話其中ê關係。

若以Sapir-Whorf（語言相對論）ê假設，閣會當進一步說明：「人思考ê方式會受語言結構影響，反映佇生活kap文化，文化決定in ê 語言，語言決定in對世界ê想法kap經驗。對語言、思考模式 kap文化關係。」（鍾榮富 2005：291）

筆者認為類似ê分析模式，可能會使應用tī呂赫若成長背景接觸著ê客語、台語ê情形，下面ê小節就針對榮格心理學派語詞分析應用tī「月」ê過程做出講解。

5.3. 客語、台語ê「月娘」語詞對比

筆者tī探討台語kap客語ê「月」有啥物意涵ê時陣發現客語、台語ê「月」有類似ê所在。為tiòh詳細整理我ê發現，筆者選擇用客語、台語2種角度探討「月」佇小說當中可能ê意涵。

代先以台語ê角度，一般台語ê口語使用當中，若稱呼「月」，大概攏sī hō-chò「goèh-niû」。「goèh-niû」這ê詞當中就有「娘/ niû」chit字，這種陳

⁷ 類似探討象徵物拉丁語詞ê手路iā大量使用佇Marie-Louise von Franz ê研究，親像《永恆少年：從榮格觀點探討拒絕長大（The Problem of the PUER AETERNUS）》等等著作。

述式（述說式）合成詞予月娘ū「陰性氣質」。

對照這個講法，tī客語內底iā會使揣tiòh對應。根據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客語ê月娘會當唸做ngied gong' / ngied fa'，tī chit-má ê客語標準用字內底漢字iā sī寫做月光 / 月華。

「ngied gong'」這兩字，若照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ê發音『釋義』tòh-sī『月亮』兩字，koh來對照「gong'」可能ê意思，「gong'」ê發音就kap客語ê「光」全款，「gong'」指「光」的意思。

「ngied fa'」照字翻譯sī「月華」，意思sī『月亮』，「月」這ê詞結合，「fa'」、「gong'」兩字會使予「月」有「閃爍光芒」ê意涵。

這款ê手路就kap台語「goéh-niū」ê字詞結合全款sī「陳述式（述說式）合成詞」，只是 kā「niū」改做「gong' / fa'」niā-niā。

毋過也有學者認為使用「月」這ê詞，本身就有陰性意涵：「『月亮』象徵母性，是體貼、溫柔、細膩kap思念ê交仗，予客家人賦予交易又闊富足ê想像力。」（黃彥菁2009：7）

語言所具備ê單詞往往攏有i背後ê意義，遮ê意義有當時koh會使配合到人類ê認知，有時陣心理學ê分析iā會採用某一个物件tī語詞結構ê語詞意義進一步表示這個物件tī受試者可能ê心理象徵。筆者融合che 2種語言，hoat-kak「月華」、「月娘」ê共同特性，整理出；客語ê「月華（月光）」有「光芒」ê特性；台語ê「月娘（月光）」有「陰性」氣質，若共同結合，就會全時表達出閃爍光芒ê陰性。

下面筆者針對月娘tī台語、客語的意義進行小說內容對照。

5.4. 月娘kap翠竹

透過頂節ê比較過程，筆者認為呂赫若tī使用「月」這詞ê時，真大部份會受tiòh陰性氣質kap光芒特性這兩種象徵ê影響，這種影響iā-ū可能表現tī小說當中針對「月」、「月光」、「明月」等等ê使用。

這種月娘ê陰性氣質若對照到第三章第二節翠竹ê人格類型時會有koh較明顯ê展現，頂一節講著翠竹因為失去了內心ê「避難所」，所以甘願犧牲肉體iā毋願違背內心去成全現實，這時翠竹所選擇ê sī跳河自殺，但sī這時ê河sī「波光粼粼」ê河流，sī浮現月娘形影ê河。

若sī以月娘代表閃爍光芒ê陰性這個特質來看，翠竹真有可能tī失去「避難所」、失去厝內人ê支持kap外家庇護以後，為tiòh beh koh一改追尋i「充滿安全、保護」ê所在，所以選擇投入月娘ê懷抱，tī小說當中場面變化àh-sī情緒改變ê所在iā會使看tiòh月娘、月光ê形影。

譬論〈廟庭〉將近結尾ê所在，翠竹逃離家人來到關帝廟，男主角全福看tiòh翠竹時ê形容：「翠竹は黙って、廟の屋根をばんやり見めてゐた。私は恐るく彼女の顔をのぞくと、雲間に蔽て隠されさうになってゐる月の光が洩れてきて、彼女の眼が、彼女の臉に溜ってゐる大きな涙が冷く反射してゐるのを見た。」（翠竹恬恬入神看向廟ê厝頂。我偷偷仔看翠竹驚惶ê面容。掩揜tī雲間ê月光掖落來，我發現留佇伊目矚皮大粒ê目屎冷冷ê反光。）

koh有最後一段：「私は翠竹を促して廟庭を出てゆかうかと思ったが、そのとき、月の光に翠竹の眼から涙がキラリと光って一滴兩滴」（我siūⁿ-beh催促翠竹行出廟庭。這時陣，看tiòh翠竹眼裡ê目屎閃閃發光，一滴兩滴。）

另外tī〈月夜〉當中，翠竹逃離夫家siūⁿ-beh自殺，全福走揣翠竹時，月光又koh出現。「私も駆け出して翠竹の後を追った。さいはひ、月の光がいよいよ冴えて、屋並みを通り抜けて田圃に出た翠竹の姿が白く浮んだので、」（我嘛走起來，tī翠竹ê後面追。真幸運esī月娘光生。迴過一排厝，來到田地ê翠竹身影白熾熾。）

甚至翠竹就beh跳落河進前，iê身軀已經kap月光融合，tī象徵意義上iā會使講已經投入月娘ê懷抱。「と、後から呼びかけたが、翠竹の姿はキラギラと月の光に輝く」（我tī後壁喝喊。翠竹ê身影映tiòh月光閃閃發光。）等到全福已經揣無翠竹身影時，tī暗暝ê水面干焦chhun「水面の波紋が静まって、圓い月がくつきりと映ってゐるばかりだった。」（水面上ê波紋陣陣，清楚ê映出圓箍ê月娘。），等到翠竹予人救起來時，場景iā換做：「静かな月の下で、金蓮の泣き聲だけが鋭く夜氣の中に響きわたった。」（Tī恬靜ê月光下，只有金蓮ê哭聲劃破暗暝ê氣氛。）

會使講月娘ê存在不時顯現tī小說當中，其陰性氣質ê展現iā親像發光全款tī翠竹看來需要安慰、幫助、保護ê時陣不時閃爍。

5.5. 月娘kap呂赫若

小說採用男主角全福ê視野書寫，tòh-sī透過全福ê「眼」去看tiòh翠竹ê故事，另外愛注意tiòh ê tòh-sī小說ê全福大部份攏sī以「我」做代表，sui-bóng這bô-hoat-tō代表作者tī寫作ê時陣kā自我投射tī「我」，不而過透過這個發現會使確定這篇故事毋sī以翠竹ê觀點描寫，這iā說明為啥物小說並無特別解釋翠竹自殺時心內ê想法。

月娘ê意涵已經透過頭前幾節說明過。小說ê角度sī以「我」來描述，代表描述ê月光不只sī影響翠竹本人，iā影響我看tiòh ê翠竹，月娘懸tī天頂，發出ê月光sī照tiòh所有ê人，翠竹tī自殺進前ê形影kap月光全款，代表tī小說ê書寫中月娘kap翠竹已經完整融合，甚至月娘化成翠竹出現tī作家ê意識內底iā有可能，tī翠竹跳河ê段落iā sī月娘上白、上光ê時，呂赫若tī寫作時有可能kā翠竹kap月娘寫做全一個象徵，對呂赫若來講，月娘ê陰性氣質需要翠竹做載體。月娘溫柔ê形象iā會使kap小說情節，「我」回憶當中ê翠竹對應。

6. 結論

透過這篇研究ê發現，筆者整理出下面幾點：

- (1) 因為現在看tiòh ê〈月夜〉sī經過修正、重新寫作ê版本，所以原本ê〈月夜〉有可能毋sī當做〈廟庭〉ê續篇寫作，sī單獨一篇小說，sī後來才改寫做〈廟庭〉ê續篇。
- (2) 呂赫若創作〈廟庭〉、〈月夜〉兩篇小說時，除了來自日本政府ê政策壓力以外，全時iā-ū來自彼當時台灣文學界、《台灣文學》雜誌提倡「台灣ê文學」，其正面ê壓力，〈廟庭〉、〈月夜〉tòh-sī tī兩種壓力下所產生ê作品。
- (3) 〈廟庭〉、〈月夜〉兩篇小說ê男主角全福ê人格類型可能屬於外傾情感型，女主角翠竹ê人格類型可能屬於內傾情感型。
- (4) 女主角翠竹ê自殺原因sī因為對內傾情感型ê人來講，tī外在受tiòh攻擊時，若sī「內心」iā失去了「避難所」（失去外家ê支持kap保護），最後為tiòh beh保護ka-kī內心世界，死亡可能tòh-sī最後ê選擇。
- (5) 台語kap客語針對「月娘」這ê詞，結合解釋有「閃爍光芒ê陰性」意

涵；台語ê「月娘」有陰性氣質，客語ê「月光（月華）」有光芒ê特性。

讀者回應

任何批評指教，歡迎email: atal07136@gmail.com，陳柏鈞收。

參考冊目

Daryl Sharp（達瑞爾·夏普）著、易之新譯2012《榮格人格類型》。台北：心靈工坊。

Edward Morgan Forster（愛德華·福斯特）著、蘇希亞譯2009《小說面面觀》。台北：商周出版。

Ethel Spector Person等著、張秀玲等譯2010《論佛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台中：五南。

Marie-Louise von Franz（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著、徐碧貞譯2018《永恆少年：從榮格觀點探討拒絕長大（The Problem of the PUER AETERNUS）》。台北：心靈工坊。

Sigmund Freud（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等著、張秀玲等譯2010《論佛洛伊德的創造性作家與白日夢》。台北：五南。

中島利郎·河原功等編1999《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台灣人作家作品集》，第二卷。東京：綠蔭書房。

王建國2002《呂赫若小說研究與詮釋》。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

王溢嘉1989《精神分析與文學》。台北：野鵝。

朱家慧2000《兩個太陽下的台灣作家—龍瑛宗與呂赫若研究》。台南：台南市立藝術中心。

呂芳雄2005〈力抗「皇民化」的呂赫若〉，《海峽評論》，第180期，頁58-59。

呂赫若1942.8〈廟庭〉（日文原版），《台灣時報》。台北：台灣總督府。翻印自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藏。

- 呂赫若1943.1〈月夜〉（日文原版），《台灣文學》，第3卷第1號。台北：啟文社。翻印自妻子匡等編1981《東方文叢 -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13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
- 呂赫若著、鐘瑞芳譯2004《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台北：INK印刻。
- 呂赫若著、林至潔譯2006《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INK印刻。
- 李文卿2012《想像帝國：戰爭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 杜國清，「呂赫若專輯」卷頭語，<https://taiwancenter.eastasian.ucsb.edu/sites/secure.lsit.ucsb.edu/east.d7_taiwancenter/files/sitefiles/Journal%20%2334%20Foreward%20in%20Chinese.pdf>。
- 林至潔1994.10〈期待復活——再現呂赫若的文學生命〉，《聯合文學》，第120期，頁48-55。
- 林呈蓉2010《皇民化社會的時代》。台中：台灣書房（五南）。
-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1998《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
- 施懿琳、許俊雄、楊翠等2001《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台中縣立文化中心。
- 星名宏修編2002《台灣純文學集一》。東京：綠蔭書房。
- 柳川浪花1938.01〈淋しき昭和十二年の本島文藝界〉，《台灣公論》3卷1號。
- 柴田廉1923《台灣島民の民族心理學的研究》。台北：南天。
- 張達雅1999〈呂赫若小說中的家庭及主要角色的心理糾葛〉，《樹德學報》23期，頁177-201。
- 教育部，詞目音讀〈月光〉，《臺灣客家語常用辭典》，<<https://hakkadict.moe.edu.tw/cgi-bin/gs32/gswweb.cgi/ccd=Zk6UmN/record?r1=2&h1=2&recordlinkid=HK0000009435>>。
- 許俊雅等2011《呂赫若—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0》。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

- 陳映真等1997《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台北：聯合文學。
- 游勝冠2010〈啟蒙、人道主義與前現代我族的凝視－呂赫若作為左翼作家歷史定位的再商榷〉，《台灣文學學報》，第16期，頁1-32。
- 黃彥菁2009〈台灣客家童謠以〈月光光〉起興作品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
- 黃得時1938.01.01〈冬眠を貪るな台湾の作家達よ〉，《台灣新民報》。
- 黃得時1941〈台灣文壇建設論〉，《台灣文學》，第1卷，第2號。台北：啟文社。翻印自婁子匡等編1981《東方文叢 -景印中國期刊五十種》，第11卷。台北：東方文化書局。
- 葉石濤2010《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
- 葉淑美2007〈試析呂赫若小說創作的文藝觀〉，《松商學報》，第9期，頁111-121。
- 劉珈盈2004《皇民文學論戰：張文環、楊逵、呂赫若的日文小說》。台北：少年台灣雜誌社。
- 鍾榮富2005《語言學概論》。台北：文鶴出版。



Tâi-gí kap Kheh-gí Tē-miâ tī Tâi-oân ê Hoat-tián: tùi Phiau-chún Tē-miâ (2013- 2015) kàu Pún-thó Gí-giân Phiau-sī Tâi-oân Tē-miâ Kè-ōe (2019-2020)

Pôe-tek KHNG

Kok-lip Tâi-oân Su-hoân Tâi-hák Tâi-oân-sú Gián-kiù-só

Tiah-iàu

Lūn-būn thàu-kòe chit-kú-nî ê n̄g-ê àn-lē, kiám-giām Tâi-oân ê Tâi-gí kap Kheh-gí tē-miâ tī koaⁿ-hong ê hoat-tián cheng-heng. Tē-it-ê àn-lē sī lāi-cheng-pō tùi 2013 kàu 2015 nî thui-sak ê phiau-chún tē-miâ; tē-jī-ê sī kàu-iók-pō 2019 nî khai-sí thui-sak ê pún-thó gí-giân Phiau-sī Tâi-oân tē-miâ kè-ōe.

Lūn-būn hoat-kak tī phiau-chún tē-miâ gī-tê, siong-koan cheng-hú tan-ūi kám-ū chi-chhī, kap koat-chhek tãi-piáu ê cho-sêng, sī éng-hióng Tâi-gí iah-sī Kheh-gí kám-ē piàn-chò phiau-chún tē-miâ ê n̄g-ê tiōng-iàu in-sò. Lô-má-jī khiàm-khoat chò chit-ē bûn-jī ê hoat-lút tē-ūi, chō-sêng Tâi-gí kap Kheh-gí ài sú-iōng hàn-jī chò bûn-jī hē-thóng, hō Tiong-kok-gí kè-siok kiōng-hòa i ê chú-tō tē-ūi. Nā-sī pún-thó gí-giân tē-miâ ê thui-sak pō-hūn, pí-khí Tâi-gí, Kheh-gí tian-tó thàu-kòe ká m̄-sī Kheh-gí gí-goân ê tē-miâ, ēng bûn-thók ê hong-sek, hō Kheh-gí tē-miâ m̄-sī kan-na tī goân-pún ê Kheh-gí-khu, chō-sêng pún-té m̄-sī kheh-gí-khu ê só-chhāi, mā-ū Kheh-gí tē-miâ. M̄-koh, m̄-koán Tâi-gí iah-sī Kheh-gí tē-miâ, cheng-hú hiān-chú-sī ê thui-sak sêng-kó, siok-tī piáu-bīn kang-hu ê ì-gī khah-tōa, sī-m̄-sī ē-tàng thiau-chiàn chiàn-āu sóa-lái ê Tiong-kok-gí pà-koân, tòa-lái kiat-kò-seng ê piàn-hòa, ài koh koan-chhat.

Koan-kiān-sū: Tâi-gí, Kheh-gí, tē-miâ, phiau-chún tē-miâ

The Development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aiwan: From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2013-2015) to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2019-2020)

Peter KANG

Developmen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fficial development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aiwan by choosing two cases from the recent past. The first case i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SGNs)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from 2013 to 2015, with the second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ince 2019.

We found that both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the composition of decision-making delegates were the two keys in determining the visibility of a chosen language as the SGNs. The lack of legalization of phonetic Roman scripts as orthography also continuously enhances the dominant status of Mandarin Chinese, if both *Taigi* and Hakka maintain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ir only orthographies.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largely benefits the expansion of Hakka in place-nam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Taigi* counterparts by coding the toponyms whose etymologies are not Hakka into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Nevertheless, whether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which was the first such official undertak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s of symbolic significance or represents a move toward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postwar dominance of Mandarin Chinese, is still unknown to us.

Keywords: Taiwanese, Hakka, place name, standard geographic name

1. Introduction

The studies on the place names in Taiwan mainly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wo issues. The first is toponymic etymology, which involves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current place names, especially those of non-Chinese origins such as the Austronesian or European legacies.¹ The second one is critical toponymy, which analyzes the commemorative aspects of place names, especially street-naming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². The issue of *Taigi* (Taiwanese Hokkien) or Hakka place names is mostl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oponymic etymology, and is treated as a (sub-)ethnolinguistic variation of Chinese place names. Nevertheless, few studies have been done concern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aigi* or Hakka place names, especially after the awakening of the mother tongues movement in the post-martial law period³. The current article will endeavor to fit into this gap by providing an analytical observ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aiwan. In doing so, we will look at two recent state project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SGNs), from 2013 to 2015, and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since 2019.

In 2013,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OI) 內政部 selected Hualien County and the Matsu Islands as the two targeted areas for the SGN project, after the call by the United Nations Group of Experts on Geographical Names⁴, even

¹ See, for instance, Abe Akiyoshi 安倍明義 (1938) and Kaim Ang 翁佳音 (2006).

² See, for instance, the case of street-naming in Taipei, Huang (2011) and Kang (2016).

³ Reade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issue of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post-martial law Taiwan may consult the comprehensive and brilliant work done by Wei (2008). For the issu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 post-martial law Taiwan, please see Curtin (2009, 2014, 2015) for the detailed case studies of Taipei, and by Su and Chun (2021), who focused elsewhere in Taiwan. The aforementioned works on linguistic landscape mostly deal with Mandarin Chinese and its scripts in various forms. The issue of *Taigi* or Hakka place names is rarely touched upon.

⁴ For the *Manual for the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issu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Group of Experts on Geographical Names, 2006, please see: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88e.pdf>.

For the latest version (26 April 2019) of the justification and promotion of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please see: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en/news/statistics/standardization-of-geographical-names.html>>.

though Taiwan is not a memb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thus became an issue in the case of Hualien County as several townships in the County have high concentrations of *Taigi* or Hakka-speaking residents. In deciding the SGNs, the County government summoned the meetings for each township.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meetings includ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local elders. The staff from the Department of Land Administration 地政司, MOI, and scholars were the observers or the consultants. We pick up the case of Hualien City 花蓮市 in 2013 for *Taigi* and that of Fenglin Township 鳳林鎮 in 2014 for Hakka, in addition to the case of Guangfu Township 光復鄉, where the Indigenous Austronesians dominate, to inspect how each of the meetings resolved the SGNs and their final results for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2019,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教育部, cooperating with the MOI, launched a one-year project of 1,200 toponyms in order to create a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 database for pedagogic purposes. All the 1,200 place names, arbitrary chosen by the assembly delegates in the project, are either the station or stop name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ich are the secondary or the tertiary nominations in place naming, such as that of the high speed rail, train, metro, and bus. The assembly delegates for the 1,200 place names are exclusively composed of Minnan or Southern Min⁵, a geographic term for *Taigi*, which stresses on the origin of the topolect and is proposed by Chinese linguists, or Hakka language experts, who are mainly from a Chinese linguistic academic background.

The article discusses both the issues of standardization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he projects of SGN and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by first

⁵ The term “Southern Min” stands for the area south of the river Min that runs through Fujian Province of China. The term was develope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d later promo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especially afte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relocated its seat of governance after escaping to Taiwan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end of Second World War, to suppress the term “Taiwanese” or *Taigi*, which appeared in Taiwan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describing the processes of decision-making in their respective meetings, and then scrutinizing the impact of said decision-making on consequential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We finally propose and summarize the possibl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two projects based on our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ose meetings.

2. The Standard Geographical Name Project

The First SGN meeting in Hualien County was on 5 November, 2013 and exclusively for Hualien City, where the Indigenous Austronesians constitute slightly more than one tenth of the entire city population, while those with Hokkien ancestry is about 40% with *Taigi* being the lingua franca after Mandarin Chinese.⁶ Nevertheless, among the 3 local delegates for the SGN meeting, 2 were of Indigenous Austronesian background and 1 of Hakka, who was a retired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and also an active local amateur historian. One of the 2 Indigenous Austronesian delegates was then a city councilor, and the other the village elder and Chair of the autonomous committee of his ethnic community.

The SGN meeting proposed a list of 55 place names for Hualien City (see *Table 1*). The proposal, however, was not immediately admitted as the final bulletin because there was a concern raised both by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staff of the Ministry of MOI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terms of Mandarin Chinese only, when the 3 local delegates put forward some Indigenous or *Taigi* place names, both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 Roman scripts as SGNs.

6 *Hualien County Gazette: Ethnic Groups* 續修花蓮縣志：族群篇 (2005: 147, 149, 159-160).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SGNs between the Proposed Names and the
 Bulletined Names for Hualien City

Proposed at the SGNs meeting on 5 Nov. 2013				Final Bulletin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No.	Place Name	Transcription	Remark	No.	Place Name	Transcription	Remark
1	阿步干	Abugan	①	1	阿步干	Abugan	①
2	拔便	Saydang	①	2	拔便	Babian	
3	巴律支	Badis	①	3	巴律支	Baluzhi	
4	德安	Cipawkan	① CIP				
5	嘎尼按	Kanian	① CIP	34	碧雲莊	Biyunzhuang	
6	大陳二村	Dachen'ercun		4	大陳二村	Dachen'ercun	
7	大陳一村	Dachenyicun		5	大陳一村	Dachenyicun	
8	達固部灣	Takubuwan	① CIP	35	達固部灣	Takubuwan	① CIP
9	達瑪撒伊旦	Damasaydan	①	6	達瑪撒伊旦	Damasayidan	
10	德興	Dexing		7	德興	Dexing	
11	電氣頭	Dianqitou		8	電氣頭	Dianqitou	
12	二十四間仔	Ji-si-keng-á	②	36	二十四間仔	Ershisijianzai	
13	豐村	Fengcun		9	豐村	Fengcun	
14	根奴夷	Kenuy	① CIP	37	根奴夷	Kenuy	① CIP
15	公賣局	Gongmajiu		10	公賣局	Gongmajiu	
16	溝仔尾	Kau-á-bé	②	38	溝仔尾	Gouzaiwei	
17	吉巴奈漾	Cibanayan	①	51	吉巴奈漾	Jibanaiyang	
18	古井頭	Kó-ché ⁿ -thâu	②	46	古井頭	Gujingtou	
19	撒固兒	Sakur	① CIP	47	撒固兒	Sakur	① CIP
20	拉署旦	Lasutan	① CIP	48	後站	Houzhan	
21	華東	Tuwapun	① CIP				
22	華西	Huaxi		11	華西	Huaxi	
23	基伐爾干	Cibawngan	①	12	基伐爾干	Jifa'ergan	
24	幾可普	Cikep	① CIP	49	幾可普	Cikep	① CIP
25	吉咻咻灣	Cisyusyuwan	①	13	吉咻咻灣	Jixixiuwan	
26	軍威	Junwei		14	軍威	Junwei	
27	鯉浪港	Lilanggang		15	鯉浪港	Lilanggang	
28	陸軍崎	Lujunqi		16	陸軍崎	Lujunqi	
29	主農部落	Cibarbaran	① CIP				
30	美崙	Meilun		17	美崙	Meilun	
31	美琪	Meiqi		18	美琪	Meiqi	
32	門諾	Mennonite	③				
33	明廉	Minglian		19	明廉	Minglian	
34	拿巴古灣	Nabaguwan	①	20	拿巴古灣	Nabaguwan	①
35	南濱	Nanbin		21	南濱	Nanbin	
36	農兵	Nongbing		22	農兵	Nongbing	
37	千石	Chhian-chiòh	②	50	千石	Qianshi	
38	沙拉德	Sarat	①	39	沙拉德	Shalade	
39	上美崙	Shangmeilun		23	上美崙	Shangmeilun	
40	下美崙	Xiameilun		24	下美崙	Xiameilun	

(Table 1 Continued)

Proposed at the SGNs meeting on 5 Nov. 2013				Final Bulletin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No.	Place Name	Transcription	Remark	No.	Place Name	Transcription	Remark
41	砂婆礑	Savado	❶	25	砂婆礑	Shapodang	
42	十八闖	Cháp-peh-khau	❷	40	十八闖	Shibajiu	
43	新夏	Singsiya	❶ CIP	41	新夏	Singsiya	❶ CIP
44	水上	Chuí-sióng	❷	42	水上	Shuishang	
45	四維	Siwei		26	四維	Siwei	
46	松園	Songyuan		27	松園	Songyuan	
47	田浦	Tianpu		28	田浦	Tianpu	
48	田仔底	Chhân-a-té	❷	43	田仔底	Tianzaidi	
49	五百戶	Wubaihu		29	五百戶	Wubaihu	
50	武援	Wuyuan		30	武援	Wuyuan	
51	磯固	Ciku	❶ CIP	44	磯固	Ciku	❶ CIP
52	舊新港	Jiuxingang		31	舊新港	Jiuxingang	
53	延平	Yanping		32	延平	Yanping	
54	達蘇達蘇滿	Tasutasunan	❶ CIP	45	達蘇達蘇滿	Tasutasunan	❶ CIP
55	佐倉	Zuocang		33	佐倉	Zuocang	
Subtotal			❶ Austronesian (CIP) 22 ❷ <i>Taigi</i> 7 ❸ English 1 Hanyu (Chinese) 25				9 (7) 0 0 44
TOTAL			55				51

Note: 1. Those in bold type show the difference from the proposed toponyms during the SGN meeting.
 2. ❶ stands for Austronesian toponyms, ❷ for *Taigi* or Taiwanese Hokkien, ❸ for English, and CIP for Austronesian settlement names proclaimed by the CIP.
 3. The Roman spellings of 阿步干 Abugan (no. 1) and 拿巴古灣 Nabaguwan (no. 34/20) are identical to that of Hanyu spellings because the delegates failed to provide the Austronesian orthography at the meeting.

Among the list of proposed 55 SGNs, 19 are Austronesian and 7 *Taigi* toponyms. 12 of the 19 recommended Austronesian place names were proclaimed by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or CIP between the years of 2010 and 2012 as the official Austronesian settlement names with their individual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oman spellings, in which the CIP bulletined those in Roman spellings as “the traditional tribal naming system 部落傳統名制” whereas those i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ribe appellation 部落名稱”. To the SNG, however, those i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called “place name 地名” but those in Roman scripts “transliteration 譯寫”.

The 7 Taigi place names were: *Jī-sì-keng-á* 二十四間仔⁷, *Kau-á-bé* 溝仔尾, *Kó -chéⁿ-thâu* 古井頭, *Chhian-chiòh* 千石, *Chap-peh-khau* 十八鬮, *Chui-sióng* 水上, and *Chhân-a-té* 田仔底. The selection and decision of Taigi place names here were mostly referred to those distinctive stems such as á 仔 for the diminutive, thâu 頭 for the beginning part of an object, or khau 鬮 for a lot. The 2 exceptions were *Chhian-chiòh* and *Chui-sióng*, both of which derive from Japanese place names, *Sengoku* 千石 and *Minakami* 水上, befor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Thus, the postwar place names of Mandarin Chinese origin such as *Huaxi* 華西 (no. 22), *Minglian* 明廉 (no. 33) or *Siwei* 四維 (no. 45) would not be claimed by way of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Southern Min as Taigi, namely *Hôa-se*, *Bêng-liâm*, and *Sù-ûi*.

Nevertheless, the decision of Taigi SGNs was arbitrary because the place names which can be traced to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ilitary-colonists of the Manchu Empire such as *Kun-ui* 軍威 (no. 26) and *Lông-peng* 農兵 (no. 36), which are derived from Hokkienized Plains Austronesians like *Bú-oân* 武援 (no. 50), and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overseas Hokkien maritime place names of the stem *káng* 港, such as *Lí-lông-káng* 鯉浪港 (no. 27) and *Kū Sin-káng* 舊新港 (no. 52), were all left out. As for the place names of Japanese legacies, not all of them were identified as Taigi place names either, such as *Bí-lùn* 美崙 (no. 30) and *Tiân-po* 田浦 (no. 47)⁸. As for *Tiân-khì-thâu* 電氣頭 (no. 11) and *Liók-kun-kí* 陸軍崎 (no. 28), they both are not only of Japanese heritage but also with the adding of distinctive Taigi stems, *thâu* or *kí* (*kiā*).⁹

The final bulletin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for SGNs in Hualien City,

⁷ Note the adding of the character 十, which while it is ignored in Romanized spellings, in the latter reflects the local expression of the number 24 in Taigi. In this sense, th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for semantic purposes rather than communicating the actual verbal manifestation.

⁸ Zuocang 佐倉 (no. 55) is probably the only exception here because local people would refer to its Japanese equivalent “Sakura” instead of its Taigi counterpart *Chó-chhng*.

⁹ The same place name *Tiân-khì-thâu*, meaning power station, however, was chosen to be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in the SNG meeting for Guangfu Township, which is discussed later in this article.

however, was in favor of Hanyu spelling, the official Romanization system for Standard Mandarin Chinese in China since 1958, except for 6 Austronesian place names proclaimed by the CIP¹⁰ and one whose Austronesian spelling (e.g., *Nabaguwan*, no. 34 on the proposal list) was so similar to Hanyu spelling (e.g., *Nabakuwan*, no. 20 on the final list). As for the proposed 7 *Taigi* place names, all were “transliterated” to Hanyu spelling.

Since the controversy of the SGN decision mainly fell on the issue of how to transcribe non-Mandarin place names, namely the Formosan Austronesian, the Hakka, and the *Taigi*, in Roman script, in addition to selection of a pool of place names for the SGN, the MOE provided a written opinion, replying to the demands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before the second SGN meeting¹¹. The MOE drew attention to three points for the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SGN, as follows:

1. For all the geographical names, i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pronounced in Mandarin Chinese, then their spellings should be in Hanyu Pinyin Chinese,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principles*. 地名如使用「國語發音之漢字」，則其音譯依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應採用漢語拼音

2.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principles* are not applied to a geographical name which is pronounced in other ethnic languages, such as *Kau-á-bóe* 溝仔尾 (*Gōu zǐ wěi* in Mandarin Chinese), if the local government deems it necessary to retain the geographical name in the local language, and the retaining of it would not

¹⁰ The final bulletin deleted 3 CIP-designated Austronesian place names by either deselecting or replacing them by Chinese place names. The former case included *Tuwapun* 華東 and *Cibarbaran* 主農, whereas the latter *Lasutan* 拉署旦 was replaced by *Houshan* 後站. Note that the County Government also revoked the sole proposed transliteration in English, *Mennonite* 門諾 (no. 33 on the proposal list).

¹¹ The business of SGN was exclusively mandated by the MOI, and the MOE was supposed to have no part in it. Nevertheless, seeing as it involved the “proper”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delegates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subsumed the mandate and treated it as the business of the MOE, and further asked for the formal opinion of the MOE on the said cases. The developments finally lead to the three points for the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SGN being proposed by the MOE in the form of an official document drafted as a reply to the request from the County Government.

affect foreigners' communication (or the place names bulletined by the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or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of the Executive Yuan). Nevertheless, the local government needs to evaluate the possible impact brought up by the exceptions in reaching the goal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地名如使用「其他族群語言發音之對譯漢字（如：溝仔尾）」倘經地方政府評估實有保留當地語言文字之必要，且不至影響外籍人士交流辨認（或經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公告之地名），則其音譯非屬中文譯音使用原則規定範疇，請貴府及內政部評估此例外是否造成標準化目標之衝擊。

3. Regarding the geographical names belonging to a specific ethnic pronunciation, such as *Zhǔ nóng* 主農 (in Mandarin Chinese), it is necessary to keep the Romanized spellings while the spellings should be in Hanyu Pinyin, in order to be recognized by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至特定族群語言發音之地名（如主農部落），為便於非該語言使用者辨識，仍舊有漢字讀音之對應，並採漢語拼音標示。

In other words, the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MOE (instead of the MOI, which initiated the SGN project) possess the power to assess the proper spellings, and the decision is based on both the convenience of foreigners' communication¹² and reaching the goal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The County government summoned the second SGN meeting for both Guangfu and Fenglin Townships on 17 June 2014, about 7 months after the first SGN meeting for Hualien City. Guangfu has a population where more than half of the population have Indigenous Austronesian status, but also with a significant population of Hokkien descendants that is 30% of the total¹³, and with *Taigi* being one of the lingua franca. As for Fenglin, the Indigenous Austronesians only constitute 20% of the population while the Hakka have more than half of the

¹² The term “foreigner” here literally means non-ROC citizens. Neverthel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E statement, it may refer to those who do not read Chinese characters but rather Romanized scripts. Moreover, the designated group is highly identical to the non-ROC citizens in the mindset of MOE staff.

¹³ *Hualien County Gazette: Ethnic Groups*, p. 147.

total¹⁴. Thus, the local delegates for the SGN meeting for Guangfu consisted of the headman/elder of Austronesian (Amis) settlement, a retired worker from the local sugarcane factory, etc. As for Fenglin, the local delegates were exclusively from a Hakka background, especially with the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of the retired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the retired chief secretary of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or the Chair of the loc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ssociation.

The SGN meeting for Guangfu Township basically followed the principle set by the MOE after the SGN meeting for Hualien City. All the chosen 22 SGNs within the Township employed Hanyu spelling, except for 9 place names after the Austronesian spelling bulletined by the CIP. They are *Atomo* 阿陶模, *Alolong* 阿囉隆, *O kakay* 烏卡蓋, *Kalotong* 加里洞, *Fahol* 馬佛, *Fata'an* 馬太鞍, *Sado* 砂荖, *Tafalong* 太巴塿, and *Laso'ay* 拉索艾. Their respective Hanyu spellings would be *Ataomo* for *Atomo*, *Aluolong* for *Alolong*, *Wukagai* for *O kakay*, *Jialidong* for *Kalotong*, *Mafu* for *Fahol*, *Matai'an* for *Fata'an*, *Shalao* for *Sado*, *Taibalang* for *Tafalong*, and *Lasuo'ai* for *Laso'ay*. The local delegates deemed that all the 9 Austronesian written spellings were close to the Hanyu spelling, so the meeting resolved retaining the former usage. In addition, the meeting delegates chose six *Taigi* place names as SGNs. They are *Tiān-khì-thâu* 電氣頭, *Tiàm-á-ke* 店仔街, *Koaⁿ-chin-hāng* 管藁巷, *Chùi-kóng-thâu* 水管頭, *Gō-khu* 五區, and *Khe-chiu-á* 溪州仔.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endorsement such as that of the CIP, a meeting only listed names with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閩南語發音 in the remarks column, while Romanized spellings for all six *Taigi* place names are, oddly, in Hanyu Pinyin instead of Southern Min: namely *Dianqitou*, *Dianzijie*, *Jianzhenxiang*, *Shuiguantou*, *Wuqu*, and *Xishouzi*. The meeting delegates, based o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lace names and their Romanized transcription, apparently asked the readers to pronounce *Taigi* place nam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not based on their corresponding Romanized transcriptions. Table 2 displays the list of 22 SGNs for Guangfu Township.

¹⁴ *Hualien County Gazette: Ethnic Groups*, p. 246.

Table 2. The List of SGNs for Guangfu Township

No.	Place Name	Transcription	Remark
1	阿陶模	Atomo	CIP: 阿陶模部落 Atomo
2	阿囉隆	Alolong	CIP: 阿囉隆部落 Alolong
3	烏卡蓋	O kakay	CIP: 烏卡蓋部落 O kakay
4	大和	Dahe	
5	大農場	Danongchang	
6	電氣頭	Dianqitou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7	店仔街	Dianzjie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8	富田	Futian	
9	管藜巷	Jianzhenxiang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10	加里洞	Kalotong	CIP: 加里洞部落 Kalotong
11	加禮灣	Jialiwan	
12	瑪達娜	Madana	
13	馬佛	Fahol	CIP: 馬佛部落 Fahol
14	馬太鞍	Fata'an	CIP: 馬太鞍部落 Fata'an
15	奇拉瓦珊	Qilawashan	
16	砂荖	Sado	CIP: 砂荖部落 Sado
17	水管頭	Shuiguantou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18	太巴塿	Tafalong	CIP: 太巴塿部落 Tafalong
19	五區	Wuqu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20	溪頭	Xitou	
21	溪州仔	Xishouzi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22	拉索艾	Laso'ay	CIP: 拉索艾部落 Laso'ay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list of *Taigi* place names here was mostly restricted to those terms or stems being distinctive from those of Mandarin Chinese. For instance, as in the case of Hualien City, the meeting for Guangfu applied a stem such as 仔 or 頭 as an indicator for *Taigi* place names. In addition, a term like *Koaⁿ-chin* 管藜 for silvergrass (*Miscanthus*), with its Mandarin Chinese equivalent being *Mangcao* 芒草, is also referred to *Taigi*, because *Taigi* and Mandarin expressions are not identical to each other. However, among the 22 SGNs, the local delegates' decision for whether a place name is *Taigi* or not was also fairly arbitrary. No. 20, *Xitou* 溪頭, is a popular place name in Taiwan and known as *Khe-thâu*, meaning the head of a river, by *Taigi* speakers. Nevertheless, it was left out from the list of Southern Min pronunciation.

The SGN meeting for Fenglin Township not only followed but even rigorously abided by the said principle regulated by the MOE. All the 60 selected SGNs are after Chinese Hanyu spellings, including 6 place names with the

Austronesian spelling bulletined by the CIP. The CIP decreed *Cingaroan* 鳳信部落, *CiraKayan* 山興部落, *Cinhafayyan* 中興部落, *Sariwsiw* 大榮部落, *Tangahang* 長橋部落, *Cilo'ohay* 森榮部落 within Fenglin Township. All of them are in the Austronesian spelling but their Chinese names are after the names of local administrative unit *li* 里, meaning district (the same hierarchical level as a village), instead of using Chinese characters for phonetic purpose. The only exception is *Cinhafayyan*, which is in the same *li*, namely *Shangxing* 山興, as *CiraKayan* is, so its corresponding place name (or the tribal appellation by the CIP) in Chinese characters is *zhongxing* 中興. Instead of taking Austronesian spelling by the CIP for the SGN, the local delegates created new place names in Chinese by borrowing Austronesian spellings, and then employed the Chinese Hanyu spellings for the newly created place names in characters as the SGNs. Thus, we have, for instance, 吉那魯岸 for *Cingaroan* first, and then *Jinalu'an* after 吉那魯岸 for SGN, while the original Austronesian spelling, *Cingaroan*, was left out for SGNs. A similar case is *Jialidong* 加里洞, which is a place name being shared by both Guangfu (see No. 10 of Table 2) and Fenglin (see No. 26 of Table 3) Townships. In Gaungfu, its SGN is named after the Austronesian spelling *Kalotong*. In Fenglin, it is named after Chinese Hanyu spelling *Jialidong*.

Moreover, the meeting delegates chose 10 Hakka place names as the SGNs, namely *Bag` gung` ha`* 伯公下, *Ca` lu ba`* 車路背, *Tai gie`* 大街, *Fung` lu` zoi* 烘爐嘴, *Vong` nai` gia* 黃泥崎, *Fi sa* 會社, *Liug` gie` pi* 六階鼻, *Kieu` kung` ha`* 橋孔下, *Ga`dung` ha`* 茄荖下, and *Su lim`mi`* 樹林尾. No Hakka spellings have been preserved. Such spellings are merely listed with the remark, Hakka pronunciation 客語發音, which assumed the public is able to pronounce Hakka place names according to their counterparts in characters. However, contradictorily, the corresponding transcriptions of said Hakka place names were all in Hanyu Pinyin instead. Table 3 selects 20 from the total 60 SGNs for Guangfu Township.

Table 3. The Abridged List of SGNs for Fenglin Township

No.	Place Name	Transcription	Remark
3	伯公下	Bogongxia	Hakka pronunciation
7	車路背	Chelubei	Hakka pronunciation
9	大街	Dajie	Hakka pronunciation
21	烘爐嘴	Hongluzui	Hakka pronunciation
24	黃泥崎	Huangniqi	Hakka pronunciation
25	會社	Huishe	Hakka pronunciation
26	加里洞	Jialidong	
28	金田仔	Jintianzi	
32	六階鼻	Liujiabi	Hakka pronunciation
37	橋孔下	Qiaokongxia	Hakka pronunciation
38	茄苳下	Qiedongxia	Hakka pronunciation
42	上工寮	Shanggongliao	
45	水車寮	Shuicheliao	
47	樹林尾	Shulinwei	Hakka pronunciation
52	庄仔底	Zhuangzidi	
55	吉那魯岸	Jinalu'an	CIP: 鳳信部落 Cingarooan
56	吉拉卡樣	Jilakayang	CIP: 山興部落 CiraKayan
57	吉哈發樣	Jihafayang	CIP: 中興部落 Cinhafayyan
58	沙留秀	Shaliuxiu	CIP: 大榮部落 Sariwsiw
59	大恩阿	Da'en'a	CIP: 長橋部落 Tangahang
60	吉魯屋岸	Jiluwuhan	CIP: 森榮部落 Cilo'ohay

Note: The resolution gave the transcriptions of Hakka place names in Hanyu Pinyin rather than in Hakka pronunciation for the sake of standardization.

As for *Taigi* place names for Guangfu Township, we may conclude that the list of Hakka place names here was also confined to the terms or stems being distinctive from those of Mandarin Chinese. For instance, a stem such as *ha'* 下 in the place names for the below/under/lower would be considered as Hakka origin. A term like *Bag`gung`* 伯公 for earth god, whereas its Mandarin Chinese or southern Min equivalent is *Tudigong* or *Thó-tē-kong* 土地公, is surely of Hakka. However, the local delegates seemed to adopt an expansionist attitude in deciding whether a place name is of Hakka origin or not, if we compare it with the case of *Taigi* in Guangfu. *Huishe* 會社 (no. 25), for instance, is from the Japanese naming legacy before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with *Kaisha* 会社 in Japanese, indicating a company or corporation, with its *Taigi* equivalent being *Hōe-siā*. A similar case in Guangfu is *Dahe* 大和 (no. 4) and *Futian* 富田 (no. 8). Both are of Japanese heritage, namely *Tamato* 大和 and *Tomita* 富田. The

local delegates in Guangfu did not claim them as *Tāi-hô* and *Hù-tiân* for *Taigi*, but those in Fenglin did for kaisha 会社. In addition, several easily distinctive *Taigi* toponyms were left out in Fenglin. For instance, those with the stem *á* 仔 (nos. 28, 52) or *liâu* 寮 (nos. 42, 45), meaning hut, were left without being noted down.¹⁵

The expansionism of Hakka and the omission of *Taigi* toponyms in the case of Fenglin Township could be due to the composition of local delegates, who are exclusively of Hakka background. We realize that the background difference of local delegates does affect the results of SGN meetings. The SGN meetings for Fengbin 豐濱 and Ji'an 吉安 Townships on 18 October 2015 verify this point in a similar way.

Fengbin Township has more than 80% of its population having Indigenous Austronesian status, so all the local delegates for the SGN meeting are of Austronesian background. The place names with the stem *khe*ⁿ 坑 in *Taigi*, meaning ditch or dale, such as *Gû-liâu-khe*ⁿ 牛寮坑 and *Thiàu-éng-á-khe*ⁿ 跳湧仔坑, were not selected for the local SGNs because the local delegates deemed them as non-popular toponyms, even though those place names were in the area where the *Taigi*-speaking inhabitants live and had been publicized by the MOI and listed by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for discussion. In the case of Ji'an Township, although the Indigenous Austronesians only constitute nearly 20% of the population, 2 of the 3 local delegates were of an Indigenous background. The

¹⁵ The exclusion of *Taigi* toponyms even started much earlier in the meeting procedure. For instance, if we set the geographical scale of the map around 1:25,000, the contemporary popular place names in a township district would show up on the Google Map. Here we may see two *Taigi* toponyms on the Google Map, *Peng-á-siá* 兵仔舍, *Ka-tang-kha* 茄萼腳, southwest of the selected SGN, *Sióng-kang-liâu* 上工寮 (No. 42, Table 3). Nevertheless, the SGN meeting considered neither of them the candidates of SGNs. As for those SGNs remarking with Hakka pronunciation such as *Bag` gung` ha`* 伯公下 (No. 3, Table 3), *Ca` lu ba`* 車路背 (No. 7, Table 3), *Tai gie`* 大街 (No. 9, Table 3), none of them appear on the Google Map.

The similar omission of *Taigi* toponyms also happened in Guangfu Township. Here *Taigi* toponyms on the Google Map such as *Háp-á soa`n* 合仔山 and *Chhia-thâu-téng* 車頭頂 were de-selected as SGNs.

remaining one is a young person who works in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who speaks predominately Mandarin Chinese. The SGN meeting for Ji'an simply deleted the *Taigi* toponyms, e.g., *Ti-chàu* 豬灶, or replaced them with other Mandarin Chinese place names, for instance, *Tianliao* 田寮 instead of *Ah-bú-liâu* 鴨母寮, for the finalized SGN list.

To sum up, first, we see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support in SGN management. Only the Formosan Austronesian toponyms obtained the immediate codified protection from the CIP, which offered Austronesian toponyms the upper hand at the SGN meeting in maintaining the Austronesian orthography. The ignorance by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or HAC in proclaiming the Hakka toponyms apparently led them to the same predicament as that of *Taigi*, with the latter not having any exclusive institutional shelter due to the majority language status in the eyes of mainstream society. Therefore, we see neither *Taigi* nor Hakka place names surviving in Roman scripts. The only phonetic representation for their language markers were officially transcribed in Chinese characters, but their pronunciation was conveyed by using Hanyu spellings instead. They both merely existed by virtue of the column remark.

Second, in the multi-linguistic areas such as Hualien County, the selection of SGNs is a competition of place names for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delegates in terms of ethnic background would strongly affect the result of SGNs. The cases in Fenglin and Fengbin Townships witness how the *Taigi* place names were viewed as either non-*Taigi* or completely erased from the name list respectively, by the Hakka or Austronesian delegates who paid less attention to those toponyms which were unfamiliar or less interesting to themselves. This is also why the same Austronesian place name *Kalotong* could be treated differently between the Hakka-dominated Fenglin and the more ethnically-balanced Guangfu Townships in terms of delegates, as well as the extension of Hakka toponyms for SGNs in the case of Fenglin.

Third, since the government has only regulated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ir exclusive scripts for SGNs, and Roman scripts have adopted corresponding

phonetic transcriptions of Mandarin Chinese, all the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are only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while their equivalent Roman scripts are completely misleading due to the use of Hanyu Pinyin (see Tables 2 & 3). Nevertheless, the na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essentially the logographs, is semantic in general, and theoretically all the spoken languages or topolects of the Sino-linguistic family may share the same set of characters, except for some less sinicized local variation with distinctive cultural-linguistic markers. In other words, even with institutionalized support, without codifying the phonetic Roman scripts as *Taigi* and Hakka orthography, the exclusive us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 SGNs fails to visualize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overwhelmingly dominated by Mandarin Chinese.

3.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以本土語言標注臺灣地名計劃 was an one-year scheme from the summer of 2019 to that of 2020. It aims at selecting 1,200 toponyms by assigning corresponding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both 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Romanized spellings. In other words, unlike the SGN project, which generates competition among various languages for the exclusive position of SGN in one specific place,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simply “translates” a place name into other designated languages. No rivalry among languages is therefore involved.

There are 9 *Taigi* and 6 Hakka special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ject. Most of them are linguists who teach or having retired from universities in Taiwan. The 15 specialists decide the corrected or preferred *Taigi* and Hakka toponyms for the corresponding official Mandarin Chinese places names that are in use. The toponyms for the first-year project come from the pools of train stations, high

speed rail stations, metro stations, and bus stop names.¹⁶

Several principles have been reached, by way of either a common consensus or a majority rule, for the coding of *Taigi* and Hakka toponyms during the specialist meetings, in case a controversy arises regarding the “correctness” of a said toponym. They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preferences for the modern and local colloquial usage¹⁷. Since Mandarin Chinese is the standard usage of place nam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and characters are the only official orthography admit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ding of the *Taigi* and Hakka toponyms obligatorily employs Mandarin Chinese and characters as their basic reference.

¹⁶ There are 273 entries for trains stations, 12 for high speed rail stations, 117 for Taipei metro stations, 24 for Taoyuan metro stations, 18 for Taichung metro stations, 51 for Kaoshiung metro stations, 190 for the high speed rail transfer bus stops 高鐵快捷公車, and 491 for the bus stop names promoted by Tourism Bureau 台灣好行.

¹⁷ The original statement in Chine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that were agreed upon has been categorized into several points, such as the proletariat principle 普羅原則, the principle of pronunciation first and characters later 先音後字原則, the principle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尺度差異原則, the principle for literary and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文白異讀及多音字原則, the principle for proper nouns 專有名詞原則 etc. Such a classification is mostly based on the focus of characters being used for place names rather than their actual pronunciations. Therefore, all the said principles decided in the meetings can be easily condensed into the modern and local colloquial usage first. For instance, the so-called proletariat principle 普羅原則 is in fact a call for the modern usage instead of the old one(s). The specialist meeting, for example, would choose *Tâi-ngá* rather than *Tâi-ngé* for the street name 大雅路 in Chia-yi City. The former (i.e.,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ngá*) is the modern usage whereas the latter (i.e., the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ngé*) the old one. However, as for the case of 大直 in Taipei, then the meeting would choose *Tōa-tít* instead of *Tâi-tít* because the former (i.e., the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tōa*) is the local usage whereas the latter (i.e.,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tâi*) is only used by non-residents. Hence, the issue of the vernacular vs.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for the coding of toponyms.

The modern usage first can be best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Thâm-á-kî* 潭仔墘, whose local popularity has been lost to *Thâm-chú* 潭子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caused by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Thâm-chú* is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the said place name after being “polished into elegance” 雅化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its pronunciation transformed into Mandarin Chinese. Therefore, the meeting decided to have *Thâm-chú* instead of *Thâm-á-kî* for the toponymic coding in *Taigi*.

The remaining principles resolved in the meeting mostly follow the local usage first, with the emphasis on the issue of geographical scales (Note: the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and organized by a te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For instance, regarding the local colloquial usage first, for those *Taigi* and Hakka toponyms whose corresponding characters are identical to that of Mandarin Chinese, the project would choose *U-lai* instead of *O-lâi* for 烏來 in *Taigi*. If the equivalent characters of the place names in *Taigi* and Hakka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Mandarin Chinese, then we have *Soaⁿ-á-kha* 山仔跤 for 山佳, *Báng-kah* 艋舺 for 萬華, *Tek-á-ô* 竹仔湖 for 竹子湖, *Lap-á-té* 塌仔底 for 凹子底, and *Āu-lâng* 後壠 for 後龍 in *Taigi*. Similarly, their Hakka counterparts would be *zug`e`fu`* 竹仔湖, *lab`e`dai`* 塌仔底, and *heu liung`* 後壠 etc.

The principles decided by the specialists basically follow previous researches or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in the local areas of the actual and daily (or frequent) users first, and avoid the dilemma of chasing after so-called authenticity and antiquity¹⁸. The consideration of geographical scales in toponymic coding also enhances the linguistic diversity of dialects within a language. For instance, 永靖 is a township name in Changhua County. The local inhabitants call it *lán-chiān* instead of *Éng-chēng*¹⁹. The latter is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the said characters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broadcasting, if in *Taigi*, on the train. The meeting decided to have the train station name as *Éng-chēng* whereas the bus station as *lán-chiān*, since the location of *Éng-chēng* train station is at *Lūn-á* 崙仔 and 3 km from the downtown area *lán-chiān*.

Nevertheless, for those place names which have never been widely used by a language group in their tongue, the toponymic coding would be open to discussion. It is especially the case of Hakka, since it has never reached the status

¹⁸ Here the reverence shown to the so-called authenticity and antiquity refers to the mentality of exclusive usage of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orthography of Southern Min, and the selection of the said characters is based on their being found and interpreted predominantly in the ancient Sinological archival sources. It is the belief in their antiquity that, in turns, contributes to the confirmation of their alleged authenticity.

¹⁹ See So Ián-tek 蘇晏德 (2018), *Chiong-hòa Tâi-it sòaⁿ iû-kì* 彰化台一線遊記, *Tâi-gí Sìn Bōng Ài* 台語信望愛, 4 February. Retrieved 21 October 2020 from <https://taigiol.fhl.net/gbdoc/Magic/Magic286.html>. Also see, for instance, “*Ián-chiān-lâng kóng-ōe ū ián-chiān-khiuⁿ, ōe-seng kóng ōe-sian, ki-á-peng kóng ki-á-pian.*” Retrieved 21 October 2020 from <<http://ip194097.ntcu.edu.tw/nmtl/dadwt/thak.asp?id=2091>>.

of a lingua franca and its usage was mostly confined within the area dominated by Hakka speakers. If we compare the toponymic coding between *Taigi* and Hakka on the same place names, we may observe the divergent results in deciding upon the final toponymic coding.

Báng-kah 艋舺 in *Taigi*, for instance, is believed to be a loan word from the Austronesian term for canoes, *bangka*. Today it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Wànhuá* 萬華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characters 萬華 originated from the official usage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on Taiwan (1895 - 1945), because 萬華 [written down as 万華 in Japan] is pronounced as *Banka* in Japanes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Chinese Nationalists who took over Taiwan followed the previous usage of characters but changed the pronunciation from Japanese *Banka* into Mandarin Chinese *Wànhuá*. The project meeting decided the same place should be *Báng-kah* 艋舺 in *Taigi*, but for Hakka,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opinions. One Hakka specialist famous for his fieldwork studies proposed to use the loan word *bangka*, based on his interview and field experience among the Hakka communities. However, the rest of Hakka specialists, whose academic backgrounds are exclusively linguists or Chinese literature, insisted on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the characters 萬華, *Van fá*.

Concerning the coding of Hakka place names, the meeting decided that its preference for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majority of the toponyms whose etymologies are not Hakka. The characters actually being used are those official place names designated in Mandarin Chinese. Therefore, 平和, a Hakka-dominated community in Hualien, being coded in the project as *Piang' ho'* instead of *Pin' ho'*. Similarly, 青埔 in Taoyuan is written as *Qiang' pu'* rather than *Qin' pu'*. In both cases, the vernacular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outshines the literary one. However, *Zung' iong'* instead of *Dung' ong'* is chosen for the metro station name in Kaohsiung, *Zung' iong' gung' ien'* 中央公園, and the bus stop name for high speed rail transfer in Changhua, *Zung' iong' li'* 中央里. Here the literary beats the vernacular one.

This literary mindset in Hakka is also applied to the general nouns of

particular place names. For instance, tunnel is best known as *suidào* 隧道 in Mandarin Chinese, *am lung* 暗隆 in Hakka, and *pōng-khang* 磅空 in *Taigi*. The Hakka specialist meeting, nevertheless, decided to have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the Mandarin term for tunnel, *suito* 隧道, instead. As for the loanword, the literary attitude also dominates in Hakka. In the case of the *Capshow Aesthetic Medicine Tourism Factory* 卡普秀醫美觀光酒廠 in Chia-yi, the 3 characters 卡普秀 are the phonetic borrowing of *Capshow* in Mandarin Chinese, *Kǎpǔxiù*. The toponymic coding in *Taigi* is *Khah-puh-siò*, a loanword from *Capshow*, rather than *Khah-phú-siù*,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卡普秀. However, the toponymic coding in Hakka is simply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卡普秀, *Ka` pu` xiu*. The other case is the bus stop named after a museum called the Republic of Chocolate 巧克力共和國 in Taoyuan. The 3 characters 巧克力 are the phonetic borrowing of *chocolate* in Mandarin Chinese, *Qiǎokèlì*. The toponymic coding in *Taigi* is *chhio-khoh-lè-tò*, instead of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巧克力, *khiáu-khek-lék*, whereas the Hakka counterpart is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the said characters, *qiau` ker` li`*.

In addition to the relative preference for literary pronunciation, the toponymic coding in Hakka also adopts an ethnocentric approach towards the place names of the other language group, especially *Taigi*, by replacing it with the cultural marker of Hakka. For instance, a popular *Taigi* place name after counting the folk houses as a landmark could be *Saⁿ-tè-chhù* 三塊厝, *Gō-tè-chhù* 五塊厝, or *Lák-tè-chhù* 六塊厝, meaning 3, 5, or 6 houses respectively. The said 3 cases have been registered as either the train station or the metro station names, and the official Mandarin Chinese equivalents are *Sānkuàicuò*, *Wǔkuàicuò* or *Liùkuàicuò*, by follow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said character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Hakka equivalents of the characters 塊 and 厝 in *Taigi* are 埕 (*de*) and 屋 (*vùg*) respectively, but the popular usage of a place name, for instance, *3 houses* in Hakka would be *Sam`co vug`* 三座屋 rather than *Sam`de vug`* 三埕屋, as in the case of a Hakka community in Taoyuan. Therefore, the toponymic coding in Hakka applies the term *Sam`co vug`* 三座屋 to name the non-Hakka

3 houses such as *Saⁿ-tè-*chhù** 三塊厝 in Kaohsiung. And this applies to other non-Hakka place names with house-counting such as *Gō-tè-*chhù** 五塊厝 in Kaohsiung and *Lák-tè-*chhù** 六塊厝 in Pingtung, which both transformed into *Ng`co vug`* 五座屋 and *Liug`co vug`* 六座屋 respectively. It is also apparent when we see the Kaohsiung metro station name *5 houses* 五塊厝. Both Mandarin Chinese and *Taigi* are after the said characters, namely *Wǔkuàicuò* and *Gō-tè-*chhù** respectively, but their Hakka counterpart is *Ng`co vug`* 五座屋 instead.

4. Summary

Although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is still an ongoing project, we may compare the two recent state-sponsored toponymic projects by conclud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with attention paid to the possible different results between *Taigi* and Hakka.

First, in contrast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which ends up aiming at having place names in various languages being pushed towards one standardized language, i.e., Mandarin Chinese,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creates a diversified linguistic landscape even among one single language by preserving the distinctive local usage. The latter is evident in the case of *Taigi*, which preserves the local dialects of toponyms in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Second, regarding the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the said two projects, we can witness the different results in both *Taigi* and Hakka. In the SGN project, the spellings of both languages entirely yield to Mandarin Chinese in the pinyin system. Nevertheless, more Hakka toponyms manage to score by existing as SGNs whereas a lot of their *Taigi* counterparts disappeared from the list after the meeting. As for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Hakka toponyms obtain more visibility by incorporating those whose etymologies are not Hakka, and their accompanying soundscapes also expand to the public space of the areas where Hakka has been neither used nor popular. In other words, the projects

benefit the expansion of Hakka in place-nam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Taigi* counterparts.

Third, in contrast to *Taigi*, the preference for coding Hakka toponyms into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characters may create an unexpected impact in the future. Since the literary pronunciation is by nature the phonetic borrowing of official Chinese in the past, the increase of literary pronunciation in coding Hakka place names inevitably creates an image of the relatively proximity between Mandarin Chinese and Hakka. Compared with the coding of *Taigi* toponyms, the Hakka specialists have tended to push the language to move towards the position of sharing the same expression of specific terms, as well as toward more closely similar pronunciation by favoring a literary reading of Mandarin Chinese characters.

5. Concluding Remarks

Most of the studies show that both younger generation in Taiwan tends to alienate their identity from that of *Taigi* (Yueh 2017; Khoo 2021) while the official policy may not be strongly in favor of the said language (Sandel 2003; Klöter 2006, 2009; Chiung 2017); nevertheless, the aforementioned recent toponymic projects witnessed the first step of the official recognition of *Taigi* and Hakka place names in Taiwan. However, it may be too early to assume a juxtaposition of these toponyms in the written form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near future, since Mandarin Chinese is still the biggest winner in the SGN project, and the immediate impact of the MOE-sponsored project on the *Taigi* and Hakka toponyms is largely an audio data base of station names f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a arena, the exclusive usage of *Taigi* place names mostly has arisen out of some specific motivations. It could be proof of the authentication of the historical landscape as in the case of the urban plann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o we have Tâi-pak-siâⁿ, Báng-kah, and Tōa-

tîū-tiâ instead of their postwar corresponding Mandarin Chinese equivalents standing for those place names in Taipei, or Taipak (Goto 1998, 1999). Scholarly works may also use Taipak rather than Taipei in order to underline the bitter struggle of a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Simon 2003). Nevertheless, we seldom see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cholars publishing their works with place names in either *Taigi* or Hakka. In other words, the regular visibility of *Taigi* or Hakka place names in public usage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he *Taigi* and Hakka toponymic project funded by the MOE may pave the way for a gradual restoration of the missing functional links between the subfields of language planning. Whether this minor change is chiefly of a symbolic value, or a measure moving toward a substantial change of the postwar linguistic hierarchy dominated by Mandarin Chinese, is still unknown to us, but it deserves our future attention.

Acknowledgement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 PAN Jih-daw of National Donghua University, who was also the scholarly consultant for the SGN meetings, Prof. LAY Jinn-Gue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of Toponyms in Native Languages, and the staffs of Land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providing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GN and Native Languages meetings. Any error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the article remain only my own.

Correspondence

Any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directed to Peter Kang (kang@gapps.ntnu.edu.tw).

Reference

- Abe Akiyoshi [安倍明義]. 1938. *Taiwan chimei kenkyū* 台灣地名研究 [Researches in Taiwan place-names], Taihoku: Bango kenkyūkai 蕃語研究會.
- Ang, Kaim [翁佳音]. 2006. 大臺北古地圖考釋 [Research on the Ancient Map of Greater Taipei], New Taipei City: Daw Shiang Publishing Co. 稻鄉.
- Chiung, Wi-vun Taiffalo. 2017. 'Language under colonization: the Taiwanese language movement', in J. Bruce Jacobs and Peter Kang (eds.), *Changing Taiwanese Identit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39-63.
- Curtin, Melissa L. 2015. 'Creativity in polyscriptal typographies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aipei,' *Social Semiotics*, 25:2: 236-243.
- Curtin, Melissa L. 2015. 'Negotiating Differential Belonging via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aipei,' in Rani Rubdy and Selim Ben Said (eds.), *Conflict, Exclusion and Dissent i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01-122.
- Curtin, Melissa L. 2014. 'Mapping cosmopolitanisms in Taipei: Toward a theorisation of cosmopolitanism in linguistic landscap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28: 153-177.
- Curtin, Melissa L. 2009. 'Languages on Display: Indexical Signs, Identities and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Taipei,' in Elana Shohamy and Durk Gorter (eds.), *Linguistic Landscape: Expanding the Scene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21-237.
- Goto, Tasushi [五島寧]. 1998. '日本統治下の台北城内の街区形成に関する研究 - A Study about The Block Formation inside Tâi-pak-siâⁿ Under Japanese rule' 土木史研究 18: 103-116.
- Goto, Tasushi [五島寧]. 1999. '日本統治下台北面街孟甲・大滔捏の街区形成に関する研究 - A Study about The Block Formation at Báng-kah and Tōa-tiū-tiâⁿ in Tâi-pak under Japanese rule' 土木史研究 19: 53-62.

- Huang, Wen-chuan. 2011. 'Street-naming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aiwan: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of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 Faculty of Arts, Slovenia] 12(2): 47-58.
- Kang, Peter ed. 2005. 續修花蓮縣志：族群篇 [*Hualien County Gazette: Ethnic Groups*], Hualien: Hualien County Government 花蓮縣政府.
- Kang, Peter. 2016. 'From Cairo to the Nationalistic Geography of China: the street-naming in Taipei City immediately after WWII,' *Onoma* 51: 45-74.
- Khoo, Jui-lu. 2021. 'Emerging Taiwanese identity, endangered Taiwanese language: the never match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in Taiwan,' in Chris Shei (ed.), *Taiwan: Manipulation of Ideology and Struggle for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5-74.
- Klöter, Henning. 2005. *Written Taiwanes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 Klöter, Henning. 2006. 'Mandarin Remains More Equal: Changes and Continuities in Taiwan's Language Policy', in Dafydd Fell, Henning Klöter, and Chang Pi-yu (eds.), *What has Changed? Taiwan Before and After the Change in Ruling Parti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7-223.
- Klöter, Henning. 2009. 'Re-writing Language in Taiwan', in Fang-Long Shih, Stuart Thompson, and Paul-François Tremlett (eds.),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02-122.
- Sandel, Todd L. 2003. 'Linguistic Capital in Taiwan: The KMT's Mandarin language policy and its perceived impact on language practices of bilingual Mandarin and Tai-gi speakers,' *Language in Society* 32: 523-551.
- Simon, Scott. 2003. 'Contesting Formosa: Tragic Remembrance, Urban Sp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pak,'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0: 109-131.

Su, Hsi-Yao and Chen-Cheng Chun. 2021. 'Chineseness, Taiwanese-ness, and th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Chinese scripts: Tourism, identity, and linguistic commodification,'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77: 35-45.

Yueh, Hsin-I Sydney. 2017.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Taiwan: a Sajiao Generatio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Wei, Jennifer M. 2008.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aiwa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Appendix

Figure 1. Place names in Hualien C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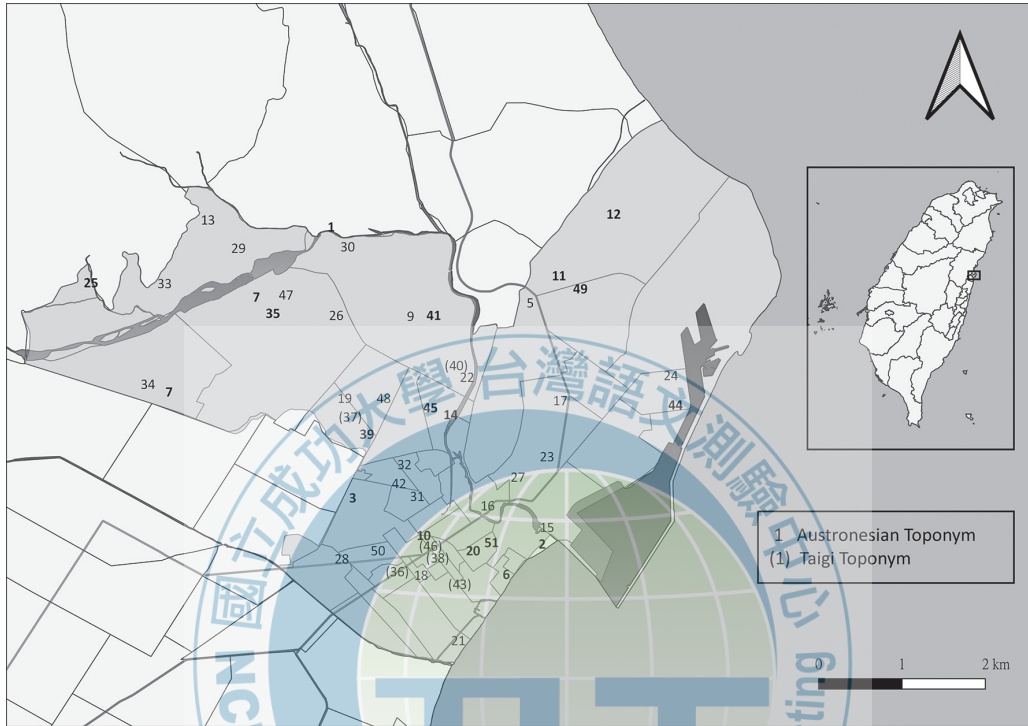


Figure 2. Place names in Guangfu Townshi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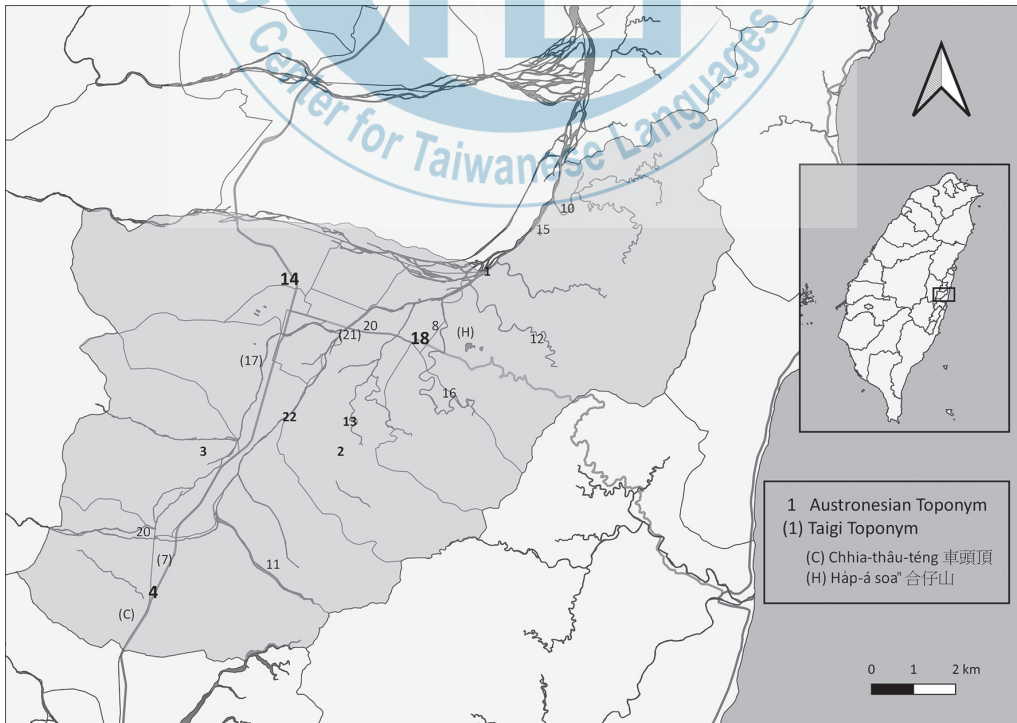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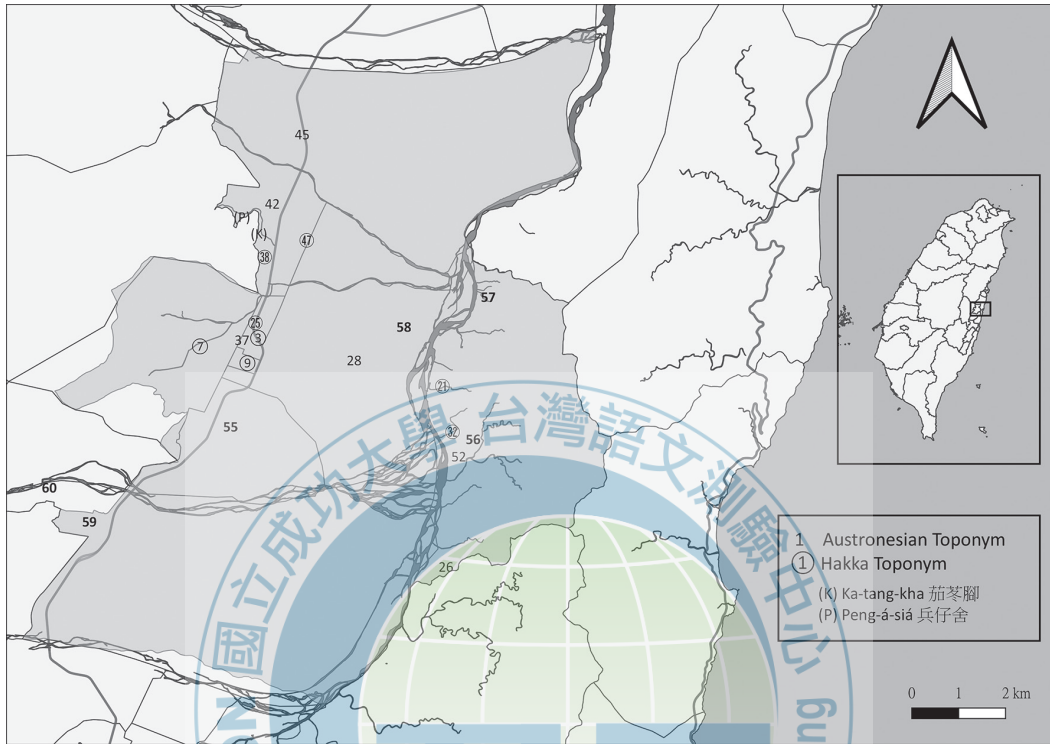


Figure 3. Place names in Fenglin Township







NOTES ON THE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1. Journal of Taiwanese Vernacular is a professional journal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Taigi or the Taiwanese language. The journal encourages two types of submissions: first, research related to Taigi on any aspects, such as linguistics, literature, or culture. Second, comparative works between Taigi and other languages. Works on multilingualism, language revival and vernacular education are also welcome.
2. The journal accepts research articles, field/work reports and book reviews. Articles and reports are normally limited to 10,000 words or less in English or 20,000 syllables in Taiwanese. Reviews are limited to less than 3,000 words.
3. Manuscript style:
 - A)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or English are preferred. Please have your manuscript checked by native speakers prior to submission. The author may provide an extra abstract in his/her mother tongue for publication. The author must be responsible for equivalent translation of the abstract.
 - B) Manuscripts written in Taiwanese must be either in Han-Roman hybrid or Roman-only styles. Roman scripts must be Peh-oe-ji. Please use Taigi Unicode fonts for the Taiwanese Roman scripts.
 - C) Footnotes are regarded as notes for extra information, and must be arranged in the bottom of each relevant page. References therefore should be arranged at the end of the full text.
 - D) The potential authors should refer to the journal's sample style for references. For those details not provided in the sample, please follow the journal LANGUAGE.
 - E) Manuscripts normally include a) paper title, b) abstract in Taiwanese, c) abstract in English, d) full text, e) references, and f) appendix (if applicable). Abstract should list up to five keywords.
4. Submission and review procedures:
 - A) Manuscripts are normally submitted by email. Please provide both the Word and the PDF files with appropriate fonts. An extra hardcopy is requested if the manuscript contains special fonts.
 - B) All manuscripts submitted will be subject to double-blind peer review. For this purpose, please do not identify yourself in the manuscript. On a separate sheet, please provi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 Paper title, b) full name of the author(s), c) affiliation and position, d) contact methods. The submitted copy of manuscripts will not be returned in any circumstances, so please keep a copy of your own.
 - C) Only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ublication. Please submit your manuscripts at least four months prior to the proposed issue for publication.
5. Copyright and honorarium:
 - A) After a manuscript has been published, its author will receive 1 copy of the journal volume in which the article appears without charge.
 - B)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to obtain written permission for quotations from other publications or materials for which they do not own the copyright.
 - C) Upon receipt of manuscript, the author(s) agrees to authorize its copyright to the journal publishers free of charge for publica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both print and digital forms for an unlimited period. Authors themselves retain the right to reproduce their own paper in any volume of which the author acts as editor or author, subject to appropriate acknowledgment and citation.
6. The journal is published semiannually in March and September. Manuscripts and books for review should be sent to the editor-in-chief:

Wi-vun Taiffalo Chiung, Center for Taiwanese Languages Test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Rd., Tainan 701, TAIWAN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s://ctlt.twl.ncku.edu.tw/jotv>





《台語研究》徵稿啟事

1. 《台語研究》是研究台語的學術期刊，專門刊載二類文章：第一類是以台語為研究對象的語言學、文學、文化等相關領域的論文。第二類是以其他語言為研究對象，m̄-koh伊的研究成果會使提供台語文發展參考的論文。
2. 文稿類型：通常分做「研究論文」kap「冊評」二類，有時有「田野/工作報告」。研究論文kap報告的台文稿以2萬字、英文稿1萬詞，冊評以3千字以內為原則。
3. 論文格式：
 - A) 本刊物kan-nā接受用台文iah是英文寫的文稿。母語m̄是台語iah英語的投稿者請tāi-seng自費chhiáⁿ母語人士校稿。作者的民族母語若m̄是台語或者英語，ē-sái ka-tī提供用伊的母語書寫的摘要thang做伙刊。作者ài自行負責母語摘要內容翻譯的妥當性。
 - B) 台文稿接受漢羅kap全羅。羅馬字接受傳統白話字。漢字的部份建議使用本刊kap台語信望愛的推薦用字。漢羅透濫的用法，以文意清楚為原則。羅馬字的字型請用Taigi Unicode。
 - C) 「註腳」採用當頁註，而且限定ti對內文的補充解說，文獻請列ti參考冊目。
 - D) 書寫格式請參考本刊提供的參考樣本，其他無特別規範的部份，請參照美國期刊LANGUAGE的格式。
 - E) 文稿內容順序分別是a)篇名 b)台文摘要 c)英文摘要 d)本文 e)參考冊目 f)附錄。摘要含關鍵詞（siōng ke 5個）。
4. 投稿kap審稿程序：
 - A) 請透過email投稿。稿件請提供Word kap PDF二種檔案。若有特別字型者，請提供紙本thang確保內容的正確性。
 - B) 匿名審稿包含2-3位外審委員，過半數通過才接受。投稿請分作者資訊kap文稿thang方便匿名審稿。作者資訊包含a)篇名 b)作者名姓 c)服務單位kap職稱 d)連絡方式。來稿無退還，請ka-tī留底。
 - C) 本刊無接受一份稿投kui-ā位，mā無接受已經ti別位的學術期刊、專冊發表的論文。本刊採用隨到隨審的方式，請至少ti預定出刊前4個月投稿。
5. 著作權kap稿費：
 - A) 論文出版liáu，本刊會送作者當期出版品1份，無另外算稿費。
 - B) 作者ài保證kap負責文稿確實是伊的原作而且無侵犯別人的著作權。若違反者，作者ài ka-tī擔法律責任。
 - C) 作者投稿liáu視同同意kā著作財產權永久、非專屬授權本刊以紙本kap數位的任何型式出版kap重製。作者有保留日後ti別giah koh刊iah是集做冊出版權利；若這情形，作者ài註明原底發表ti本刊。
6. 這份刊物是半年刊，預定每年3月、9月出刊。來稿iah是有冊beh review請寄：

701台南市大學路1號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語文測驗中心 蔣為文收
(請註明投稿「台語研究」)

E-mail: uibunoffice@gmail.com Tel: 06-2757575 ext 52627 Fax: 06-2755190

Website: <https://ctlt.twl.ncku.edu.tw/jotv>





台灣元氣寶典
 定價/250元



蔣為文抗議黃春明的真相
 定價/250元



校園進階越南語
 定價/250元



台灣英雄傳：決戰西拉雅
 定價/250元



槓槌仔龍 Chhoe 媽媽
 定價/260元



中小學生台語認證導論
 定價/270元



語言、認同與去殖民
 定價/280元



台語文語料處理及線上資源研究
 定價/290元



雨怪的婚禮
 定價/300元



戰火人生/陳潤明詩集
 定價/300元



喙講台語·手寫台文—台語文的台灣文學講座
 定價/330元



Lóng是金—台語認證考古題
 定價/330元
 附 試題解析



台語羅馬字創意教材
 定價/350元



漢字與越南羅馬字學習效率比較
 定價/350元



民族、母語kap音素文字
 定價/350元



語言、文學kap台灣國家再想像
 定價/350元



台灣俗語講座
 定價/350元



台語觀光文史講座
 定價/350元



越南七桃lóng毋驚
 增修放大版
 定價/380元



全民台語認證導論·增訂2版!
 定價/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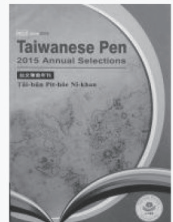
TJ台語白話小詞典
 定價/4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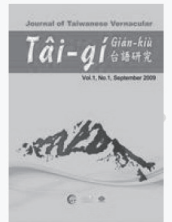
白話字運動先行者--鄭兒玉牧師紀念文集
 定價/33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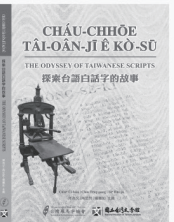
國際越南語認證導論
 定價/480元



2015台文筆會年刊
 Taiwanese Pen 2015 Annual Selections
 定價/480元



台語研究
 定價/500元



探索台語白話字的故事
 定價/600元



越南魂：語言、文字與反霸權
 定價/680元



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1套5冊
 定價/1500元

